



文友

目 第一卷第 八 期
錄 第八號 (九月一日號)

隨 筆

小粉橋日記	陶晶孫	2
夫 妻	果 厂	3
偶 得	克 展	4
點唱片	蘭 宇	4
論崇高	漱 石	5
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	丁元普	6
決戰階段的世界戰局	高田市太郎	9
治外法權取消後外人在中國的地位	胡道維	11
緬甸獨立的意義	本刊記者	15
中國青年讀書問題	周毓英	17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 (4)	武 克	20

畫 巴里島	阿部靜枝	25
刊 慶祝緬甸獨立	顧鳳城	26

寄中國姐妹們	柳 青	29
記郭沫若	柳 青	32
略談「杜詩」	柳 青	33
本刊第一次大徵文	錢人平	34
我的南京觀	墨 僧	35
筆記之筆記	余 牧	36
談龜	喜金芝文	37
三等科員	王迎曉圖	38
聖母像	羅倫斯	40
星空(完)	小畑柿三作	45
編輯室	丁佐久譯	51
扉 畫(鷄冠花)	劉海粟作	1
封面(巴里島美人)	劉海粟作	1



小粉橋日記

陶晶孫

Aquila non capat muscas

(鷹不捕蠅輩)

許多蠅輩把他扛到南京去時，他自說自話的這樣說了，自負說餓死亦不吃腐肉之他，現在自情願給蠅輩扛去了。

某日的新聞上，他的小文說

做了十年的大學教授。

電車裏，路上，角子裏，請客，開會，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到有人叫我：「老師」。

我在學校裏講書，沒有許多人聽，可是他們畢業，都成「高足」，都叫我老師；事實上他們的位置比我高，賺錢比我多。

我能夠想出的，他們一面聽講一面看報，一面考試一面看

書，布衣來討分數，西裝和愛人在馬路上。

現在我把十年的大學教授辭職了，戰慄地怕有大學教授的聘書來。

可是聘書又來了。

總務主任把他帶到一個宿舍，叫做小粉橋。他看這斗室，見有一鐵床和稻柴，正是一間洋牢，他來回這大學數次，每次都住在某都飯店，現在要住這種房間，他很悲觀。

他摸出兩張十塊鈔票，對工役說：

「這個給你，請你再不要叫我院長，叫我先生好了。」

他翻倒床裏，一天的疲勞給他熟睡了，不一刻，他吃了一

驚，許多美麗鳥聲在叫，這正給他憶起楓林橋住居了。他在夢裏分別鳥聲四種，然後起床走出宿舍之外，這是個美麗的廢園，冬青的一段一段的短垣，樹木之間有太陽漏兒，鐵門上寫着隨園坊，這正是最好的名詞。

他在附近吃了朝飯，回來整理桌上的東西，就上後架，這是個沒有門扉的大便所，三個便壺，其他什麼都沒有，中國通有的這裏毛坑是很久不自行經驗了。被蛆所吃的糞有另一種香氣。

過一個月，再到小粉橋成隨園之客，比前次稍熱了。這次學生罷課之後，他再沒有什麼「生的美的」(sentiment)，他在戰鬪一日之後歸來滾在床上，不料，不一刻全身到處的癢起來了，他被猛烈的臭蟲包圍了。他不得不一夜之中跳出來好幾次，找不到誰對他搗蛋之後，再睡，睡了再跳起來。

過了一天，一切臭蟲都把他生命委於衛生學家的手裏了，因為他照他的衛生學辦法，在他的洋牢中放肆着一天的火刑殺戮。

學校罷課了，校長辭職了，新校長請客，六院長，三院長

有手杖，二院長全義齒，一院長吃素，僅有他還是少女的朋友。

吃夜飯時，工役拿來一名片說，這學生來了好幾次，因為今天晚上要回鄉去，所以先要同你講話。他說好的好的，因此他就見這學生，他先說，今天你要回去了啊，可是學生之回答出於意外，學生說，已報名軍訓去，並不回家。他覺得這話和工役的話不符合。

弄了整個一天一天的工作，沒有多大成績。過了一夜，早晨，在後架之上，他想：他診斷這個學校有些半身不遂症，全身神經比較過敏，極少外因而多內因，陷在 Allergic 的樣子。

他又想：在千葉的街角，有朋友住着一家，他天天在東京買物件。還有一個朋友，他在京都市，也在極力整備衛生資料。已經一個月了，他約他們將打電報去，電報到即可以回來，可是現在還不能打電報叫他們來。學生罷課，校長調動，經費待遇重新講，因此從朝到夜工作而猶不得成績，隨園坊的廢園徒然美麗。

到官邸，美的草坪上，飲美酒，客堂內品評磁色之美。到夜，回到獨身宿舍，見同居者

在洗面處洗衣，男子之洗衣真可憐，或者有人在面盆中洗足，正像是個打仗，但因爲沒有打仗之緊張，所以真正可憐。

他每次到南京，一定要上鷓鳴寺吃茶，或者到明故宮佇立，或者謁孝陵。此刻他到鷓鳴寺，見政府衛兵而不敢前進了，故宮孝陵夫子廟都沒有工夫去，只有廢園之綠色甚可愛，所以他又上後架了。從後架上，可以看見人家的圍牆，圍牆之磚大概由洋人築成金陵大學，成這房屋之前，或許是滾在地上的罷。總之，這個大磚是明朝的，大磚本來是泥，泥被窰而成爲美好藝術品，工人把他築成宮邸或城門，可是他不久即滅亡了，後來者把他拆而改築什麼了。這再被破壞了，或許成爲細民之小屋，同困苦過罷或許成爲後宮之壁罷，或許成爲番卒門衛罷，然後他被異教之徒來集成爲大廈之地，下室，成爲太平天國之壘，或者成爲革命之城了。南京之興亡只有這一塊大磚在知道，他還不敢把一塊一塊大磚之銘字調查，他悲人力之不足，他念這些大磚要比解剖學者之人骨蒐集還有價值。

他愛這些磚頭，比官邸的古

磁更有價值，走上街上，見一切大磚，他帶着這些大磚。他再憶起他所留在近代都市中情緒很深的近代少女。他如果把她帶到南京，那麼她一定會驚而喜了。那麼這個古都的一切古磚會起而歡迎她，嫉妬他們，或者會罵他們，或者會羨慕着，或者求哀於他們，或者舉斧砍倒他，或者會來監禁他；他也可以像太平天國勇士

夫 妻

三十歲開外的夫妻，結合在十年二十年以上，外國人謂之銀婚，正謂此時夫婦之道，已臻穩定，不易再有什麼變化了，然而我的看法，則有些不然。愛情本來有些厭故喜新的，若說將愛情完全建築在道德學識的互相敬仰上，恐男女關係，為不可能。梁孟式的「鴻案相莊」，殆女人故意遁逃愛情之過分稔熟與無忌憚，而使之保持若干神秘乎？普通輕薄字樣說男人對女人有所企圖曰探險，那倒也不無道理的，可是等到履險如夷，在女人身上不會再發現更多的秘密時，於是感情不免發生變異了，好的，則情愛可以昇華為互助互諒，

之對一切古磚挑戰，或可宣戰，而他們如果被他們戰死也不可惜，因為，因為他們都是明朝有門第之古磚，他們一塊一塊都有他的傳統及怨恨。戰鬪一天之後，休息一夜，他又出洋牢而上火車站去，預備坐九時之火車。或者能可以再不來此當教授了。他抱着希望。他說：

J'espere。

果 厂

劣的則難免於另起爐灶，而所謂此離的事，亦即生於此時。我聽了許多朋友的慘痛的故事，大約在從前人中均可稱為「孽緣」。有的甚至生了三四個小孩子，還是不能維繫夫婦間的關係，真乃怪事！我們看郁達夫君的「毀家詩紀」，似又不當專怨女子的虛榮心太大，多年的過於了解的相識，因而發生厭倦，恐亦不失為一要素吧？新式的戀愛結婚者，常自誓結婚為愛情的墳墓，那無非是說結婚以後，第一喪失彼此的秘密感，第二唯美的愛將變成義務的負擔，大家都沒有那麼多的自由了。的確是，結了婚以後，首先須計劃到生計

問題，這問題與公子哥兒式的戀愛可以說是不兩立的，「貧賤夫妻百事哀」，尚不完全是「野蔬充膳，落葉添薪」的拮据苦惱，而是男女間因喪失了美夢而互相吝嗇抱怨，怪言之，非物質的而是精神的也。

於此則舊式婚姻亦有其利便了，假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配耦，不是像郭沫若先生所說的「黑貓」而是「白貓」，在驚喜之餘，你可以在結婚以後開始與你的夫人戀愛，這時却也可以嚐嚐甜蜜的味道，而開始即將義務等攪入戀愛中，不像前述那樣未婚前大家都極力避免現實，所以也許悲劇竟會少一點。不過這只算我的理想，是否如此，恕非過來人，不能答覆。

我個人是個怯懦的人，絕對不想在私生活上增添任何戲劇成分，實在是見到許多糾紛的痛苦威脅得我必須放下種種迷夢。所以我是永遠不會寫小說的，也萬萬作不出來一首詩，那就是生活太平淡，太缺乏天才的發展。我老是要一些穩定，一些平適，而時時怕有變化，有非常。但就是如此，吵架的事也還不免，大致總是發生於夫妻間的誤會，而此誤會又是善意的。例如前天吧：一

位朋友來閒談，說到某同學由南京撥匯款項至北京，但北京方面始終不曾收到匯條，事情已經有一個月了，我說這只是掛號信，一定不會丟的，而妻則堅持靠不住，對於我的話頗有鄙夷之意，我不知爲什麼，竟大怒起來，不由得將剛剛擺在飯桌預備吃晚餐的勺子和箸一下子揮下地去，摔得粉碎。大家弄得默默無言，自己心中也有說不出的悔意。無奈事情已經作了，只好撐了面子不肯服輸。後來，如一般夫妻吵嘴的慣例，馬馬虎虎過去了，不意第二天我忽然走路不小心，將右足拐了，非常腫痛，加之心緒不好，倒在床上不起來，吃午飯時，妻特別攪了我出去，又拄了一枝杖，不想剛坐下去，那靠在桌邊的杖就倒下來，正碰在腫了的足背上，於是我又大怒了，且將怒都遷在杖上，拿起杖來，重重摔了一

也不想吃，不吃了」，一透倒在床上睡，自己由這許多小事一直想到人生的苦悶，來日的艱難，越想越不通，竟起了自殺之念，假定那時桌上有安眠藥的話，我相信一定會吃下去的，謝謝上帝，我總算沒有遇到這種便利。

想自己的脾氣爲什麼這麼不好呢？首先要說我是個中年人，的確人間世未曾給予過我易於計算的題目，而自己又是猶豫的，同時更憂鬱的，不能發洩的苦悶，只好找到「山妻」身上。孔門弟子不遷怒，不二過，我於此二事，均愧未能，且也不要求其能，若強迫我不發脾氣，那倒真的不如死去，以免當人世的活木偶了。而脾氣爲什麼專以山妻爲對象，這就得歸根於我在前面所說的一套哲學，原來中年夫妻是處處含有爆發性的可能呀！常常鬧鬧脾氣，大家有火氣或厭煩也就借此一天雲霧俱散了，反而比蘊蓄於心，以待總解決，因之惹出更大的麻煩來好些。但這可真是我個人的哲學，不敢強人以從同的。

偶得

克展

閒居了長久，精神也懶散了。長久。當閒居之初，就想到乘此長日無事，大可多寫一點文章了。會擬定若干題目，立下若干計劃，但結果却一無所成。悠悠數月，混混而過。我並不可惜心陰的虛度，我祇是滿意於生活的舒服，天下本無事，何必庸人自擾之呢？至於計劃云云，本是開玩笑的東西。計劃愈詳細，成績亦必愈式微，幾曾看見真有人依照計劃按步實施？則我之混混而過，自非例外。

最近結束了閒居生活，更易了新的環境，對一切都起有新的感覺。當靜坐無聊之時，真的頗想寫點文章。寫文章，在我從來不曾把它看得十分認真，我祇是以之作爲無聊時的消遣，這就等於娘兒們之結絨線衫。太無聊，結絨線衫吧，這是娘兒們的消遣；我則：太無聊，就寫寫文章吧，性質完全是相同的。

記得朋友某君在他的詩集的序文裏曾有過這樣的話：一篇之寫出，能使自己的老婆贊一聲好，已覺十分欣幸，至於萬

人傳誦，洛陽紙貴，與傳之千古，藏之名山這些話，這是我一向把它當作神話看的。我對於寫文章就是這種心境。而且我還以爲文章不能寫得太好，寫得太好了，給人家的印象，祇是承認你是一個寫文章者，於是所有做官發財的事體統統不會挨到你身上來，所能想得到的，祇是請你寫篇文章。你想，這是多麼悲哀？

得意的趣味是濃烈的，閒居的趣味是沖淡的，也可說得意是一種動的趣味，閒居是一種靜的趣味。我在今年足足閒居了五個月，俗語有所謂「靜極思動」，我則靜極了就不想動。最近動到這裏來，不是我自己要動，而是人家要我動。所奇怪的是：這一動，使我更靜下來了。在家裏，還有朋友的酬酢，親戚的往來，而現在住到這裏，好像是隱居山林，地址偏僻，與熱鬧區相離太遠，往來不便，我就索性難得出門。寫字間很大，寫字者一共祇有三人，各人都佔據了一角。進事務清閒，終日默坐而已。進

門先練坐功，我吃過寫字間飯，早有此種經驗，自然見怪不怪。祇是每日下午六點鐘後，同室的兩位朋友別有去處，時常我一人在室中獨坐，這才有點靜得可怕。

當靜坐得心煩之後，我也想到了動，這個動，說來很簡單：那就是起立踱方步。在寫字間裏，徘徊復徘徊，連續的打轉，常會踱上半小時，或竟一小時以上。有時從玻璃窗外舉頭望明月，低頭看草地。靜中呆想，會忍不住笑出來，這個笑，不是自鳴得意，而是笑自己會變成這樣的安馴。過去朋友有批評我的人生是一篇八股，我還自以爲是一篇散文，現在想想，不是八股，也不是散文，簡直成了一卷佛經了。

點唱片

傍晚的時候，開開無線電，常常會聽到點唱片的節目，除了生辰慶祝唱片外，總有一大批的流行爵士歌曲，唱片，是鮑勃點給安妮的，或是喬尼點給他的甜心的，再不是是瑪莎 and only)。起初我以爲他們是英美人，自從英美僑民集入

× × × × ×

因爲太閒，我又想無所用心，要被人罵爲難矣哉的小人，於是當靜坐之中，也動動腦筋，腦筋一動，思緒甚多，惜可形諸文字者還是很少；因爲我目前的人生雖像一卷佛經，但我究竟六根未淨，我還想好好的做人，要是把我所有的思緒全部據實寫出來，被人家見了，會批評我太輕薄。我很明白，寫得意的文章不能吃飯，過得意的生活才有辦法。把輕薄的思緒寫出來，在文章上是可以自鳴得意的，然而這得意沒有用，對於做人究非所宜。連年爲了寫文章吃了不少的虧，現在我自己覺得進步了，我已有了「文章不要寫得太得意」的聰敏。

蘭字

營中後，而點唱片的人數並不一定減少，纔猜測其中一大部分是本國人無疑。因爲自己沒有愛人，起初聽聽那些情侶們的點來點去，心中養養的有些難過，但是正因爲自己沒有愛人，所以對愛情還有尊敬心，不久就覺得這種點唱片舉動的無意識了。

愛情的一大部分最重要工作，從蜘蛛到人類，是如何去取悅被愛者的心。我覺得愛情出於天性，所以是不變的，最古老的愛情故事仍舊不減它感人的力量，而如何去取悅愛人的方法，却隨時代文化而變異。譬如說，印第安紅人唱情歌要靠自己的喉嚨，而二十世紀的情人却有點唱片的辦法，這正表示出這時代如何注重物質，如何用機械來代替人力，不論是工作或是娛樂。機械文明的結果，一方面是戰爭器具的出新特異，一方面是生活寫意的突然增進；古時最淫奢的亞刺伯西長比不上現在大富翁生活來得舒服。中世紀的騎士，爲了博得愛人的歡心，要全副戎裝出去斬龍；現在有錢的人却儘可借情人乘汽車兜風，逛舞場，上菜館。以前的情郎，不是唱兩聲歌，總是痛哭流涕的寫兩首十四行獻給他的心上人，現在却用不到你自己費心思，銀幕上，無線電上充斥着流行的愛情歌曲。在戰前，千千萬萬的美國無線電男女聽衆，爲平克勞斯貝的「低詠」所陶醉。所以我的結論是：以前的愛人運用自己的力量來取悅他的被愛的，現以的愛人用機械和物質的力量來取悅他的被愛

的。愛情也變成了一種刻板工
作，但是正因為我們把愛情變
成了機械化，愛情的情緒一般
講來也因之沖淡了。

運用自己的力量，做些事出
來，不計功利，就是所謂「創
造」。而聽聽無線電之類，只
好算是被動的享受。莎士比亞
「皆大歡喜」中的亞蘭多一天
到晚在樹樑上刻他愛人羅琳琳
的名字，看來似乎可笑，比起
看電影上舞場起來，實在豐富

論 崇 高

高山，大川，亙古的悠遠的
年代，萬里無垠的沙湧，鉄與
不相擊的火星的迸射，不管偉
大的空間，時間，突然的巨力
的襲擊，或是素然的休止，無
窮的邊際，無法測量的體積，
都是康德所稱的「崇高」的一
種。實際，人性的優美性、尊
嚴感，我們也不能忽視，也是
崇高的要素。

崇高是一種美。中外古代的
文法中都會談到「雄偉」「剛
勁」的文體。他們的通弊是完
全由「修辭」着眼，沒有說出
這更深的一層意象和境界。這
有一種超乎詞語的風格，感動
人心弦，「快感」和「不快感

「創造性」多多。愛情時期，
大概是一個人創造力最豐富的
時期，而且這不一定指詩人音
樂家而言。一個平常的人，假
如不執着於物質的享樂，也可
以在愛情時期發現自己生命的
潛力，這世界的奇怪和可愛。
但是故意讓機械來抹殺創造的
衝動，讓享樂來阻礙靈魂的生
長，它底真善美的追求，那實
在是一個人生命史上最可惜最
可悲的事。

漱 石

「糅合的力量。這是與優美相
對的一種崇高美。」

姚鼐「與魯絮非書」分文章
為陽剛和陰柔；說陽剛的文章
是：「……如霆，如電，如長
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
大川，如奔駢驟……如杲日，
如火，如金鏐鉄……如憑高視
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
士而戰之。」這和康德的崇
高的美是相同的。康德說，如
削的高出於雪際的峯巔，米爾
頓所描寫的急風暴雨，大的橡
樹，黝黑的夜天，都是崇高。
總之，崇高的東西通常是大的
，甚至有恐怖性的。它給人以
快感之外，也給人以不快感。

這種作用是感動，和優美性的
吸引不同；吸引等於二條平行
的線，遇到一種形象，不知不
覺被陶融，在物和人，外和內
接觸時，沒有力的波動，完全
是平靜的。感動却是兩根相向
底線，像兩個箭頭，碰到一起
，像石和石的摩擦，像風和大
氣的磅礴，激成火，發出咆哮
。這雄偉不是形體的巨大而是
由巨大形體發出的威力，事實
的，甚感想像的，威力的突起
或劃然的中斷。不可測的聲音
，形象被一個人感覺到時，一
剎那間的懷疑，驚懼，茫昧，
神祕，中間蘊藏着多少震動人
心神的威力。也許這一剎那間
叫人恐懼，但隨着恐懼而來的
是自我的力量的一種伸張。隨
着對象的偉大延開感覺和心力
，這心力的伸張調和了崇高的
對象。但是一部分仍然意識着
自己的存在，完成絕緣的欣賞

由康德的崇高美到勃勒德萊
(A.C.Brady)的崇高美，
顯然有着定善的見解。但是，
對人性的認識還嫌缺乏。崇高
的美固然是偉大的物象，勇敢
和輕蔑，畏懼感或不快感等等
的混和，可是，感覺對象，我
們心裏萌起一種力的究竟是什麼？這不是也需要有一個崇高

的自身麼？當我們看到一篇文
記載士兵的戰爭，聲嘶力竭時
，依然不屈，我們的心裏有一
種崇高的感覺。我們看到蟻屈
的古松被寒風吹着，耐寒不凋
，姿態傲然，我們也感覺到一
種崇高。不管爲什麼湧起這
一種印象，不管這感情是感動
，形象是不可測，悠久或龐大
，這形象的透過我們心中是事
實。由觀察崇高物象的人構起
一種崇高的美也是事實。要得
到真正崇高的印象必須這構成
崇高美的人先有崇高的感覺，
不是顯然的麼？

驚心動魄的壯美，岸然高貴
的壯美，輝煌光華的壯美，山
的崔嵬，波濤的壯闊，岸然的
風貌，萬國的衣冠，……固然
存在着這些事物的本身，根據
牠們（或牠們）顏色，聲音，
神態而有崇高美的特質，但是
這些特質被我們崇高的心情薰
染，改變了顏色，聲音，容貌
，這崇高才是我們的。外形影
響感覺，但無寧說是快樂或悲
哀更在感覺者的自身。康德說
過這種話。崇高的構成自然
更多在感覺者。因爲，美是一
種真理，是人們領悟宇宙現象
的神祕以後的主觀的反響。能
不能領悟崇高美比感受優美更
須要有一種人格的修養。當優

美吸引的時候，可以無知無識
的跟着他。我們知道一個無藝
術修養的心思惡俗的人，有時
也會作絕緣的欣賞，簡單地說
，是被美吸引。但是，感動却
很難。這需要如濟慈（Keats
）說的美的勝利的掙扎，有了
解宇宙神祕的力量，像亞坡羅
Apollo 站在「死的門口」掙
扎樣，經過一番痛苦之後始有
高超的眼元。憑這眼光得到美
，推倒Hyperion 人格的鍛鍊
是崇高美感覺的根據。這鍛鍊
不一定是「道德」，但無疑是
人生的真理！是領悟，是認識
，是信仰，有了這許多，便構
成真理的力量！當我們看到聽
到或意想到那些雄偉的物時，
這力量便像流火鏐金般的激蕩
起來！反映我們感覺者偉大的
人格，把我們的浩然之氣，摩
天的心胸，八荒的遐想，無窮
和不測，驍勇和不屈，敷沛於
物而成功崇高的移情。

我不承認：一個懦夫能了解
勇士的崇高，短小的侏儒能了
解巨無霸的俯視！驚心動魄在
庸俗的人面前變成平凡，岸然
高貴在卑鄙的人面前也可變成
猥瑣。即使能勉強感覺到，但
不會加強自己感覺和伸張的一
種力量。

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

丁元普



是也。

然則所謂治外法權，在法律上究竟作何解釋乎？伏讀汪主席於本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滬廣播演詞有曰：「治外法權的定義，在國際法上叫做領土之延長，每一個外國人來到中國，不受中國主權之統治，而外國主權却跟着他進來，豈不是和外國領土延長到了中國一樣。……因為外國人有了治外法權的保障，在中國以內，儼然特權階級，中國人如何能與之競爭。從可知我國百年來外交史上所受之奇恥大辱，即在於是；而所謂不平條約上之重心，亦在於此。」

查國際公法之通則，凡外國人不從其所在國之法律，而享有本國法管理之權利，曰「治外法權」。但外國人享有此種權利者，並非漫無限制。按照國際法所明定：（一）君主或大總統；（二）大使或公使及附屬之官吏；（三）國旗；（四）軍艦。以上四種，無論至任何一國，皆以本國法管理及保護之，不受所在國法律所節制。則除上列四種外，凡一切外國商民、居留民，以及其他公務員，皆非國際法上所能賦予以治外法權也。至外國人之在中國所取得之治外法權，

固已大相違背國際公法之通則，而外國人取得此種權利之由來，要以憑藉租界為其出發之大本營，積年累月，當時清廷外交荏弱，外交官吏缺乏法律知識，莫敢與爭；於是太阿倒持，授之柄，駸駸成爲「反客爲主」之勢。加以事變之來，莫可遏止，輒予以乘隙蹈瑕之舉。所謂「履霜堅冰，其來也漸，誠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英美租界之設立，雖始於清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兩次條約所規定；但其時英美人民在上海等港居住貿易，尚予以限制，中國官吏，與英美領事，各就民情地勢，議定界址，不准踰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所謂議定界址，即爲准外僑租借房屋基地之界址，（俗稱租界）蓋即劃定外僑居留之區域。

迨咸豐三年，太平天國事發，在滬英美領事，率同各國國民組織義勇隊，建設防禦工程，着手租界武裝中立，於是英領事乘此時機，將道光二十五年創設英租界時由中國公布之地皮章程，竟由英美法三國代表於是年自訂新章，次年即由其僑民開會通過。自行組織市政機關（工部局），自行管理租界，創設巡捕，

友

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已與交還租界，行將次第見諸實施。我國百年來受英美等國不平等條約之束縛箝制，至此始脫離其桎梏，還我行政上之完整與自由。夷考此制度之由來，自歐力東漸以來，凡南洋羣島如：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以及馬來聯邦，雖有土人爲其酋長，但爲英、法、美、荷人足跡所及或居留之地，皆以治外法權行之。舉警察、衛生、居住、旅行、租稅、暨司法上之審判等等……均不受所在國之管轄及統治。此項制度，實爲白色人種對於有色人種，政治上侵略之手段，亦即認居留地爲其殖民地之作用。彼等亦明知自己居留民在其所在地應受所在國之政治，經濟，法律所支配；並且知其所在國際公法上所謂居留民並無應享受此種之權利。惟一國創之，後來諸國，援「利益均霑」之例而踵行之；形成爲「國內有國」之現象。此即孫中山先生所指示：歐美人民之在我國，無論在租界內或租界外，憑藉其不平等條約，以行使其治外法權，直視我國爲其「次殖民地」

並開始向租界華人徵稅，造成反客為主之局面，此實為外國人在租界取得治外法權之嚆矢。而華官對於租界華人欲施以管理權輒遭拒絕，其後事變雖平，此種權力反形擴大，蔓延及於內地，如外國傳教師及遊歷，經商者，亦得援例享受同等之待遇。

一一

由上述觀之，外國人在租界內或在租界外，行使其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所支配；而且華人之在租界居住者，反被其管理與統治。如關於政治，經濟方面，所謂市政捐、地價稅、房屋基地道契之註冊稅，營業執照稅等等……皆須向工部局及公董局繳納。關於司法方面，華人在租界內犯罪者，則由其捕房拘禁及起訴。至華人在租界外犯罪而逃亡於租界者，更須中國政府請求其引渡，若未經其許可或竟不予引渡，於是租界遂為罪惡之通逃藪，而受其包庇。故充治外法權流弊之所至，不特外國人不受中國法律所支配，即租界內華人亦為中國治權所不及。

文

友

(7)

換言之，租界之在中國，實為外國人行使治外法權之大本營，無異「國內有國」。中國自與英美等國訂約通商以來，上海一港而外，其他尚有廈門、漢口、天津等港，東南沿江沿海各地，幾無不為外國人行使治外法權之區域；而尤以上海一港為最。此次日本政府次第將廈門、漢口、天津等英美租界交還我國外，最近又將上海租界交還，則百年來英美等國行使治外法權之最大根據地，亦將同時歸於消滅。

治外法權行使之範圍，既如其廣泛，故凡租界所在之地，即為其本國領土延長之地；亦即我國領土喪失主權之地。積數千百個租界，即喪失數千百個主權，誠非細故。我國業由日本政府之協助，將東南沿海沿江之舊時租界，次第收回，則領土主權，自亦同時收回；自茲以往，外人行使治外法權之侵略行將掃蕩而廓清之。

然雖，治外法權之名詞，本為國際公法所規定，在平等外交上凡遇元首之往來，使節之蒞止，國與國之交際，原為互相尊重，絕無侵略之意義存於其間。乃陽謀外交平等之美名，陰肆其侵奪主權之事實，不特此也，既妨害我行政權，進一步復妨害我司法權，舉凡僑居商民與中國商民間之交涉，動輒欺凌操縱，我國竟不能執法以繩其後，此即所謂領事裁判權是也。

領事裁判權之產生，以國際慣例言之，係由條約之結果；與國際法所規定之治外法權迥異，並不能同日而語。外國人在中國行使之治外法權，並非國際法上所應享受，亦非根據條約所授與，揆厥由來，實緣設立租界後，英美等國，乘中國內亂之時機，巧取豪奪而成者也。

三二

今吾人所欲加以研究者，所謂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是否合而為一，或分而二之問題是已？茲就二者分析言之：

(甲) 治外法權者，國際法上於特種階級所規定之特種權利也。

(乙) 領事裁判權者，於條約訂定，僑寓他國人民，不由所寓之國司法機關所管轄，而由本國所派之領事裁判之權利也。

(丙) 享有治外法權者，僅限於特種階級，非普通僑民所得享受者也。

(丁) 領事裁判權者，係施於一般本國人民，不論民事或刑事訴訟由所寓之國人民告訴，而歸其駐在之領事為之裁判其是非曲直也。

(戊) 治外法權，為世界各國所定國際法平等之通則。

(己) 領事裁判權，為外交上平等條約之結果。以上所列舉者，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完全迥異，自不能混合言之。但就我國外交史上特殊之情形，

彼僑寓中國之普通人民，一律享受治外法權之權利，實已踰越國際法規，前已述明之矣。然則所謂領事裁判權，以外國僑民不受我國司法權所管轄；核與我國租界寓居之外國僑民，不受我國行政權所管轄，事異而實同，殆無二致。故領事裁判權，雖不能包涵治外法權，而治外法權之廣義，蓋已將領事裁判權混合為一。且一國之行政權與司法權，同為國家之主權，有一於此，皆足妨害主權，况舉二者而並存之乎。

綜合領事裁判權上之弊害，例如：租界華人受彼國僑民不法之侵害，輕則忍氣吞聲而莫敢陳訴，重則雖陳訴於彼國領事，領事往往遇事偏袒其本國人民，而莫由得直。若提起上訴，則對於英人，須遠訴於香港；對於荷人，須遠訴於爪哇；對於葡人，須遠訴於澳門。跋涉往返，再不得直，而訴訟之拖累，終無結果之日。欲再上訴於英倫或荷京、葡京，則我商民將無力以應付之矣。即此一端而論，其妨害我人民之權利，直接即妨害我國家司法上之主權。况其行使裁判權，並不依照訴訟程序，我國人民受此苦痛，欲請求我國法院之救濟，以格於條約而無由相助，其蹂躪我司法上之主權，誠屬罄竹難書。依英法天津條約，當時簽訂者，亦不過說明各該國各自治理其人民而已；乃由此一簡單之約定，遂為他日領事裁判權之「鐵板註解」，其弊害竟至於斯極。追原禍始，不能不歸責於清廷外交官吏，缺乏法律知識，有以致之。

雖然，此項領事權，最初並不獨中國有之，在昔歐洲諸國，曾施行於土耳其；迨歐力東漸，繼施行於暹羅（泰國）及日本諸國。惟東方日本自明治維新，即致力修明法政，執斷然之處置，將此領事裁判權予以撤消；次則土耳其自前次歐洲大戰後崛起中興，亦將此制廢止；又次為泰國因變法自強，而領事裁判權，經英法各國承認撤廢。環顧世界各國，其殘留此外交史上之污迹者，厥惟中國為碩果之僅存而已。清廷因有鑒於領事裁判權之足以病民辱國，亦曾努

力於撤廢之運動。且有鑒於日本明治維新，修明法律，克奏膚功，故於甲午戰後，即派遣留學生至日學習法政，迨清季更延請日本岡田博士，修訂民刑各法，故當時所訂法律，大都取資於東瀛，計已訂立之法律草案，無慮數十種，蔚然成文，凡此皆為撤廢領事裁判權之準備。迨清社既屋，民國二復以至洪憲稱帝，其後內亂頻仍，則此事乃告一頓挫。至民國十六年，前國民政府立法院長胡漢民先生，從事訂正法律，民刑商各法，次第施行；一方面從事向各國要求撤廢領事裁判權，各國仍藉口於共產黨事件，國內秩序未甯，意存延緩。至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猝發，此事又告停頓，以迄於今。

文

四

內亂頻仍，為各國所藉口者亦半。當前次歐戰後，經凡爾塞會議，我國以參戰之故參加斯會，但我國政府不克乘此時機力爭撤廢此種制度及收回租界；僅僅個別與德、奧等國，聲明取銷領事裁判權，殊為坐錯時機。迨後華盛頓會議，訂立九國公約，我國政府復不克乘機宣言撤廢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僅僅訂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諸原則，因而恢復歐美各國均勢之局，外交上仍不免失敗。此次東亞戰事勃發，英美諸國始有交還租界，取銷領事裁判之動議，然已晚矣。

抑有進者，關於華洋訴訟事件，以華人為原告，外國人為被告，訴諸該國領事以求其裁判，即所謂領事裁判權，其弊害百出，固無論矣。而華人之住居租界者，如華人與華人之訴訟，或外國人對華人之訴訟，當時復由華洋官吏會同審理；在清季如道光二十五年有訂立之洋涇浜章程；同治七年有訂立之會審章程，廢，為期當復不遠，跼予望之。

友

營業種目
醫藥賣藥
醫療器械
度量衡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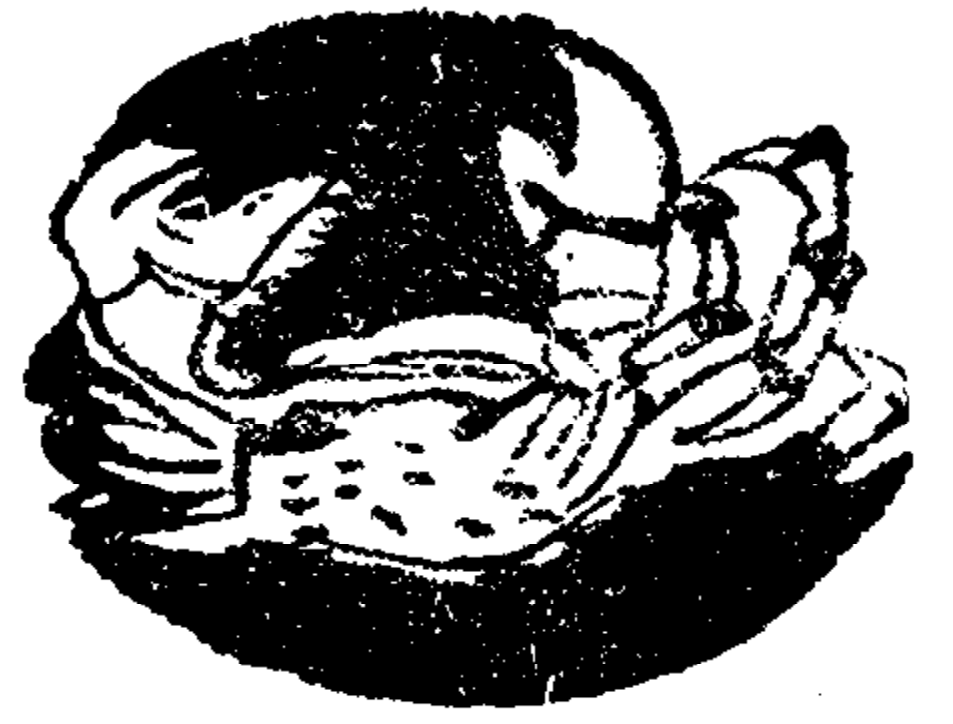


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重松大藥房

代表電話四二三九〇番

本埠 廣東路·吳淞路
支店 靜安寺路·霞飛路
外埠 南京·漢口
辦事處 無錫·鎮江



決戰階段的世界戰局

高田市太郎

友

現今世界戰局已日益淒愴苛烈了。反軸心方面以一九四三年為決戰之年，而在歐洲和太平洋採取着所謂東西總反攻的形勢。在本年一月卡薩勃朗加會談和五月華盛頓會談上，英美已決定採取歐洲戰場第一主義。這未必是把太平洋戰線認為次要，因為英美在東亞戰場上一再的戰敗，損失鉅大，所以既無擊破日本的作戰，也全無擊敗日本的自信。如果反復實行如向來那樣消極的小規模游擊戰術的反攻，不僅絲毫不能獲得實質上的效果，結果反而使日本在北自阿留申羣島南至那些接近澳洲的諸島嶼地域，鞏固其不敗的防備態勢。所以英美一面採取歐洲戰場第一主義，一面在太平洋戰線也在採取着積極的作戰。

現今在歐洲西西里島戰線和德蘇戰線上，軸心與反軸心正進行着殲滅戰。在西西里島戰爭正激烈的七月二十六日，義國首相墨索里尼氏，突然辭職。同時法西斯黨也被解散。這的確給了軸心國以重大的衝擊。並且這也被英美反軸心國最大限度的利用為神經，戰爭的宣傳材料。換句話說，英美方面大事宣傳墨索里尼的桂冠，將立即招致義軍的投降和義國的全面崩潰，以博得無知大眾的狂喜。更有人散佈無稽謠言，謂義大利原則上已接受了反軸心國要求義大利無條件投

降的七個休戰條件。然而以巴杜格里奧元帥為首相的義大利政府，却毅然不動，而義國國民也一致聲明繼續抗戰的決意。所以英美方面極為狼狽，開始審議對義的軍事和政治上的新方針。據傳英美間發生了重大的意見衝突。

在西西里戰線上德義軍遭受在數量上佔優勢的敵國陸海空軍的猛烈攻擊，因此洛大尼亞也已告陷落。然而軸心軍却發揮了意外的猛烈抵抗，予反軸心軍以重創，在本文執筆時，還在繼續頑強的反攻。自然，西西里戰線的前途，決不許樂觀，今後義大利本土，必然將要遭受反軸心軍濫炸。然而義大利的政變和西西里島的戰局，都出乎反軸心國的意料之外，而使其作戰發生顛倒，這是顯明的事實。同時軸心國和向來一樣，互相保持着緊密的聯絡，始終堅持着擊滅英美的既定方針。反軸心軍對西西里島的攻戰，今後將怎樣的發展？這不能加以輕易預斷的。這決不像最初英美所宣傳，是為援助蘇聯而展開的第二戰線的第一步。然而環繞西西里島登陸作戰，從來常成為英美蘇關係暗流的三國間的猜疑不和，作戰不一致，以及利害相剋的內幕，再顯明的暴露出來，這是頗饒興趣的事。

蘇聯政府對西西里島登陸作戰，最初頗為冷視，蘇聯諸報紙，也反映政府的意志，祇作幾行簡單的戰局報道，仍然要求立即展開本格的第二戰線。蘇聯真理報於八月六日，曾加以論述，而謂：「英美在西部戰線上展開的大規模第二戰線，與其說是軍事上的理由，不如說是政治上的理由。所以如西西里作戰，不能看做本格的第二戰線。」據真理報所言，所謂本格的第二戰線，至少非牽住六十個師的德軍和其他二十個師的軸心軍的作戰，是不足援助蘇聯的。

羅斯福和邱吉爾一年前已向史太林約定開闢第二戰線。惟因關於第二戰線的規模，性格，內容，時期等問題，英美蘇各抱以自國利害為主的功利意圖，所以三國互相能滿意的第二戰線，幾乎不能展開。新近盛傳羅斯福，邱吉爾，史太林三巨頭將舉行會談，假使能夠實現，英美蘇三國間本質上的猜疑不睦，也不會有什麼變更，蘇聯是要求英美立即開闢具有足以擊潰德國的真正援助力的第二戰線，自不待言。然而英美恐懼共產主義的強大勢力伸入歐洲大陸，其程度更甚於納粹主義的稱霸歐洲。所以英美雖欲擊潰德國，但自始便沒有意向開闢那使蘇聯在政治上，軍事上，立於決定性的優位的對蘇援助的第二戰線。

著名蘇聯通美人劉蘭泰曾發表過一種意見，謂最近史太林的野心在於侵略德國，以赤化全部歐洲。在這次大戰終了時，如果赤軍能夠侵入歐洲本土，這決不是困難的事情。英美所恐懼的，即是幫助史太林實現其野心。

英國政府的喉舌倫敦泰晤士報，當六月廿三日德蘇開戰二周年紀念日，在其社說上對於英美蘇間的不一致，會痛切的論述：「在過去二年間我們的公共戰爭中，英國在軍事上幾乎沒有和蘇聯協議過，並且外交上的往來也很少。至於蘇聯和英美間對於戰爭的協調，更是微乎其微。實際上蘇聯在今次戰爭的戰爭和我們的戰爭，全然不同。此外，英美蘇三國除了目的

不同外，她們互相間更缺乏理解。這是我們必須留意的。『若蘇聯為德國澈底的擊潰，則歐洲全土將讓納粹主義稱霸，所以英國一面加以防止，一面則企圖實行輕微的對蘇援助，乃至第二戰線的開闢，以使德蘇激鬪，以期其兩敗俱傷。』

英國並且抱着一種野心，即乘德蘇戰爭的虛隙，圖謀向土耳其和巴爾幹方面伸展勢力，又想阻止蘇聯進出西亞和印度方面。反之，蘇聯認為英美在巴爾幹伸展勢力，是阻礙自國的野心，所以向英美提出一個嚴重的條件，即希望在巴爾幹以西的歐洲地域開闢第二戰線。

二

美國對歐洲本土的問題，利害關係比較稀薄，將此事專任英國辦理，或將歐洲戰場現狀放棄不管，而以太平洋為主要戰場，而把反軸心國打成一片，以攻擊日本。邱吉爾的猛烈運動，已奏效，於是英美終於採取了一種二面作戰政策：即先在歐洲戰場傾注主力於打倒德義，同時對日本也採取積極的反攻作戰。雖然如此，美國對於開闢第二戰線的主要關心，始終是要利用蘇聯於牽制對日作戰的。若可能的話，則謀使蘇聯捲入對日戰爭漩渦中。這是現在美國對蘇援助政策的根本目標。

我們考慮上述複雜的英美蘇三國關係的所謂對蘇援助的第二戰線，即使今後能夠實現，將呈現怎樣的規模，性格和內容，恐不能容易察知吧。德國老早已防備第二戰線，鞏固了鐵壁般的防備陣線，所以反軸心軍非覺悟未會有的巨大犧牲和危險不可。在德蘇戰線上，德國已如預期的採取了防禦攻勢，而出以極度消耗蘇聯戰力的新作戰。德軍雖於八月四日從奧里爾實行撤退，但在七月五日開始的奧里爾爭奪戰中，蘇聯僅僅一個月間，已有五十萬餘的戰死傷者，並喪失了七千八百四十七輛戰車及三千七百三十

一架飛機。現今德蘇間以卡科夫為中心的夏季陣線，正在展開着第一大攻防禦。在這裏德國也將以既定的防禦攻勢，發揮了對敵消耗作戰的威力吧。

德國為什麼這次採取消耗戰呢？關於這點，德國會舉出下列的理由：

(一) 德軍當局已達到這樣的暫時結論：軍事上的勝利祇憑藉現在以上的領土佔據，是不能期待的。德國已經佔據了蘇聯的廣大領土，所以傾注專力於開發佔領地域為上策。

(二) 蘇聯自開戰以來至今日止，兵員，武器和物資所遭受的損失，已數倍於德國，所以德國鑑於蘇聯的戰爭經濟力，尤其武器生產力的現狀，發覺了現在採取消耗戰為上策。換句話說，蘇聯之人的資源不敷用，資材和糧食困難，運輸機關也不充足，所以其軍需生產力非常低下，可說幾乎喪失了復原力。

(三) 美國對蘇武器物資，租借，並不像宣傳那樣的多量，所以終究不足以彌補蘇聯生產力的低下。美國要救助蘇聯的話，非再給以大規模的援助不可，但現在却沒有充分的船舶和護送用的艦艇。羅斯福和邱吉爾放出無責任的言辭，宣傳看戰局的勝利好像已歸於反軸心方面似的。然而事實上却適得其反，他們越感焦慮，其苦惱越發增加。

四

即在太平洋戰線上，羅斯福為了掩飾因戰爭激烈化而起國內生活的逼迫，以及鼓舞頹喪的美國國民士氣起見，廣播着一種無現實性的空洞約言，即不久要由東西南北，和航空各方面實行對日總攻擊或在戰後要保證出征將士的就職和生活。然而在過去二十一個月間，美國所獲得的戰果，究竟是什麼？美國不是儘失其所失嗎？其間不是僅僅奪還所羅門羣島中如粟粒般大的瓜達爾卡納爾島，以及阿留申羣島的阿茲島嗎？日本在這期間，巧妙的實行軍事上的改革，現在無論

軍事上或經濟上，已漸次確立絕對不敗的地位。時間是利於日本，並不利於英美。美國很知道這個事情，所以在日本未完成其絕對不敗的地位之前，現在正拼命實行反攻，以期奪還日本的佔領地帶。然而奪還所羅門中的一個小島，費了半年工夫的美國，要想全部奪還了日本所佔領的島嶼，而後進攻到日本本土，如羅斯福所自白的，恐怕要費五十年的歲月吧。不，這可說是幾乎不可能的事。

羅斯福在七月廿八日的廣播中，曾向其國民說：求戰爭的勝利是第一條件。這樣很明白的事情尚要說給其國民聽，由此我們可看出美國的戰力是可疑的。他對於戰爭何時終了這一點，毫無明言，口頭玩弄一種無自信的言辭，謂這將視美國國民對其職務和義務是否忠實，或是否購買戰時公債而定。

現今在阿留申羣島方面，和南太平洋方面的戰線，日美的激烈作戰，每天反復進行着。而且美國虎視眈眈，伺機謀由中國本土轟炸日本本土。美國所呼號的對日決戰，對日本是擊滅敵人的一個好機會。如蔣介石逃避到腹地，要加以擊滅是困難的，但如最近美軍的反攻，是予日本以各個擊破的絕好機會。羅斯福今後將更痛感自己所招致的戰爭的酷烈。(無為譯)

本刊歡迎

投稿

批評

治外法權取消後 外人在中國的地位

胡道維

買或具有股票之權利，被雇爲國有船艘之職員之權利，或從事經營某種生產企業之權利；所在國政府亦可隨時加以限制或禁止。依普通慣例而言，外人均不得從事於沿海岸綫之貿易，內河航行，以及內河與沿海之漁業；如經條約規定或所在國法律規定之明文許可者，自屬特別例外。

二 根據國際條約的外人地位

兩個有關係的國家，自可以用條約裏的條款，來規定外人的權利或限制。在這一點上，關係國間的條約，正可以說是國際公法與慣例的一種補充。外人在中國的條約權利或限制之究竟如何，當然要看各外國與中國歷年所結訂的條約內容。就條約權利或限制而言，在中國境內的外人可分爲三種：（一）治外法權外人，（二）非治外法權外人，（三）傳教士。

現在外人治外法權既將取消了，第一種外人自將絕迹于我國，情形自將大見簡單化；這便是治外法權的取消所給予外人權利及我國國際地位的影響。但亦不過如此而已！因爲治外法權外人雖說沒有了，然而非治外法權外人與傳教士却還是有的。換句話說，自今以後，一切的治外法權外人都要變成非治外法權外人了；我國境內此後就只有兩種外人了，即非治外法權外人與傳教士。

那麼，非治外法權外人的權利和限制是些什麼呢？傳教士的權利和限制又是些什麼呢？這個問題更形複雜。我們綜

文

有人問我道：「列強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快要取消了，治外法權取消以後，外人在中國的地位又該怎樣呢？」這是一個內行問題，很值得討論一下。因爲問題內容相當複雜，乃執筆爲此文，以作一個答覆。

一、根據國際公法與慣例的外人地位

再者，各國僑居中國的人民，因見治外法權將取消，以爲今後權利漫無保障，不無羣情惶惑的情形；這也是一種大誤會。本文一部分的動機，就是要來解釋這個誤會，而予各國外人以安慰。

國際公法與慣例的內容，對於外人的待遇，包含有種種普通的基本的原則。這種國際公法與慣例所規定的權利和限制，可以說是外人所享有之一般的權利和限制；任何國家的人民，在任何別的国家裏面，也都享有這一類的權利和限制。各國外人在中國境內，當然也享有這一類的權利和限制。這一類的權利和限制相當繁重，我們只能加以概述。

不過，這些權利是什麼呢？本文的用意，就是要來將這些權利論列一下，好讓各國外人——同時也要讓我們本國人——有個清晰的概念。

就一般的原則說，關於私權（而非公權）——換句話說，關於個人權利（而非政治權利）——外人實際上殆與國民處於平等的地位。各國外人一經許可入境，要皆享有生命，自由，與財產所必需之一切權利；享有訴諸所在國之法院，以求直於法律而得其平等保障之權利；並

且享有其本國的外交保護之權利。此外，他們普通還賦有旅行，居住，經商等權利，以及所在國之法規所規定或保障之一切權利；惟其明文所拒絕之權利，外人自不得享受。在權利的交換條件上，外人有服從當地法規之義務，一如其本國國民然；並且對所在國本自國法權所課賦稅，亦有如國民同樣繳納之義務。

按通常情形，外人均不得享受政治權利。外人不能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並無充任公職之資格。凡必須經過國民宣誓（亦稱效忠宣誓）而後方可執行之職務或職業，例如法官，律師，陪審員，或某種交易之見證人等，照常例均不准外人執行。因爲此種權利之拒絕，故外人普通均免服強迫的兵役，免納一切特別賦稅，豁免軍事徵用，強制公債，以及代替個人勞役之一切征收。

根據公私國際法，甲國人僑居在乙國，是佔有一定之地位的，換句話說，是享有一定之權利而且受有一定之限制的；而決定或規定這些權利和限制的，不

所在國往往爲公共福利，對外人加以某種限制或剝奪其資格。外人所有不動產權之享有，得受限制或禁止；外人購

買或具有股票之權利，被雇爲國有船艘之職員之權利，或從事經營某種生產企業之權利；所在國政府亦可隨時加以限制或禁止。依普通慣例而言，外人均不得從事於沿海岸綫之貿易，內河航行，以及內河與沿海之漁業；如經條約規定或所在國法律規定之明文許可者，自屬特別例外。

兩個有關係的國家，自可以用條約裏的條款，來規定外人的權利或限制。在這一點上，關係國間的條約，正可以說是國際公法與慣例的一種補充。外人在中國的條約權利或限制之究竟如何，當然要看各外國與中國歷年所結訂的條約內容。就條約權利或限制而言，在中國境內的外人可分爲三種：（一）治外法權外人，（二）非治外法權外人，（三）傳教士。

考我國歷年與各列強所訂立的條約（治外法權條約除外）內容，可以作如下之概述。同時，現在治外法權要取消而還未取消，而且治外法權外人所享受之權利，不一定就限於治外法權，我們為求認識全部的外人條約地位起見，自仍須按治外法權條約以外之條約規定，首先對治外法權外人所享有之非治外法權的權利加以論列。

治外法權外人之條約地位：治外法權外人之居留，限于通商口岸；或者係根據中外條約所開闢，稱為條約商埠；或者為中國自動所開闢，稱為自開商埠。現共有條約商埠七十一處，自開商埠二十三處（Mac-Murray, II, 1507；外交部因美國公使館之請求所提供之條約商埠與自開商埠清單）。在條約商埠及其近郊，治外法權外人有權居住，經商，經營工業與製造業，並執行任何合法之職業；為達到此種種目的，有權租借或購買房舍，租借土地，並建築屋宇，堆棧，教堂，醫院，與墓地（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中英天津條約—Hertslet No. 6, P. 23,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日和平條約—Mac-Murray, 1895/3. 1 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中日通商航海條約—Mac-Murray, 1896/4）。在自開商埠裏面，治外法權外人享有同上之權利，一如在條約商埠者然。惟在中國內地各部，彼等乃欲作商務或娛樂之旅行，則必須備有各本國所發給而由中國地方官所副署之護照。

此外，他們還享有商標之保障，以防

侵犯或假冒（一九〇二年九月五日中午條約—Hertslet, No. 28, Art. VII. 1 九〇三年十月八日中美條約—Mac-Murray, 1903/5. 1 九〇三年十月八日中日條約—Mac-Murray, 1903/4）。根據相互保障商標之條約，外人應依中國法定手續而請求專用，並須于申請書內附呈國籍證明書（一九三〇年五月六日公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之商標法—商標局印行。商標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商標專用權，自登記之日起，有效期間二十年；期滿得申請延期，但每次許可均只以二十年為限。

關於各種書籍，小冊，地圖，圖表，及他種印刷品，凡為用于教育中國人民而特別預備者，或係用中國文字所著者，或係用書籍作品而譯成中國文字者，外人依中國法定手續而經過登記者，均享有著作權之保障。依中國著作權法，外人得申請著作權之登記。惟此項權利，僅限于對居留各該國境內之中國人民給予著作權保障之各國人民，得享有之。既經許可之著作權，自登記之日起，以十年為有效期間（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四日公佈施行之著作權法施行細則：南京國民政府法規文獻彙編，司法院出版，一一七九至八〇頁）。

在南滿洲之日本臣民，雖亦為治外法權外人，但不限于條約商埠與自開商埠，而于該區域之全部疆土內，均有旅行及經營工商業之權利（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關於南滿洲與東部內蒙古之條

約之第三條—Mac-Murray, 1915/8）。他們并得為建設工商企業所必需之適當房舍，或為經營農業種植等工作，而交涉租用土地；租借期不得超過三十年，惟有無條件續租之可能。這個實例雖為當時之特殊情形，但到現在時過境遷，實在也用不着說了；誌此一行，聊備願知全史者之追憶而已。

上述這些權利，雖有治外法權外人依條約所享有，但非治外法權。治外法權，僅指外人于被告時由其本國領事官或他種法官依其本國法律加以審判之權利而言；此外，至多只包含有住宅不受所在國官憲搜查之權利在內，餘則並無其他涵義可言。嚴格而論，治外法權的取消，自然只取消治外法權，而不至取消上述那些雖為治外法權外人所享有而與治外法權却並無直接必然關聯的尋常權利。因此，上述各項權利，即令在治外法權取消以後，大致仍將繼續存在于外人之手；從而這些權利，想必均將變為非治外法權外人的權利；這要算是深可注意的一事了。

傳教士之條約地位：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的國家的傳教士，亦為治外法權外人之一種，故同樣享有治外法權外人之一切權利和限制。但是除了自由信教與自由（和平）改宗的權利（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八日中美條約第二十九條—Hertslet, Vol. I, P. 651）而外，傳教士還另有一項權利而非尋常之治外法權外人所享有者：那就是在中國全國各地居住並從事傳教工作的權利；並為實行此

項權利，他們在內地也可以租借或購買土地，或于土地之上建築房舍，充作住宅，醫院，學校，教堂，及其他種種之用。但此種財產必須由當地教堂或傳教會之中國黨員或會員代為保管，且其土地仍為屬于中國之領土（一八六五年二月法協定—Hertslet, Vol. I, P. 320）。

取締外國教會在內地租賃或租借土地的暫行章程（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公佈）：司法院所編纂之法規文獻彙編，一四六〇頁——根據中國與各國訂立條約之規定——僅許外國傳教會在內地設立教堂，醫院，或學校，並租賃或購買房舍；對於中國現行或將行之法規，現征或將征之賦稅，自須一體遵守奉行。他們且必須以其契據向地方政府登記。他們不得取有房屋或土地，超過于其工作事業所必需的限度；亦不得利用其產業，以從事于經商或謀利之企業；地方政府有管轄之權，得隨時取締或取消之。土地的購買是被禁止了；在此項暫行章程公佈施行以前所購買之土地，應一律以永租權視之；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一點。租契內容必須包括下列四項（立法院編印之法規大全，第二編，一七三至一七四頁）：

- (一) 租借期限。
- (二) 地界與地丈，或房舍之形式與大小。
- (三) 土地或房舍在傳教事業範圍內之用處。
- (四) 傳教會之國籍。

友 文

如此看來，可見普通外國傳教士（即享有治外法權的各國的傳教士）在我國殆佔有兩重地位，一則為治外法權外人的地位，一則為傳教士的地位；將來各國在華治外法權取消以後，前項地位當然要受到影響，而後項地位自仍是安然無恙。少數傳教士根本只有傳教士的資格，而沒有治外法權外人的資格，因為他們不是享有治外法權的國家的國民；這種傳教士的問題更為簡單了，治外法權的取消可以說對他們毫無影響；治外法權取消以後，他們是和治外法權未曾取消以前，一樣的享受着傳教士的地位，一樣的享受着這種地位所附帶之一切權利與限制。

非治外法權外人之條約地位：與中國有條約關係但無治外法權條約關係的國家的國民之在中國者——即所謂非治外法權外人——實享有最廣大之權利，遠過于治外法權外人與傳教士。關於旅行，居住，貿易，以及經營商工製造生產等企業，非治外法權外人并不被限于條約商埠與自開商埠之內；在中國的法律與法院的裁判之下，他們被允許在一切地方從事這種種活動；任何國家的非治外法權外人，莫不可以活動于任何國民所可活動的一切地方，並可以用同一方式按同一條件處同一情形的去活動。他們還享有更進一步的權利，就是取得財產（包括土地所有權在內）的權利。中國在一九二八年冬臘月間與比利時，意大利，丹麥，葡萄牙，及西班牙等國所訂立的五件條約，裏面都有明確的規定：

各該國國民在中國者，於治外法權取消之後，即自兩個關係完全躋于平等地位之日，應享有在中國任何部分居住經商及取得財產之權利，惟須隨時受中國法規所將規定之一切限制而已。同時，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二日，中華民國與捷克共和國簽定了友好通商條約：這件條約有一加注意的價值，因為可以當作中國與無約國間初訂或將訂的條約之代表品或規範品看待（該約正文會于一九三〇年由中國外交部發表）。內容也有一條這樣的規定：

「兩締約國一方之國民，應于（所）在國家法規管轄之下，有權旅行，居住，設立店所，取有或租借財產，工作及從事工業或商業，於一切任何他國國民亦經許可享有此等權利之地方，並與任何他國國民以同一方式并在同一條件之下享有之。」

在實際上，非治外法權外人在中國所享有之權利，殊不弱于中國本國國民所享有之權利；足見中國對於外人與本國人民并不作絲毫歧視，只求其不享受治外法權而已；這本也是符合於國際公法與慣例的辦法。這類非治外法權外人，既根本不會享有或現在不復享有治外法權，所以治外法權的取消，也無影響于他們的地位。現仍享有治外法權的外人，在治外法權取消以後，其地位當然完全與非治外法權外人相同，因為原來之治外法權外人到那時也變成非治外法權外人了。治外法權之取消，只會影響治

外法權外人與傳教士。傳教士之受影響，也只限于傳教士之治外法權外人的身份方面。至若根本沒有治外法權外人的身份的傳教士，那就根本不會受任何影響。治外法權外人之受影響，也只是治外法權外人的治外法權（即領事或自國法官裁權以及住宅不受搜查權——有人不很適當的稱為居住自由權），而不是治外法權外人的其他種種權利。但是治外法權外人放棄了治外法權，而又換取了非治外法權外人的地位；其權利正可以說是有增無減，在今日已說不上有什麼重大的損失了。

三、根據中國法規的外人地位

外人在中國境內的地位，一部分也是出于中國（外人所在國）本國法規之規定。中國法規所規定出來的外人權利與限制究竟如何，我們且按法規各部門逐一加以檢討，自可以明瞭其梗概。

甲：國籍法與外人地位

按中國國籍法（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公布施行；國民政府印行之法規總集，第一編，二九九頁及以下各頁）之規定（第二條），外人均算取得中華民國之國籍，只要是有左列各款之一者：

- (1) 為中國人妻者，但依其本國法保留國籍者，不在此限。
- (2) 父為中國人，經其父認知者。
- (3) 父無可考或未認知，母為中國人，經其母認知者。
- (4) 為中國人之養子者。

營業項目：棉紗布、絲織品、麻織品、人造絲織品、雜貨、毛織品、棉織品
竹村棉業株式會社
 上海支店
 行洋村竹（名華）
 福州路三三號 電話：一四八〇一、五七七九一、三七五〇一、六四七九一
 總行大阪市 分行上海福州路三三號
 各地支店：青島、徐州、蕪湖、蚌埠、南京、揚州、鎮江、無錫、香港、廣東、漢口

(5) 歸化者。

同時，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經內政部許可，得歸化為中國人。惟呈請歸化者，非具備左列各款條件，內政部不得許可(第三條)：

- (1) 繼續五年以上在中國有住所者。
- (2) 年滿二十歲以上，依中國法及其本國法為有能力者。
- (3) 品行端正者。
- (4) 有相當之財產或藝能足以自立者。

文

無國籍人歸化時，前項第二款之條件，專以中國法定之。

這一條有兩個例外：

- (1) 中外人現于中國有住所，其父或母為中國人者，只須品行端正，雖不具備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條件，亦得歸化(第五條)。

(2) 外國人有殊勳於中國者，雖不在此限(第八條)。

具備上列各款條件，亦得歸化。但內政部為此項歸化之許可時，須經國民政府核准(第六條)。

左列各款之外國人，現於中國有住所者，雖未經繼續五年以上，亦得歸化(第四條)：

- (1) 父或母曾為中國人者。
- (2) 妻曾為中國人者。
- (3) 生於中國地者。
- (4) 曾在中國有居所繼續十年以上者。

上列第一第二第三款之外國人，非繼續三年以上在中國有居所者，不得歸化。但第三款之外國人，其父母或生於中國地者，不在此限。

歸化人之妻，及依其本國法未成年之子，隨同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但妻或未成年之子，其本國法有反對之規定者，

不在此限(第八條)。

依國籍法之規定，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及隨同歸化人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妻及子，不得任左列各款公職(第九條)：

- (1) 國民政府委員，各院院長，各部部長，及委員會委員長。
- (2) 立法院立法委員，及監察院監察委員。
- (3) 全權大使公使。
- (4) 海陸空軍將官。
- (5) 各省區政府委員。
- (6) 各特別市市長。
- (7) 各級地方自治職員。

上列限制，因殊勳而歸化者，自取得國籍日起，滿五年後；其他，自取得國籍日起，滿十年後：內政部得呈請國民政府解除之。

中國國籍法施行條例(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五日公佈施行)，更規定有取得國籍之手續(第二條)，與歸化之手續(第三條)。依國籍法(第二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八條)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由本人或父或母聲請住居地方之該管官署，核明轉報內政部備案，並由內政部於國民政府公報公佈之；其居住外國者，得聲請最近中國使領館轉報。

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者(即依國籍法第二條第五款純由自願而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應由本人出具下列書件，聲請居住地方之該管官署，轉請內政部核辦：(一)願書，(二)住居地方公民二人以上之保證書。內政部核准歸化時，應發給許可證書，並於國民政府公報公佈之。

取得或歸化之中華民國國籍，即自公佈之日起，發生效力。

友

診療科目

內科、外科、皮膚泌尿科、產婦人科、兒科、耳鼻喉科、眼科、齒科、X光線科

福民醫院

上海北四川路一四二號

各科接續

電話四六三二五：七

福民醫院分院

愚園路八三八弄七號
電話二〇七九一

緬甸獨立的意義

本刊記者

友文

(15)

新中國之國家的基礎，在友邦之熱烈的協力下，已如磐石屹然不動，由於治外法權之撤廢，租界之完全收回，已脫離了所有的不平等條約束縛，而確立了國家的名譽和地位。恰巧南方的友邦緬甸，也於八月一日，脫離了自一八八五年以來的重壓，而踏上獨立新生的第一步，並得到日本，中國，滿洲，德國，以及其他軸心各國全體之承認。中國回顧以「七·七」之不幸事變為契機，而獲得今日之榮譽的努力，則對於緬甸之掃除永年的暗雲而獲得兀輝的獨立，不能不表示慶祝之意。並且對於在日本領導之下，誕生的緬甸，中國也有協力而祝其將來成長之任務。回顧英國半世紀多的對緬甸的慘酷榨取，緬甸民衆對此的忍苦和浴血抗戰，現在我們，更要對今日緬甸民衆之努力表示敬意。而對鴉片戰爭以來加諸中國的英國野心，不禁得使人憤慨。

英帝國之侵略緬甸，是在併吞印度完成之時，大約在十九世紀之初葉始激化，自一八二四年起至一八八五年止，僅僅六十年間發生三次之英緬戰爭，才完全達成其侵略目的，英帝對緬甸最初伸出其侵略魔手，可以追溯到一六二七年

當時，英帝國之殖民政策祇在通商貿易利權的獲得，英國對緬甸和對其他諸地域一樣，曾要求過通商。但那時緬甸之排外空氣很強烈，於是英國不得不全部後退。可是，其後英國在印度成立了東印度公司，大事活躍時，又再度着眼於緬甸之貿易獨佔，乃於一六八〇年派遣代表，開始與緬甸交涉，英國對殖民地常使用一貫常套手段，即鼓動其各種族，派閥之間互相爭鬥，以伸張自己之勢力。緬甸在十七世紀末起至十八世紀時，有緬甸族，他那恩族，阿拉康族的互相爭鬥，英國在其間隙巧妙利用，而獲得了所期利權。

關於英國之惡辣手段及英國商人之橫暴，漸漸使緬甸人發生反感，在十八世紀後半葉，英國人商館，工場時常遭受到襲擊事件，但其時英國之殖民地政策，自這時起漸漸由貿易利權之獨佔，轉向到領土侵略之方向。英國在緬甸也企圖領土之併吞，於是便利了保護英國權益之名義，發動了三次英緬戰爭，結果緬甸國王戰亡，因此緬甸全土被英掠奪。於是緬甸自一八八五年以來，就為英領印度之一州，在英國壓制和榨取下遭受一切的痛苦。受到日本在日俄戰爭大勝利的刺激，緬甸的民族意識便抬頭

起來，反英之抗爭，也熾烈化，組織化了。

對於這種深刻的緬甸之反英抗爭，英國之威嚴政策，也不發生什麼效果，於是英國選用懷柔政策，分離政策來補償所失。即如一九二三年之準知事之昇格為州知事，七縣卅八郡的分割。更有一九三七年印度之分離，劃歸為直轄殖民地，由英本國殖民地部直屬；總督之下設有內閣，上下二院制之議會制度，假裝緬甸人得行使政治權。但英國之欺詐政策遭到緬甸人之反感，反英一年年的激烈化，而進至此大東亞戰爭的到來。茲將英國之侵略緬甸的主要事實，依年代列舉如次：

一六二七年 英緬貿易開始
一六八〇年 英東印度公司和緬甸王朝通商交涉開始。
一七〇九年 英國在西利阿木開設商館。

一七四三年 他那恩族放火燒燬英人西利阿木工場，當時在緬甸有英法之爭奪利權，英國援助緬甸族，法國則援助他那恩族，以達到其野心。結果對緬甸族抱着反感的他那恩族，便燒燬了西利阿木之英人工場。

一七五九年 阿諾木部拉那王毀壞英人之商館，王為緬甸族中之英傑。一七五七年在英國之援助下，推翻了貝庫王國，建立結束緬甸最後之王朝（可恩蓬），重建新都於仰光，阿諾木部那王以法人助貝庫之理由，處留緬法人全部以死刑。又以英國人援助叛

逆者之嫌疑，全部毀去其商館，十名英國人被殺。

一七六〇年 英在緬巴色義恩之商館復興，阿諾木部那王在是年與暹羅交戰中陣亡，英國強迫次王拿烏恩打基復興巴色義恩商館。

一八二四年 第一回英緬戰爭起，康波恩王朝第四代波打烏拍亞王討伐阿那卡恩地方，阿薩木地方進擊，結果，與主張阿薩木為英保護下之的英國權益發生衝突，英印度總督阿木哈斯托在同年三月五日，向次王巴克打烏宣戰，一時各地發生戰爭，終不敵英軍之優秀武裝和訓練，卒敗退。

一八二六年 英緬和平條約成立，巴克打烏王知形勢之非，是年二月在亞恩打波締結條約，結果緬甸割予英國阿那卡恩，阿薩木，鉄拿色利木三地方，賠償百萬金鎊。

一八二六年 英緬通商條約成立。在本年十一月間英國和緬甸通商條約締結完成。

一八三〇年 英在阿發設立駐在官阿夫亞氏，英對緬甸漸行橫暴，強設駐在官吏。

一八三七年 緬人對英人課以重稅。第一次英緬戰爭後，緬甸人對英國及英國人反抗日漸激烈，巴克打烏王向英屈服被廢，同年他那瓦電王即位，未履行與英國所訂之條約，而課以英人之重稅。

一八五二年 第二回英緬戰爭起，緬甸人之對英國人反感，漸漸激昂，動

輒對英反抗，本年一英國船航行伊羅互底河被緬甸民燒毀，英之虎視耽耽等待機會，終於來臨。故英人提出不

正當損害之賠償要求，緬甸方面拒絕之，英即宣佈與緬開戰，同時發表貝

友

文

庫州全都併吞之宣言，其時米恩多恩。米恩王雖極力奮戰而無利，而接受了英國之要求，而屈服，割與英國員

庫州全部，於是英國奪取了包含仰光的伊洛瓦底河的下流產米區。

一八五六年 米恩多恩，米恩王馬恩打內遷都，因那恩庫恩被英所奪，緬甸不得已乃向馬恩打內遷都也。

一八六二年 英領緬甸併入印度為一州。英國前二回戰爭之所奪緬甸之領土，而設緬甸州政務長官統治之，還有同年英國一八二六年之通商條約的改訂，遂獲得伊洛瓦底河之航行權。

一八七八年 本年米恩多恩、米恩王死去，其子鐵巴烏王即位，即位之際因繼承問題，而發生激烈之爭執，英國干涉此問題，而引起緬國民之反英感情的激烈，緬甸公佈官營專賣法，而不利於英人之通商。

一八七九年 英國召回馬恩打內之駐在官。憤慨緬甸之露骨反英政策的，英領印度政府，將馬恩打內駐在官召回，並提出嚴重之抗議書，但緬甸政府却置之不理。

一八八五年 第三次英緬戰爭起，本年緬甸政府因英國人經營之波恩貝義緬甸貿易公司，違背法規之理由，罰款二百卅萬盧比（幣名）並公布驅逐英國人之命令。於是英國宣布第三次向緬甸作戰，同年十一月廿八日首都馬恩打內之攻佔，緬甸王國覆亡，而緬甸全土合併於英領印度。

一八八六年 中英北京協商成立。英合併緬甸之野心達到，清政府承認英領有緬甸，並確定境界。

一八九二年 暹羅之境界確定。一八九七年 設置於緬甸準知事之管理下。一九二三年 設置於知事之統治下的。一九三七年 成為緬甸直轄殖民地，同年四月一日，脫離印度，直轄於殖民地總督之下，本年英允許印度自治，緬甸之分離使之更加對英反感，一九三八年 反英暴動起，由回教徒印度人著書誹謗佛教之事發端，七月仰光全市暴動勃發，軍隊七百名出動，死傷七〇〇名。

一九三九年 舉行反英大會，一月已有學生反英的醞釀，和不穩的情勢，英當局乃於五月頒布戒嚴令。在聖地久愛打恩孤召集國民大會，議決英國之戰爭參加，緬甸國民不必援助英國等等重大之問題，其反抗聲勢甚為壯大。

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日本軍已擊破了泰國，緬甸國境及緬甸國內之英軍及重慶之派遣軍，去年六月四日已戡定了緬甸全土。本年一月一日以巴莫氏為長官，設有行政府，而踏上新生的第一步。行政政府成立時，立即確立了舉國一致之政治體制。因此他克恩黨，新愛打黨之二大政黨遂合併，而組織了以巴莫氏為中心的巴莫·新愛打黨的新政黨。於是一國一黨之強有力的國民運動，便展開了。更在軍事方面，也實行組織了緬甸獨立義勇軍和緬甸防衛軍。又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東條首相，在議會中聲稱欲在本年中承認緬甸獨立。巴莫長官來日與日本朝野人士懇談，致謝日本的好意。同時他與日本對於下列獨立的條件，一再的作具體的協議和準備：

- 一、建國精神。二、國家構成。三、政治機構。四、日緬基本關係。五、軍事之協力。六、經濟的協力。

於是緬甸行政政府成立一年以來以一週年紀念日為期，實現了兀輝的獨立。新生國家緬甸之國內機構，完全採取主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制，組織了內閣，以巴莫氏為國家代表，兼任總理大臣，總攬諸般行政，樞密院是徵收租稅，決定預算，發行國債，締結條約之諮詢機關；國家代表擁有非常立法之行使權力。司法機關仍未變更，設置官吏任用委員會，會計檢查院，尚有國家代表直屬之最高軍事會議的設置。憲法是由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

茲錄新內閣閣僚名單如下：內閣總理 巴莫博士，內政部長烏巴滙英，外交部長達金奴，財政部長戴英莫，國防部長溫桑少將，稅務部長烏厄魯，司法部長烏戴因蒙，教育部長烏拉民，農務部長達金柳頓，商工部長烏密達金雷蒙，林務部長烏拉培，厚生宣傳部長烏塞英，協力部長烏通溫，土木復興部長達重龍博（內定）。

緬甸之獨立是由緬甸一千五百萬民衆之宿望和其精神而獲得的。其精神是在脫離了英國之羈絆，建立緬甸人之緬甸，亞洲人的亞洲，與日本協力，以道義為基礎，作為大東亞共榮圈之國家一員，而貢獻於新秩序之故。這與新中國建設意向和目的相同。緬甸國完成獨立與東亞諸民族凝結着對侵略國美英熾烈關爭精神，即同生共死的精神。友邦日本的努力犧牲，與給予中國的，是相同，所以應對日本的態度表示感謝和敬意。英國過去數十年間壓迫榨取緬甸，美國也會加以承認。緬甸獨立之反應必然對隣國印度有精神和政治的影響。印度獨立聯盟總裁鮑斯氏慶祝緬甸獨立時謂：「十九世紀印度自淪為英國之奴隸以後，英國利用為征併緬甸之根據地，現在緬甸已驅逐了英國，且向印度之英國勢力攻擊，並供給我們印度獨立國民軍之根據地。這種事實，使印度和亞洲，具有珍貴偉大之意義。今日仰光行政廳上空，飄揚着緬甸孔雀之國旗，印度德里之將來，不遠亦必升起印度之三色國旗……。」所以我們必須為近來的不久將成立的印度國，新生緬甸國的先進國，而作獨立國家完成的模範，和友邦日本相提攜，一致協力建設中國人之中國，亞洲人之亞洲！（完）

x x x x x x x x x x

中國青年讀書問題

周毓英

緣，以示不敢掠美。不過本文的責任，自然應該由我自己來負的。

一

六月四日晚上，周化人先生在康樂酒樓款宴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先生，並邀了上海大學，交通大學，聖約翰大學，大同大學的四位校長和去年同到日本當文學者代表的三位同伴作陪。化人先生以這個陣容來招待山本先生，真是很有意義，我個人得以參與盛宴，自更引為光榮。席間山本先生發表了多方面的真誠深刻的談話，使人萬分感奮。尤其山本先生問起：「中國青年喜歡讀什麼書？」各位大學校長都發表了很寶貴的意見。山本先生又說在中央大學講演時，看見那邊的學生身體不甚強壯，眼睛沒有神。又遊兆豐公園時看見有的青年攜了玲全集或啼笑因緣（？），引以為憂。

當時靜靜的聽受着大家的寶貴的意見，我自己自然也有一點意見，但恐擾亂談話的情緒，所以沒有發言，於是回寓把許多話歸納一下，提出來供作大家的研究資料。在未及正文以前先行敘明因

驟然聽到「中國青年喜歡讀什麼書」？這句問話，也許覺得很突兀很抽象，一時無從置答。但仔細想一想之後，覺得這問題似乎很複雜很重要，把他作為主要的青年問題來討論亦未嘗不可。

從歷史的見地來說，在科舉取士的時代，那時候中國青年埋首窗下所用的苦工，讀的是孔孟遺書，研究的是孔孟之道。八股文章裏返來復去的，決不能越出孔孟範圍的一步。除孔孟以外連諸子百家都是異端邪說了。在科舉制度之下，中國青年喜歡——不喜歡也得喜歡——讀孔孟遺書，將近二千年之久，在此二千年中，中國是退步抑是進步，我們都無從說起。不過孔孟之道維持了中國數千年的政治秩序，却是無法否認的。

等到十八世紀以後，歐西的資本主義勢力，向東方侵迫過來，東方各國便發

生動搖，政治秩序不能單靠孔孟之道來支持，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又作了中國的範本，於是中體西用堅甲利兵，風靡了朝野上下，最頑固的清庭也逼得挑選了優秀青年送到外國去留學。那時候讀了洋書可以中洋翰林，連皓首白髮的老先生也屈着舌頭讀英文，學聲光電化之學，青年人自然更不用說，死讀英文字典成為常事。在英美的侵略勢力下，在教會和洋行吃飯的人，在租界裏鬼混的人，至上至買辦教授，下至販夫走卒，也要學幾句「洋涇浜」，一來求實用，二來出風頭，那時候的中國青年喜歡讀什麼書，我們閉上眼睛想一想就知道了。

中國人提倡「洋務」，未能強國富民，到民八五四運動拚命西化，「賽先生」「德先生」捧成偶像，「孔家店」打倒了，十字架隨處可見，中國還是那樣渙散混亂貧弱，青年必然對現實表示不滿，而且必然要另求出路。這所謂另求出路，約可分三方面：一是傾向於文藝，醉心於戀愛神聖，大家捧着戀愛作品當做法寶，以此麻醉一下，刺激一下，縱使三角四角的戀愛小說不能當飯吃，當衣穿，但經過一番刺激與麻醉之後，也就好像心神有所歸託了。二是文言的「之乎者也」害苦了中國，於是相信的「嗚呢啊」的白話文一定可以救中國，大家心中如此想，事實也就如此做下去了。三是一批比較現實的青年，他們看着談情說愛沒有出息，新文藝鬧了許久雖不見是非，却也不見大成就，便由舊

文藝新文藝而轉向新思想，在新思想潮流展開的當兒，外國的什麼主張什麼道理都被搬到了中國來，其中勢力較大的有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時三民主義也被一般青年所傾信，於是大家便有傾心於社會科學的現象。當時青年的喜歡讀書，案頭或書架上沒有幾本流行的新文藝書籍或社會科學書籍，自己私下想想也會覺得是落伍了。

中國青年由喜歡讀新文藝書而轉向於讀社會科學書，這自然是一大進步。但奈當時的政治黑暗腐敗，青年對於現實終覺不滿，這中間就不免有走極端的動向，共產主義一天一天熱盛起來，共產主義雖然在政治上沒有什麼辦法，她却能回頭向文藝方面發展，一時「普羅文藝」便大出風頭，整個文壇為左翼所操縱，年老如魯迅，亦不免由反對而心服，變成左翼偶像，勢力之大，使統治者為之恐慌！

二

說中國青年自甘墮落，不想讀書，這實在是冤枉！說中國無書可讀，而指導者或統治者又干涉青年們的讀書，使青年們失了讀書的興趣，這倒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記得有好幾個軍閥，如孫傳芳，韓復榘，何健等人，都會下令強迫讀經，學校裏都要強行增添讀經一課。強迫青年讀不容易了解的經書，當然味同嚼蠟，越讀越討厭，甚至越讀越恨。說老實話，孔孟之道的四書五經，自是中國國家精神的傳統，但文字和現實的變

遷，要青年們讀原文是很困難的。政府如能另行編訂切實易解的孔孟之道發行出來，即使不下強迫讀經的命令，青年們也會自動的去讀。

又有許多教會學校，強迫學生讀聖經。雖然教會不能直接搬出槍砲來威壓學生，但在學校行政上不讀聖經不受洗禮的學生總要吃許多虧，反之，則必有小便宜可討。不過教會另有一種做法，派了牧師四出講道，把聖經中的道理生龍活虎似的講給大家聽，聽熱了的再去翻聖經研究，自然可以有一點興趣了。所以軍閥們的讀經令儘管下來，注意讀四書五經的青年終究很少，徒然惹起青年的反感；教會用各種巧妙方法宣傳聖經，那些吃洋飯的老頭子老太婆還能勉強看重聖經。同時牧師教人讀聖經，他們自己也還道貌岸然，把聖經頂在頭上；那些軍閥叫入「讀經」，他們却是把四書五經挑在槍尖上面，自己殺人不眨眼，要別人學仁義，豈非笑話？

數千年來的政府，爲着自己的權位，讀書問題總是管制得很嚴，自說自話的那樣必須讀，那樣不許讀，讀書不自由，當然倒胃口。殊不知青年總有好奇心，不許讀的書他偏要讀，我自己二十餘歲的時候就有一種經驗，那時候共產主義是絕對禁止的，收藏或讀這種書的人不殺頭也要監禁，我想如此嚴重，其中必有道理，於是鑽冰取火的去找這一類的書，到處託人情，費了不少的錢，才找到一本「共產主義ABC」。真是如獲至寶，爲了掩護和安全我又費了一筆

錢把牠夾訂在「鏡花緣」裏面。真是神不知，鬼不覺，我自己研讀了不算，還當大人情送別人讀，現在回想起來，讀我這本「鏡花緣」的不下三五百人。我自己又繼續研究了八九年，才發覺共產主義的錯誤，但另外的那些朋友們却白白遭了犧牲，至死還不知上的什麼當！

讀書不比練兵，是強逼不得的，越強逼，流弊越多。我對青年讀書問題，雖不主張取絕對的放任態度，但善意的指導態度，我認爲是必須的。譬如關於有價值的書，多派專家去整理發揚，指導研究，自然會造成風氣，用不着下強迫閱讀的命令，青年們也會自動去讀。又如關於禁書，也應該派定專家去專職研究，指出牠的錯誤和有害之處，市上雖可禁止發賣，圖書館却不妨收藏，讓好奇的人或研究的人有閱讀的機會，圖書館有專人負責指導，那時流弊便可以減少消滅了。

四

中國青年喜歡讀什麼書？到現在爲止，我的答復還是「他們喜歡讀禁書！」實在沒有辦法了，他們便讀「啼笑因緣」，讀「七俠五義」，讀三角四角的戀愛小說，至於讀「丁玲全集」的人，大家還認爲有出息的青年呢。中國爲什麼會造成這種現象，實在還是因爲無書可讀！無書可讀的原因，主要點自然在於出版界，但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不負一點責任。

出版界以賺錢爲目的，他們印書總想

不費一個錢的成本，於是他們拚命翻印舊書，舊書如四書五經諸子百家沒有人讀，却是那些明清小品淫怪小說，大家看得懂，紙貴洛陽。其次不要稿費或廉價稿費的新著作，只要投合讀者胃口，他們也印。爲了減輕成本，他們連校對員都不肯用一個，滿紙的錯字別字，一本書中的錯字往往上千上萬，青年們讀那些書，不知不覺的寫一封短信也會寫出三四個錯字。又不要稿費和廉價稿費的著作，這其中的情形更不堪設想了，閉着眼睛寫「性史」寫到第一百集，也不費力把共產主義或小品雜文炒冷飯，毫不費力，把身邊瑣事吹一吹，更不費錢，出版家印這些東西不費成本竟賺大錢，雞毛狗毛的作者却居然入於作家之林，可是青年們讀了這些東西有什麼用？所以當那次宴會席上，上海大學校長

趙正平先生首先答復山本先生的話：中國青年實在無書可讀，還不如教大家讀四書五經，讀論語孟子，這話我認爲確有至理。周化人先生說王陽明全集亦是寶貴可讀的書，山本先生說明此書在明治維新時代日本軍人讀了可以修養性情，的確幫助了日本的進步，中國的軍人和政治家尤其可以深讀！陽明先生主張知行合一，主張即知即行，現在的軍人和政治家不少口是心非，知行不能歸一，讀通了王陽明全集，這對於現實的進步的確有極大幫助！

五

說了半天，中國青年應該讀什麼書，

還是沒有講清楚。就是那次的宴會，大家隨便閒談，也沒有提到結論。其實當時也並不是特別要討論這個問題，在無數珍貴的意見中，我覺得這個青年讀書問題更爲重要，所以特地把她記下來，現在談到結論，當然還得由我補充上去。至於對與不對，當然也是我個人的責任，歡迎大家多多指教。

我想讀書無非是一種研究和求知的方式，初學的人，總是以讀書爲入門要道。但讀書也非容易，中國讀得起書的人不及十分之一二，讀不起書的人只好去當學徒，學一點苦經驗中求一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苦智識。有的學徒們立志向上，苦心孤詣偷閒讀書，後來得到極大成就的自然也很多，海上聞人如虞洽卿王雲五等都是苦學自修出來的。

讀書既是研究和求知的一種方式，但研究和求知又有何目的？比如中國的口頭禪「讀聖賢書，所學何事？」那目的顯然是要救世救人的。洋行商店小職員，拼命讀外國文，讀會計，學簿記，讀各種工商業常識的書，他們的目的就無非在學一點生活技能，幫助自己的職業。富家的公子哥兒小姐少奶奶，看跑狗看回力球太下流，打牌找搭子麻煩，於是搜羅些紅樓夢，啼笑因緣，金粉世家，以至於連環圖畫等等，像煞有介事的在讀書，他們的目的無非在消閒就是了。這些是各種不同的人，抱着各種不同的讀書目的。

我們現在談青年讀書的目的，則老實

可以分爲三項：第一是在幫助生活，例如讀有關職業修養生活智識的書；第二是充實生實，例如讀宗教經典文藝著作的書；第三則由救自己而更入於救別的目的，那就要讀研究社會關係的政治經濟的思想一類的書。中國目前關於這三項目的的書籍，真是太少了。其中第一項的職業修養生活智識，也許還可以找到幾本；第二項的宗教經典文藝著作，宗教經典只能去讀原文，文藝著作却實在沒有合於時代性的，可說越讀越苦悶；第三項的社會思想書籍，可憐至今還不可得，讀三民主義還須加一番融通解釋，苦心思索，讀其他的社會思想書籍要抱三分五分甚至八分的懷疑態度，否則必至一失足成千古恨。中國青年爲思想而犧牲的，三十年來總數不下三百萬人，統治者的殘酷無情固然可恨，但青年們的讀了任何書籍便會相信，不加異疑深究，實在也是一種遺憾！不過話又說回來，統治者的防範青年，甚於防川，嚴苛到使青年絕無懷疑研究的餘地，逼得青年捧着白頭豬當寶貝，掘了陷阱叫青年跌進去，實是時代的罪魁禍首。

天下原無絕對不可讀的書，我自己是連「推背圖」「燒餅歌」也讀過三遍的。當然，青年們如也能無書不讀，大家都能博古通今，就用不着我們來討論什麼讀書問題。實在當今的書籍太多太雜，而生活的逼迫又使多數的青年無心讀書，勉強讀時總是偏於找刺激。以找刺激的態度來讀書，自然非淫即盜，最少也得幽默諷刺，這樣就決不會有好結果了。我們的目的如在救己救人，那末當然第一步要談職業修養生活智識一類的書，以加厚自身的生活技能；第二步讀各種政治經濟的基本學識的書籍，實地明瞭社會關係；然後可以再進一步研究社會制度和政治活動，以至於提出改革改造的主張。可是許多青年——或不一定限於青年——自己的基礎還沒有立好，便要談改革社會，改造社會，自然只好抄書上的老調，或拾人牙慧，結果大上其當了。

尤其關於政治經濟的學問，因爲世界變化太快，不單中國一時不能有那樣完備的書，就是外國也不一定有，實際制度那樣複雜，各國不同，過去的歷史也很長，我們真只有自己的頭腦當做一部大書，把過去的歷史盡量記憶吸收進去，對現在各種實際情況亦嚴密觀察，時時刻刻加添進去，那才能有一整個的瞭解與把握。青年們要到那樣的程度，除了讀各種基本的書籍以外，日常的閱讀各種報紙雜誌，實在是更急要的，新的理論與新的現實，必定先發表在報紙雜誌上面，再經過若干時日才能變爲專著的單行本。譬如關於大東亞建設的理論，關於世界政治經濟新體制的理論，事實早已展開，着着進行，但理論却只有片段的局部的見之於報紙雜誌，我們只有及早到報紙雜誌上去吸取。我們如要等待完備的著作印出來再去讀，那時候實際早已完成，即使能夠了解也太遲了。

東亞藹藹入黎明 電波綿綿與日興

本公司專營華中電報及電話事業

電報：通達大東亞各埠及華中各埠
 電話：長途電話通達華中各埠及華北各埠
 東亞電報通達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與日本內地各埠
 及朝鮮京城釜山滿洲國（新京、奉天、大連、甘井子）
 全已通達

華中電氣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京路一六〇號 電話(〇二) 八四五〇一

傳影電報：華中與日本間舉凡照相、圖案、文書等皆可傳遞（欲知詳情請向電報局或電話局接洽）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

4 武克

三 民兵

「農民老哥」(共軍的稱謂)既無政治思想，又缺戰鬥意識，技術更等於零。他們一心一意的傾注專力於「治家，過日子」，心裏想的，口裏講的，全是「收成」「家境」。他們只圖目前的過活，「國家的前途」，「未來的社會」，一概不在其列。心目中唯一的要求是天下太平。宇宙裏佛殿脊上的「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是他們最高的理想，「田苗茂盛，人口太平」；「五穀豐登，六畜平安」這些對聯是他們衷心願望的具體表現。頻年的兵災匪禍剝奪了他們的幸福，有的竟至於「人亡財散」。對於戰爭，他們不僅是厭惡並且是仇恨。共產黨和他的軍隊在老百姓印象中依然是共匪，民國十七——二〇年甚於流寇的焚掠，在回憶之中常使他們毛骨悚然。現在共軍雖然改用政治手腕，施行懷柔政策，但慘痛的經驗永不能忘懷，大家總是「敬而遠之」的視如蛇蝎。他們怕兵、恨兵，自己根本不願意當兵，尤其是嘗過他的辣味的共軍，更只有驚懼與恐怖。「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這種傳統的觀念統治了他們的思想。

「民兵」，這在他們是陰暗的象徵。當民兵是被迫的，在抗拒、逃避無效以後仍是心有所不甘的。這是屈辱。不是同一陣綫的同志；相反的，是變形的俘虜。政治思想沒有，戰鬥意識沒有。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意識，是但求「太平無事」。至於技能，種田是家常便飯，鎗械則向來很少親近。就連裝子彈都不會，「放槍」都不敢，其他的更不必談了。不過，有一點我們是不能忽略的，「民兵」常能壯「聲勢」，長威風，給予共軍精神上以莫大的鼓勵，並使對方感受威脅而氣餒胆怯。這雖僅是一種精神作用，有時却可能生極大的效能。還有傳遞消息，也常能敗露我軍的行藏，使共軍得以有所準備。

中共軍內幕分析

二 兵力

共軍實在的兵力，到今天還是一個謎，不會有過確實的統計。由於他們行蹤的詭秘，調查起來確實困難。不過，從他生成的歷史，發展的經過，編組情形，以及各戰場戰鬥中實力的現露，也不難推算一個概數。

一 主力部隊

共軍初到陝西時，併合了劉子丹徐海東的部隊，總數不足六萬人。後來改編為八路軍進入山西，就有着蓬勃的發展，數量方面迅速的增高。在一年之內，即已達到十萬的數目。(包含所有的外圍部隊在內)此後復又在原有的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個正規師之外，增設一二二、一三七兩個準備師，並於「冀察晉軍區」之下編成六個獨立師，「陝甘寧軍區」又有留守兵團。這期間，是共軍的黃金時代，乘着中日戰爭的機會，在各戰區擴張勢力。在「抗日」的幌子下，極力避免犧牲、損失，以保存實力，吸收游兵散勇。一面大量收編崩潰散的「中央軍」，同時隨地收繳民槍。於是共軍的兵員數額，就呈現着一種飛躍的發展。止於二十八年年底，十八集團軍計有正規師三師，約八萬人(每師自二萬五千至三萬人)；準備師兩萬，約四萬人；六個獨立師，約十一萬人；陝北留守兵團約三萬人。總計在二十六萬左右，比起初改編時擴張了四倍半。可是，好景不常，隨着華北局面的明朗化，好許多地方已沒有了「中央軍」

，山西的地方軍也所剩不多，民間鎗枝又業已搜括一空，擴展的客觀條件是消失了；跟後日軍在五台山區，在太行山區，沿平漢路，沿同蒲路，展開了猛烈的掃蕩戰。在奇襲下，在包圍中，不容迴避，無從逃遁，共軍遭到重大的創傷。只有損失，沒有接濟，共軍所保有的兵員數額就在迭次的損傷之中降落了。現在十八集團軍有着三個軍——八路軍、十二路軍、二十九路軍(?)，共計九個師，約二十萬的主力，分散在陝西山西河北山東以及豫熱察等省邊境。新四軍在南昌集中時僅四五千人，開到皖南的當年還未能超過八千人。後來「挺進」到長江下游京滬鐵路沿線，收容了中央軍西撤時遺留下來的游兵散勇，搜羅了當時潰兵拋棄的槍彈，把四個支隊都擴充到萬人左右。雖然皖南事變曾有萬以上的犧牲，曹甸之役損傷亦將近萬，但當侵入蘇北初期半年內所收獲的已足以補償。就陳毅代理軍長的佈告中「率領大江南北九萬健兒」一語加以思攷，假設正規主力與地方兵團的比為二與一，則主力以佔總數三分之二計，六萬大概是一個近似的數目。當時新四軍共編為七個師，內六、七兩師(即原二、三兩支隊)皖南一擊已潰不成軍，姑作一個師計算，則每師一萬人(即每團千人)的估計，尚不至有太大的出入。現時新四軍的編制是九個師。內中一、二兩師最為充實，然而每團也只有千二百人至千六百人，全師在一萬二千人上下。七師原氣未復，八、九兩師新創

，內容自然較差，各約七八千人或僅五六千人。綜計全軍兵力，在八萬左右，決不會超出十萬的。(內中三、四兩師由十八集團軍南進縱隊改編而來。)

共軍主力兵力概況表

類別	十八集團軍		新四軍	
	基幹	普通	基幹	普通
軍	二〇〇、〇〇〇人	八〇、〇〇〇		
師	30000	25000	20000	15000
旅	4000	3000	2500	2000
團	300	250	200	150
營	50	30	12	20
連	20	20	20	12
排	8	8	8	8
班	10	10	10	10

二 地方兵團

這一方面的數目最難捉摸，原因在於時常的改編、併編。今日的所謂「正規軍」也許「昨天」還是地方部隊。地方兵團原本擁有極大的數目，但這些數字是在多次的「編」而又「編」的情況之下逐漸的減縮了，消失了真實性。除

「江南」「蘇中」「淮海」(即原「鹽

靖的兄弟們，(侵入蘇北後方始加入的)也把通海鹽阜地區新加入的稱爲「新同志」，「儼然以「舊人」自居了。這許多「舊人」就是各縣的警衛團補充上去的。就目前而論，每縣有一個獨立團或警衛團，人數約自二、三百名到五、六百名。分區司令部有直屬獨立團，自五、六百人至七、八百人。軍區則另有各種縱隊、總隊的組織，如「聯抗」「挺進」縱隊等。縱隊的編制同於旅級，但事實上全縱隊只有千數百人。僅就蘇中軍區而論，共有四個分區：一分區轄境爲江都、高郵、寶應、揚中，二分區是東台、泰東、台北、興化，三分區有如皋、泰縣、泰興、靖江，四分區包含如皋、南通、海門、啓東、崇明，總數達十七縣之多。各縣獨立團(連區游擊隊在內)平均以五百人計算，則十七縣估計得

八千五百人。四個分區司令部各直屬一

個獨立團，(及其他各隊)各作六百

阜、軍、區」之擴大)「皖、鄂」(又名大別山軍區)「皖、豫」(魯南)(又名沂、蒙軍區)「冀中」(晉、冀、豫、)(又名太行軍區)「冀、察、晉、」(又名五台軍區)「冀、熱」(又名長城軍區)「晉西北」「陝甘寧」「淮南」(即路東軍區之擴大)等軍區。就中以「陝、甘、寧」「冀、察、晉」「蘇中」「淮南」四軍區轄境最廣，統治力亦較爲堅強。所屬地方團隊之數額，由共軍江潮報所載推算，陝北、五台、各在二萬名以上，蘇中、淮南、亦有

一萬二至五千之間。其他各軍區平均不足萬人。依此計算，則所有地方團隊約在十六萬人上下。此外關外尚有「東北人民抗日聯軍」，總數約二十萬員名，內有六萬人左右爲楊選宇領導下的赤色部隊，直接與蕭克之「冀熱軍區」取得聯系，因不在共軍正規軍番號之內，亦可作爲共軍之地方兵團列入數額之內。故正規軍外之各部隊，連同外圍者在內，總數爲二十萬至二十二萬。

共軍地方兵團兵力概況表

總計	軍聯北東	區軍	區分	縣	區	別			
						部	本	強	中
220000		1600	600	200	50	500	800	600	300
180000		20000	4000	800	20	600	300	2000	8000
200000	60000	15000	3000	600	30	500	2600	12000	80000
		8000	2000	300	平均	500	2600	12000	60000

據庸報載稱：「陝、甘、寧」邊區爲參加抗戰，正實行總動員：(一)首先規定邊區全區成年青年男女，盡皆有武裝保衛國家與邊區的義務與權利。其結果，參加人員已達二十二萬四千餘人。此外尚有少年先鋒隊，人員達二萬八千人，隨時參戰之進備業已就緒。(二)在兵役動員中，有三萬餘壯丁已開往前線，少年先鋒隊八千人亦已參加抗戰。(三)剿匪除奸方面亦深加注意。於七百餘萬組員擔當偵察警戒與宣傳。我們對於這種資料加以一番研究，可以指出其中所謂「開往前線」的壯丁以及參加「抗戰」的少年先鋒隊，是真正業已動員起來的民衆，經過「民兵」的階段走向「主力」。至於十萬除奸組員與二十萬四千餘人的參加自衛軍，那僅具有形式上的數字意義，只有二萬八千餘人的業已準備就緒的少年先鋒隊，大概就是具有行動性能的民兵。陝北的總人口數是二百萬，我們得注視到這兩者之間

共軍主力部隊裝備概況表

種類	部別		迫擊砲	重機槍	輕機槍	步槍	短槍	擲彈筒	地雷	手榴彈	電台	馬匹	土工具
	團	營											
		團	2	4	30—80	800—1600—2000	10—40		(自造)		小型		
		營		(二)								2—5	
		連					2—5	(一—二)					5—20
		排			1—2								
		班			(一)	8—12—20							
		戰士				1				2—4			

的比額。
 其次就蘇中軍區而論，各鄉分批抽調的壯丁自四、五十名至百名以上。而實地服務的「盤查哨」「十家更」則以保為單位，常川有着五人至十人，站在工作崗位。鄉所屬保的數目，最少的六保，(普通規定十保)有時大鄉常達十六至十八保。但共軍是把這種大鄉劃分開

來的，所以平均多在八至十保之間。抽調的與輪值的，數目是相近的。這近似

數即每鄉八十人的折中數字，也就是真實能動員的民兵數額。「蘇中軍區」共有十七縣，「淮海軍區」則十縣不足，而「陝甘寧邊」却擁有二十三縣之多。當然，這些縣都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除去陝北外可算沒有一個是完整的

縣。各縣分區，自六個區到十五區，而以八至十區最普遍。共軍是儘量縮小行政區域以加強統制的，所以不但一個縣分劃成幾個區，並且區也小了，只有六個鄉到十五個鄉。(戰前是二至四十)我們現在姑作每鄉的民兵以八十人計算，平均每軍區十二縣，縣屬八個區，區各有十鄉(鎮)，則民兵的總數是七萬六千八百名。即每區八百，全縣六千四百人的平均數。這所講的抽調與服務都是輪流的，所以總動員的數額當不止於此。假設船值是三天一週轉，(鄉間習俗，三分法是通則)又如抽調是一個月一期，(蘇中區如此)則自農曆十二月

初到二月底的農隙，也正好有第三批人受訓。依此類推，全體總動員的數額是：一鄉二百四十人，每區二千四百，全縣一萬九千二百，軍區總數是二十三萬又四百人。這一個概數，與「陝甘寧」邊軍區所發表的數字頗為接近，因此我們很可以據此推測各個軍區可能抽徵的壯丁(補充主力兵團及地方部隊)以及實際動員的民兵，其總數當在七萬六千八百名的限度以內，而三萬的「出征」與二萬八千「準備就緒」的數字，正好是具體的實數，「抽徵」的頂額與現役「民兵。」

依照上列各項估計，共軍主力不足三

共軍後方兵團裝備概況表

種類	部別		手榴彈	短槍	步槍	輕機槍	重機槍	電台	馬匹	土工具
	團	營								
		團		50—80	200—500	六—二二	二—四	小型一	三—五	
		營								
		連			20—80	一—三				
		排								
		班			5—10					
		戰士	四—六		1					
		備攻	隨時補充							

十萬，地方兵團約二十二萬，合計戰鬥兵員約有五十二萬。內中老八路的八萬以及新四軍一、二、四、六師約四萬人，這十二萬人的戰鬥力最強，是共軍的中堅、骨幹。可能補充的預備兵力是四十二萬，（每軍區平均三萬，以十四軍區計）能動員的民兵近四十萬，（每軍區照二萬八千人推算）則其總兵力是一百一十二萬員名。現在，將來，已有的，後續的，前前後後，通通在內。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然而又是一個空間之連續存在的數字，不能表現於同

共軍民兵人數統計表

類	別	鄉	區	縣	區分	區軍	計合
抽	訓人	100	800 1000	6400 8000	25000 32000	96000	1344000
服	役人	80	640 800	5200 6400	20800 25600	76800	1075200
補	充兵	32	320	2500	10000	30000	420000
在	役民	30	280	2250	9000	28000	400000
統	計數	240	2400	19200	76000	230400	3225600

一時間之內。

三 裝備

武器、彈藥在接濟斷絕的情況之下，是顯得異樣的缺乏。被服、裝具，在重重封鎖之下遮斷了來源，也就破爛不堪。總之，在這方面一切是窮困。沒有一個師（或僅是一個團）能完成近代的裝備，除了單純的殘缺的武器之外便一無所有。「機械」是與他們無緣，僅有人力——勞力的運用。甚至那殘缺的、破爛的，也不敷分配。

一 主力兵團

步鎗、輕機槍是主要的武器。每班有八至十支步鎗，（全團約八百左右，也有超過一千的）輕機槍或自動步鎗一挺。但除了基幹團則多數是每排才有一至二挺。（每團自三十至八十挺不等）充實的團，各營都有兩挺重機槍，自成一排；在團部另備四挺重機槍並配以迫擊砲兩門，編為機砲連。有些連是特有擲彈筒的，但這僅是少數的例外。各師以及軍司令部，間也偶然有平射步兵砲，可是却沒有砲彈。再以上的重兵器就沒有。各地戰鬥中並未發現）每一個兵總有二至四枚土造木柄手榴彈，（中、小型配合）消耗了可隨時補發。團部裏有時却也備有地雷，因係自造，信管不良，很少效力。步鎗以「中正式」「三八式」（即村田式）最為珍貴，約占五分之一強；「廣東造」（上海兵工廠造）「奉天造」（東北瀋陽兵工廠造）「湖北造」（漢陽兵工廠造）次之，但數最多，占有五分之二以上；此外的一

切雜鎗與「土造」，合占有五分之一的數目。這些槍，都僅附有四至五十發子彈，並且限制了「使用基數」是三至五發，最慘烈的戰鬥也不能超過十發。因為用了沒有補充。而這所有的子彈，大半是土造的，（收集彈壳重行裝填）「啞

共軍兵力統計表

類	別	八路軍		新四軍		東	聯	地方	民	兵	總
		合計	基幹	合計	基幹						
人	數	二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〇	四二〇、〇〇〇	一、二二〇、〇〇〇

火」過多，使用起來是怪惹人煩惱的。所以配彈數得來個八折或竟祇有六成是有用的。輕機槍與自動步鎗以本國造的最多，這因為他們多數得自「中央軍」以及各省、縣保安團隊，就中「捷克式」與「馬克沁」式最多，基幹團則備有少數「船盤式」輕機槍，據說是蘇聯出品。但，同樣的，一式是光桿兒一根鎗

，備有預備鎗管的幾乎沒有。附屬彈藥自二百發至四百發，都是精選的「客貨」。使用基數是五十發，最大限度不得超過一百發。彈夾各備有二至四發，但沒有壓彈機，裝子彈得用人工一顆一顆的壓下去。重機槍「水冷式」最多，「氣冷式」偶而也有。也是本國造的，「馬克沁」與「三十節」式的其數相若。零件箱是沒有的，備有副槍管的亦不常見，就連子彈帶也是不甚充分。配屬的子彈數自四百至八百發，隨伴護鎗兵的彈藥有時需交出使用。非有特殊任務受有特別命令，基數數目是一百發，在戰鬪猛烈或戰役延長的場合，得增加到二百發以下。前記各項彈藥使用基數，低限度是射擊手的發射基數數目，而最大限制須受有主管長官的命令。基數以外的使用，惟最高指揮官能以命令指示。

二 地方部隊

其他方面，以連為單位備有十字鎗、圓鋸（月鏟）等土工器具。營級以上則有馬匹。各團級以上並備小型無線電台。（五瓦以下）帳幕在他們是不需要的，所以也就沒有。還有一點得特別提出的，就是短鎗的集中。連級幹部以上各備有手槍（駁壳鎗），團部以上各有十八以上的全備手槍的偵察班及着便衣的短鎗隊（特務隊）。其備有的子彈數是二十至三十發。一些精良的槍枝不多全歸之於主力，剩下來的雜槍與土造則留於地方。「廣東造」是上承的步鎗，「中正式」只有幹部的衛從才有。每根槍僅有二，三十

友 文

發子彈，有的甚至到十發左右。每連有輕機槍或自動步槍二，三挺，各附彈藥二百發上下。團部偶而也附有重機槍二至四挺，配屬約四百發的彈藥。當然，這全是次等貨色。彈藥使用基教有着極苛極的限制，步槍三至五發，輕機槍一彈夾。(二十五發至三十發)非被包圍，不得作持久戰鬥，(一刻鐘至一小時)因而也就沒有理由使用過量的彈藥。但在手榴彈，則每人有四枚以上，並且是措定作為主要火器，可以隨時補充。(尤其是區游擊隊)

沒有土工器具，需用時就向當地民衆借用農具代替。團部有馬匹，數約三至五正。有電台，沒有電話機。醫藥，衛生方面，有後方醫院，隱匿於民間，同時也是主力的野戰醫院。隨軍則僅有手提藥箱，以及幾具担架。藥品及器具均很缺乏，因此每不能收有效果而增高死亡率。(由於重傷不治)

各團均有五至八十(有時達到百數)枝短槍，除去幹部及衛士使用外，集中編為特務隊——短槍隊，專從事於特種活動，介於軍事「除奸」反政治「保衛」之間。各有十至二十發彈藥，並附手榴彈。

三 民兵

所有的火器全部集中到部隊裏去了，民間僅剩下土槍。(打鳥的)還有便是共軍發給他們的手榴彈，和不中用的破槍。每一鄉，常有一，二十顆小型木柄手榴彈以及一兩支破爛無用的廢槍，兩三粒子彈。土槍比較多，從三、五根到

各鄉民兵武器概況表

級 等	甲 級	乙 級	丙 級
種類	破槍 土(鳥)槍 手榴彈	梭槍 鈎鎌槍 紅纓槍 大刀	鋤頭 釘耙 鐵叉 鐵刀
數量	一—三 三一—一〇 一〇—二〇	約一〇〇具	人各一具

十多枝。主要的是梭槍，紅纓槍，鈎鎌槍，大刀，各鄉平均在百具左右，即每保各約有十具。一般的民衆，則僅有用一些農具來湊熱鬧，手執鋤頭，釘耙，鐵叉，(雙齒，長柄)鎌刀，跟在後面吶喊助威。還有，便是形形色色的旗幟，紅紅綠綠的標語小旗。所以，談到裝備，主力兵團還不失為衣冠整齊的小康之家，(雖然並不華麗)地方部隊則是在飢寒交迫中的貧民，民兵就直等於「叫化子」之流了。民兵本不是戰鬥人員，他們搖旗吶喊的小嘍囉，正如京戲中「跑龍套」的。他們什麼都沒有，沒有「保障」，是可憐的一羣「犧牲者」。世界上那有沒武器的兵呢？除了「浩浩蕩蕩」的聲勢之外，又有什麼意義呢？嗚呼！此之謂武裝羣衆！

上海銀行

本 店 上海海寧路 電話四六二〇四

北四川路支店 上海靶子路 電話四四二一〇

楊樹浦路支店 上海東百老匯路 電話五二六三一

大馬路支店 上海四川路三三號 (期鮮銀行跡) 電話一三一五〇

南京支店 南京中山東路 電話二二二九〇

定海出張所 定海西大街 電話一

婦科靈藥

主治效能

- 子宮病
- 希斯利亞
- 產前產後
- 腹痛
- 經期不調
- 月經前後
- 四肢麻痺
- 浮腫
- 逆經
- 經期不準
- 氣喘



中將湯



巴里島



離莎芭田娘舞的名有島里巴(一)



冠舞的麗美的上頭人舞女男在戴看請(二)



手歌的着唱在正，中律旋的舞手在(三)



娘舞的展招枝花得扮打(四)



奏伴的器樂「耶美佳」的名有界世(五)

在爪哇的東部，有一個叫做巴里的小島，那是有名的『世外桃源』。島上居民，大都是中古時代為回教徒所追迫，而從爪哇逃來者的子孫。他們有着充分的彫刻，繪畫，以及其他的各種藝術天才，尤其對於舞蹈，音樂，祭祀等更具有特殊愛好和興趣，幾幾乎就是他們生活的全部。
為了侍奉神而熱烈的舞蹈，好像沒有再比這個使他們看得更重要的了。誠如文字所形容的，這是世上的幸福的樂園——夢一樣的『歌舞之島』。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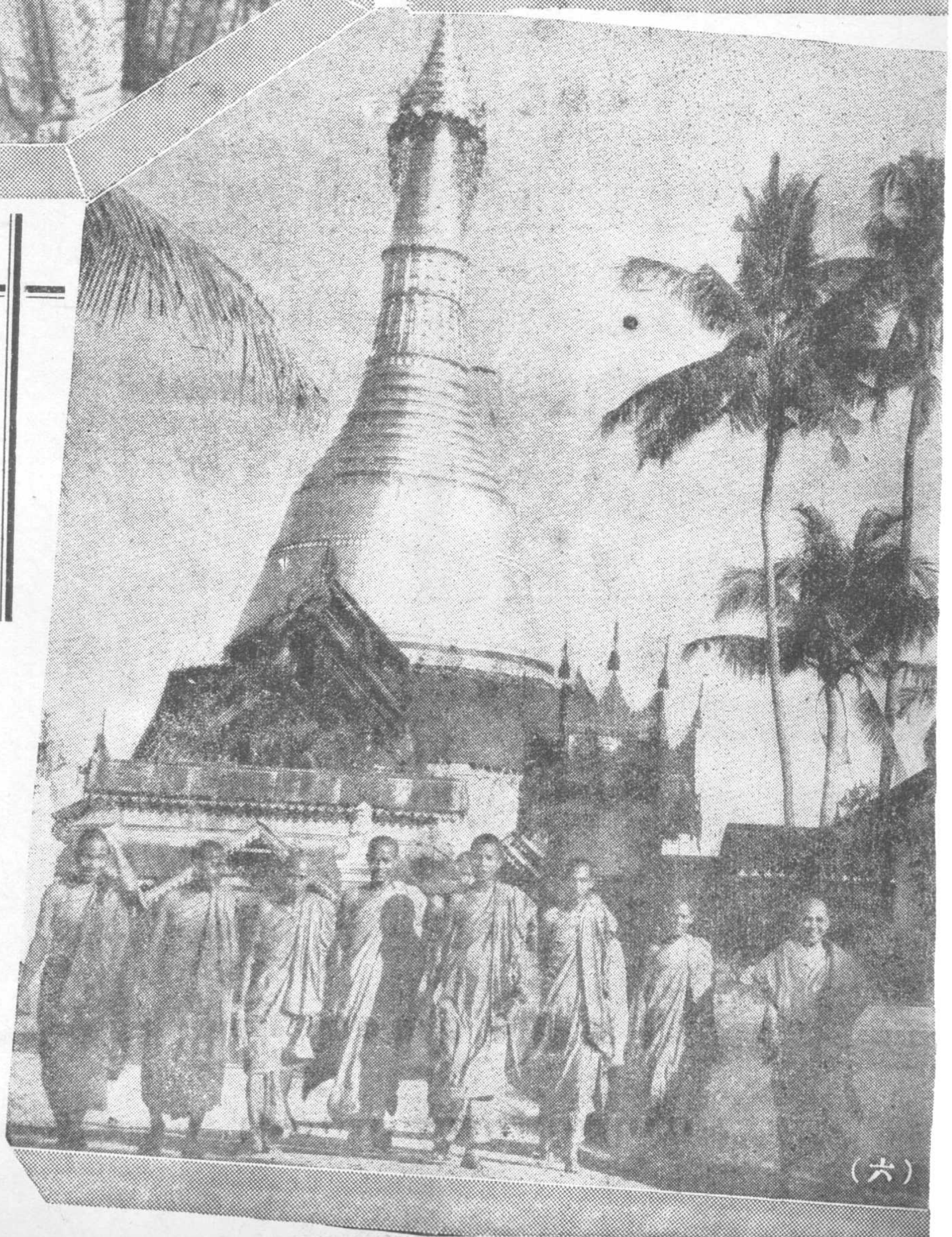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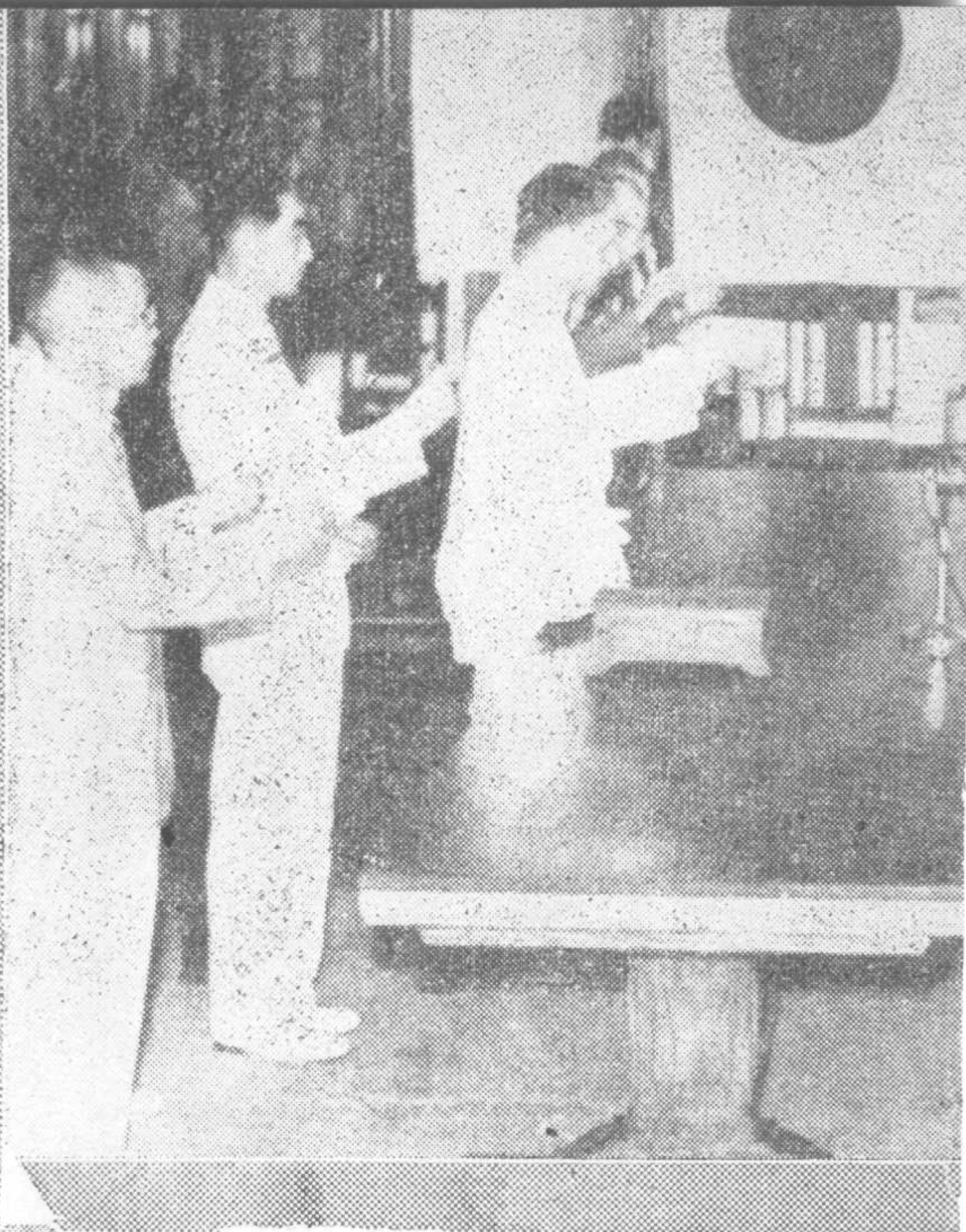
(五)



(四)



(三)



(六)

祝 慶 立 獨 甸 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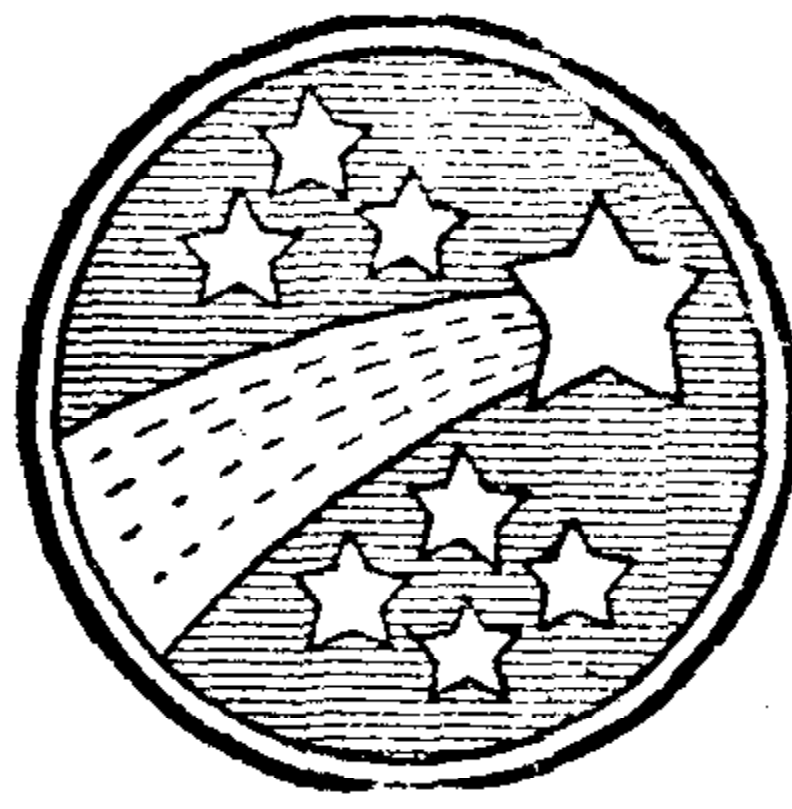
說

明

- (一) 緬甸國家代表巴莫氏之宣誓式。
- (二) 日緬同盟成立調印式終了互祝乾杯。
- (三) 巴莫國家代表(右)澤田日駐緬大使(左)。
- (四) 家族相送巴莫氏赴往宣誓儀式。
- (五) 熱烈歡祝的緬甸大祭。
- (六) 堅毅不拔的緬甸國境！新生緬甸國防軍之兵營門前。

佛國之緬甸，壯麗的寺塔和僧侶。

可美德牌



藥界權威

全化膿性疾患

抹殺淋
MU SO LIN

尿道疾患特效良藥。

新苟膿斯他跟
NEO GONO STAA GEN

尿道殺菌一切特效之注射液。

阿片嗎啡中毒治療劑

安其毛心
AN TI MO HIN

阿片、嗎啡、海洛因、巴拿那兒、笨得本等
麻醉藥之中毒患者最佳良藥。

男性賀爾蒙劑

丁斯體隆
TE S TI NON

男子的一般衰老及發育期內各種障礙奏效。

維他命製劑

維他命 B1
VI TA MIN

惟一準確國際單位維他命B1注射液而因維他命
B1缺乏而起之諸症奏效極迅速確實。

嘉米增
THIA MI DIN

維他命 B1 結晶片及胃腸弛緩，疲勞，食慾不
振奏效。

皮造路
PI SO L

各型脚氣卓效最佳之內服藥。

上海福州路89號 黑田製藥株式會社

寄中國姐妹們

阿部靜枝

仲夏的太陽，放着耀目的光輝；檣，桐，櫻，柳，銀杏等樹木，已茂盛地造成了一片深綠的濃蔭，進入了等待爽涼底海風來臨的季節。在這樣的情緒之中，我既然想貴國一定有着敘述這風趣幽雅的诗詞。而悠悠然江河的清流貫注着大陸的畫面，又浮上了我的心頭。

在早晚的新聞上，差不多每天都登載着貴國的消息。今天的朝刊上也同樣地登載着共榮圈指導者 汪精衛先生的家庭團聚照片，從房間內的佈置，一直到家族人物都呈露着親愛的感情。我想：妳們如果看到或聽到了日本家庭情形時候，也許同樣有着依依不捨之感吧！

日本人的房間內，正面掛着立軸，在立軸上寫着貴國詩人所做的詩，髻鬚着赤壁，峨眉，岳陽樓的風趣情懷。上面有扁額，寫着孔孟的格言。壁櫺內的花，也許這是貴國庭園，山野間所能見到的吧！吃的東西也和貴國很相像，在元明交

正該相互協力。日本的有理智的女性們，現在是如何熱烈地希望着，能夠和妳們緊緊地握起手來。

通頻繁的時候，豆腐，粉麵，餛飩的製法傳入了日本，到現在還是我們的主要食品。日本在貴國傳來的一切中間，譬如隱元（日本豆名）那樣，用着當時傳來時的人名，作着我們的菜蔬，染上了古來厚朴的傳統精神和生活色彩。反之，我想貴國也有着從日本傳入而後塗上了貴國色彩的事物吧！

這樣，中日兩國互相攝取着身心的食糧，一直到了今日，不但有着同樣底文字和心情，更有着一致的方向。既然如此，那麼，我在這裏對於古來有着深交的貴國女性，親愛的隣邦友人，可以溫存地叫一聲姊妹吧！同時更不能不作如此稱呼。

記得日本的武士，會對他們的子孫說：「如果要想折斷一張弓，那是很容易的，反之，要是兩張弓併在一起去折，那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它有着兩倍以上力量，所以，兄弟們團結起來！」等話，現在我們中日兩國的姊妹們，也

力着想構成美國社會的一部，可是美國絲毫也沒有給他們酬報。所以如此，實在因為對他們有着偏見和差別待遇。」同時自認自國是亞細亞的離反者，表示無意義的武力戰爭結果不外是絕望。本來，這是當然的事。

侮辱妳們的國家，也就是侮辱了東洋全體的國家和民族，貴國是尊天崇祖的國家，可是他們的行為沾污了天帝祖先的事業，我們看着這一輩黏附在地域廣闊，物資豐富的國家，作着掠奪租界，佔據港灣，飽逞私慾，應對無禮等勾當的英美，同時，我們知道你們一定相當苦痛着吧！我們已憂鬱了好久，爲了飲着屈辱的苦汁，可是，單獨的悲憤和反抗，祇好似螳螂的雙臂，不能應付外

界重大的壓力，因此，愛國之士和純情的女性，耐不住這精神的苦楚，抱起了瞑目出世和空虛無爲的思想。

現在，已到張開了眼，觀察現實的時節，過去，抱着清靜，把愛和孤獨主義的人們，已不是空有形式的螳螂的斧鉞，我們把這許多人的力量作爲推進力，已復興了亞細亞。被蒙蔽了的東洋精神發出了耀目的光輝，建設起來了頹於潰滅的

民族生活。可是爲了要保持東洋的生命，明確事實的真相，那麼在這裏更非把英美擊滅不可。中國和日本已宣誓着「同生共死」，中國更敢然地對英美揭示了宣戰布告。這樣，接着收還了租界，擴張了和平地區，厚朴的民衆們，似乎已在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

目下，日本的女性很希望能和貴國的女性攜起手來，這樣，東洋其他民族一定會追蹤着我們，加入我們的陣營，弓的力量，便這樣地也會加強了起來。

我們可以相信，前途決沒有恐慌，只要我們肯向前。不過在背後我們更應該知道有着難以形容的苦悶和悲哀。處在三島的日本，雖然一心一意底在向國防建設挺身。可是，貴國的一部，還在抗戰地區，陷在戰渦之中，呻吟在重徵苛稅裏，夫婦父女遭遇着生離死別的苦痛底運命，同時在你們中間更有着峨眉低顰，含恨飲泣的女性姿態。從人種上看來，什麼是日本或中國，很難加以區別，可是到現在還繼續戰爭着，這究竟是甚麼緣故呢？互相都有勇敢的精神，所以作着戰爭嗎？可是在兩相對面的時候，和俘虜談話的時候，尤其在

現在，已到張開了眼，觀察現實的時節，過去，抱着清靜，把愛和孤獨主義的人們，已不是空有形式的螳螂的斧鉞，我們把這許多人的力量作爲推進力，已復興了亞細亞。被蒙蔽了的東洋精神發出了耀目的光輝，建設起來了頹於潰滅的

埋葬死體的時候，便不由人不浮上了骨肉之親，或其他朋友的面影，相互間的表情既然如此，可是爲什麼仍舊繼續着戰爭呢？

把東洋的傳統，表現在純潔的身體的女性們，快徹底地觀察一下事態，透視那英美的奸計，來建設東亞的和平吧！把重慶政府打倒，全國的領土都是國民政府的勢力。在偉大的

友 文

和平之神的前面，拋棄從來由小疵而發生的摩擦，以及個人的怨仇。從今日開始虛心坦白地踏上這一步吧！如果把今日

的時機再失掉，那也許會造成百年長恨的結果。反之，如果我們兩個國家的力量能夠結合起來，那無疑的，能夠迅速地戰敗敵國，完成和平。

親愛的中國女性們，妳們對於日本的女性們，有些什麼要求嗎？我們永遠用着至誠和力量，在準備着答覆的。

目前，日本的女性，用着怎樣的心情和姿態在生活着呢？在這裏簡單地報告一些。

府，在這裏面也有着婦人代表，她把婦人們爲了國家願意做一些有益於國家的工作的意思傳達給了政府。本來，有許多

不驕傲，也無粗暴的傾向。在工場上磨練着婦德。凝結各自的誠意，營着圓滑的社會生活

着的江河，克服了所有的苦惱。油然地使我想到了父祖子孫

在勞動者中間，有着人家的妻子和母親，她們在治家以外

人早就在勞動着，這裏是向政府披瀝了直接或間接的從事建設共榮圈的熱情，要求把女子

純真則愈想做一些美麗的事業，他們因爲知道勞動有着其他

規模雖然不很大，可是這海邊的遠眺，却鎮靜了汗流浹背

這裏用隣保互助精神，能夠把不可能的事化成可能，暗鬱的

令的預備軍們，所以能努力於預備編成的緣故。

這是一刻不專心一意地工作。沒有疲勞，只有事業，她們誇揚

中，我更聽着東洋古來的傳說，和文字的考證。

從這家到那家，都是開着樹木編成的沒有鎖的門，在園

在軍需工場方面，正確而勇敢的

我訪問了一個海傍村落中的修養會場，和女子產業戰士過

的空氣吧，夜間也打開了所有的窗戶，皎潔的月光，照在我們

她們的心地，像花一樣美麗，毫無懷疑地互相用着真心在幫

加着工作，增高了能率。代替着出征在前線的男子的工作。

這是一輩女性們，常常會合在一起講着親愛的貴國女性。在

不久，一齊都睡熟了。在晨曦中起床，打起井水漱口，呀！水面上散滿着橘花

保護家庭的婦女，她們看護着很多的孩子，浸潤在親愛和喜悅的氣氛裏。所謂保護家庭

熱情的雙瞳的貴國年輕的女性，生氣勃勃地工作着的樣子。

打開海濱的門，可以一目無際地望見那平靜的海水。空中

更有着一種使人爽快的感覺。此後，我們集合起來，去參

都間接獻身於戰爭。耕種着出征男子的田地，努力生產。把

在早晨的街上，她們乘着腳踏車，到政府機關去辦公。也有

巧妙地駕駛着腳踏車穿過混雜的鬧市，走上野間小道的

太陽裏鍛鍊了我們的四肢，雙頰染上了美麗的紅雲。養成了

人的教育。

郵差。親愛的友人，妳們知道嗎？日本也有着這樣的女性

的流水，便想起了大陸的景色。穹蒼覆蓋着大地，不！地平

新時代女性的特質，在自然而然之間，完成了賢妻良母的修

也因爲有着社會的協助。年輕的女子們，帶給了農村漁村以

亦毫無遜色地勞動着，可是決

線劃出了天空的界限，無邊際

大地，滔滔然不急不緩暢流

養。

記郭沫若

顧鳳城

文

友

郭沫若是一個詩人。他早期的詩如女神、瓶等，不拘格律，不受束縛，獨創風格，女神的熱情奔放，瓶的纏綿悱惻，對於當時的中國文壇投下了一個猛烈的炸彈。他的戲劇三個叛逆的女性，小說落葉，橄欖等，詩的氣氛極爲濃厚，所以我們可以說郭沫若是詩人。但是，郭沫若對於政治的興趣却十分濃厚，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的時候，鄧演達任政治部主任，郭任副主任，到了武漢以後，郭的思想日漸左傾，後來參加南昌暴動，失敗以後逃亡上海，不久即流浪至日本，在日本一住又近十年，直到中日事變發生又復返國。

情形十分困難，到日本去的費用是賣了一部稿件給世界書局，得了三百多元纔走成功的。在日本時，我擔任中華月報、青年界、華安月刊等雜誌的駐日通訊，並任樂華書局的名義上的編輯主任。爲了替樂華計畫出版一部「作家自選集叢書」，於是寫信去問郭沫若。不久得到郭的回信，我就從東京搭車到千葉去訪問他。

從東京乘省線電車到千葉縣市川町，不到一小時就到了。我照着他寄給我的一張地圖，走了約摸半點鐘，問了幾次，纔找到了郭的住址。

郭先生的房子是三間木製的平房，位置在田壩中間，週圍都是稻田，空氣是很好的，不過太冷僻了些。他的門上掛了一塊佐藤和夫の木牌，他是用他兒子的名字作爲戶主的。我在門上輕輕地叩了二下，出來開門的正是郭先生自己。他身上穿着和服，腳上套着木屐，完全日本人的裝束。清癯的面孔，戴上近視的眼鏡，年紀已有四十餘歲了，一部分的頭髮也已白了。他見了我這個遠方的來客，十分高興，他先對我抱歉，因爲他不大和中國人接觸談話，所以說起中國話來簡直有些生硬了。於是我們就在他的純日本式的書室中席地而坐。他的房子不大，前面一間書室兼作飯廳，後面是臥室廚房廁所，最後有一塊園圃，裏面養了幾只雞。郭先生在那裏完全過着隱士的生活。

他的談話中帶着多量的四川土音，一隻耳朵有些聾了，所以談起來非常不方便。

他告訴我，他自從上海來到東京以後，天天在窮困之中過生活。他雖然努力工作，這幾年中翻譯了辛克萊的三大鉅著——石炭王、屠場、煤油，寫作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及我的幼年，黑貓、反正前後等，但是稿費有的被朋友拿去用了，有的書局不寄來，許多舊作品的版稅，書局也不大寄去，有時寄了一個，却停了二個月，他的生活天天陷在非常貧困和不安之中。有時爲日本雜誌寫些短稿，稿費倒比較可靠，但實在不足以應付他家的開支。

郭先生那時已有五個孩子了，大的已在帝大讀書，第二第三均在中學，最小的也在小學讀書，但是，因爲常住日本的關係，他的孩子都不懂中國話。

我問他在日本的行動是否很自由？他說自由是很自由的，不過刑士常常光顧他的房子，祇不過問問他的生活情形而已。

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安娜女士開出飯來了，郭先生留我吃飯，我也不客氣了。一只青菜，一只肉末豆腐，完全是中國菜味道，我正在奇怪，郭先生爲我說明，因爲安娜女士在上海住了相當時期，郭先生教了他許多中國菜的燒法，所以郭夫人也能燒很多的中國菜。那天郭先生特別客氣，特爲我到附近飯館中喊了二碗玉子井（以雞蛋蓋在白飯的上面，）我們一面吃一面談，快到夕陽時分方纔告辭。

嗣後我又到郭先生那裏去了二次，一次是送稿費去，一次是和他討論一個問題。第二次去的時候，有二位東京帝大的畢業生，名竹內好岡崎俊夫的去請教他，他們二人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由於郭先生的介紹，我們後來成爲很要好的朋友，共同發起「中國文學研究會」，出版了中國文學月刊，引起日本文壇的相當注意。

有一天晚上，我已吃了夜飯在房間中溫習功課，忽而門外有敲門的聲音，開起門來却是郭先生，他因送稿到文求堂去，所以順便來看我，我知道他還未吃晚飯，於是陪他在早稻田附近的小館子吃了一頓。

我回國以後，又和郭先生通了幾次信，中日事變後他回到上海，後到漢口，到重慶，但我未曾與他會面。

最近郭先生的連襟陶晶孫先生到日本去，回來以後我碰到他，知道安娜女士很平安地仍住原處，他的大兒子已在一家會社（公司）中當社員。但是郭先生却在重慶和年青的電影明星黎明健同居了，我想他總不致忘記他在日本的家吧？

略談「杜詩」

柳青

詩，與別的各种文藝作品一樣，它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表現，從它，讀者可以聽到時代的脈搏，不過在表現的方式上，詩比起散文，小說，戲曲等文藝作品，是應該更富於靈性，情感和直覺的。

因此，沒有時代意識的，不能成爲現實的作家，而缺乏聖潔的靈性，豐富的情感，與敏銳的直覺的，也不能成爲一個天才的詩人。
但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必然的會具備着以上兩種條件。
杜甫——我們這偉大的民族詩人，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西元七一二年）卒於代宗大曆五年，（西元七七〇年）這五十九年的時期，正值唐朝多事之秋，內憂外患，相繼頻仍。杜甫生當亂世，一面目擊政象的腐敗，君臣的荒淫，以及在窮兵黷武之下民間的疾苦，同時他自己在中年以後，又一

直度着飄泊流離的避難生涯，所以他底詩，就是他一生的自述，也就是當時社會的實錄，時代的痛史。

由於他對於現實的敏感和直覺，政治上和社會上無論那種現象，都能給他以深刻的印象，而成爲他底詩的衝動和題材，他絕對不像那種明哲保身的俗世主義者，也不比否定一切的超世主義者，更不是逃避現實的隱世主義者；相反的，他是一個道地的人道主義者。由於他底深厚博大的正義感，驅使他去面對現實，正視現實，而且大胆地，赤裸裸地暴露現實，與現實奮鬥到底，這是杜甫詩的偉大所在，也就是它的特色——澈底的寫實的藝術。
真的，杜甫的詩境會向政治，歷史，社會方面特別發展，三百篇以後的詩人大都祇將這種詩境作爲一小部份的題材，而杜甫竟把它當做畢生創作的

主要對象，他能將政治問題詩化，將歷史問題詩化，將社會問題詩化。

因此，當我們細吟着他底作品時，總覺得有一個「時代」在它後面，而作者底卓絕的政治思想，也在那錦繡的詩篇中流露無遺了。

由於杜甫底寫作生活，能深入民間，關心民瘼，所以在他作品裏，含有大衆的汗血和淚痕。他不像那些躲在象牙塔裏的幫閑詩人，只作些無病呻吟，或粉飾太平，想入非非的東西，他底每首詩，都是有血，有肉，有靈感的思想結晶。

綜合杜甫詩中底政治社會思想，不外兩點，一方面是痛恨朝廷的腐敗，極端同情平民的困苦，反對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的侵略戰爭；另一方面則渴望着和平與安居樂業。

關於描寫當時虐政的，以麗人行，醉時歌，草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三絕句等篇爲最著，茲摘錄如左，以見一斑：

「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馳蹄羹，霜橙

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懷五百字）

「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柵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草堂）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絕句）

像這種荒亂無道，草菅民命的情況，即在後世的我們讀之能不驚心動魄，何況當時目擊身與的杜甫，自己底生活，也受其響響，是這樣的潦倒，窮困：

「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痴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

由於自己底遭遇如此，更使他：「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而結局則「惆悵難再述，」了。

「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

丹，」（垂老別）

在兵革不休的情況下，民間的人力物力，大部份被當局徵發，大衆的生命財產，付之塗炭，我們底詩人，一面對統治者提出了正義的呼籲與抗議，另一方面對於那些被犧牲的民衆掬着哀痛的同情之淚，作者在這方面的成就最大，而以兵車行，前出塞九首，送高三十五書記，悲陳陶，羌村三首，北征，彭衙行，石壕吏，新婚別，無家別，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征夫，釋悶等篇爲最著，現略舉其尤，以爲代表：

「耶孀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臨畝無東西……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兵車行）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路逢相識人，附書與久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前出塞九首）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

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悲陳陶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石壕吏）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西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無家別）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

歌。」（征夫）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釋悶）

讀上引詩句，那種「兵革既未息，男兒盡東征」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家園荒蕪，骨肉流離的哀怨情調，已淋漓盡緻，而作者底人道主義的反戰思想，也充分地流露着，加以當時朝廷因急於干戈，對民間的經濟榨取，亦隨之加緊，於是在「庶官務割剝，誅求何多門」的殘酷的剝削下，民衆生活愈益惡化，彭衙行中所記，

便是一例；

「痴女飢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噴。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野果充餓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

這裏所描寫的，又是一個多麼辛酸淒愴的鏡頭！杜甫鑑於戰爭的恐怖和殘酷，看破戰爭本身，並不能解決當時的國際糾紛，遂提出了「苟能強制侵陵，豈在多殺傷」的政治遠見，在他腦海中所憧憬着的是停止戰爭，抑平貧富

，安居樂業，萬民各得其所的和平社會。例如：

「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畫夢）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寫懷二首）

「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蠶穀行）
由於作者親歷苦痛，對於同一命運的寒士，特別關切，而生活改良的希望，亦特別熱烈，讀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

俱歡顏，」反應着多麼殷切的情懷，然而為作者所處的時代條件所限制，終陷為不可實現的空想而已。

總而言之，杜甫的一生，雖然是極盡其顛沛窮迫之至，但並沒有使他悲觀，而作厭世出世之想，即使偶有傷感，也始終不會陷入頹廢的境地，他不滿現實，但還存着改造現實的期望，在他底精湛的思想裏，有他自己底遠景，這些可以說是他與歷來的詩人不同的地方，後人稱他為「詩聖」或「詩史」恐怕也是有見於此罷！

友

文

第一 次 大 徵 文

論 文

小 說

漫 畫

題目：一、新東亞的建設與中國。
二、論戰時國民生活。

字數：六千字左右。

入選：各題正選與副選各一篇。
酬金：正選壹仟元，副選六百元。

題目：自定。

內容：須具有新時代精神。

字數：一萬字左右。

入選：正選一篇副選二篇。

酬金：正選一千六百元，副選每篇一千元。

題材自定，惟以現實為主體。

格式：單幅。

入選：十幅。

酬金：每幅六十元。

應 徵 規 則

一、文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一、文稿限用方格原稿紙。

一、稿後須註明真實姓名，年齡，性別，職業及詳細通訊處，發表時筆名聽便。

一、應徵之稿概不退還，請勿附郵票。

一、截止日期：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以郵戳為準）。

一、發表：十一月一日號本刊順序發表。

一、稿寄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函外註明「應徵稿件」字樣。

社 編 輯 部

友 文

我的南京觀

錢人平

文

友

(35)

我雖然住在南京並不多久，僅僅是三年多的時間，同時我與南京也沒有一些任何地方性的關係。南京對我並沒有惡感，好感却不能說全沒有，因為我所感覺到的好處，正是一般人們所不可解喻的也未可知。我不願去敘述許多人早已說過的南京的享有歷史上盛名的舊話，正如白頭宮女一樣地嘵嘵叨叨，以及親切體味的鄉土人情。因為我並不像南京人一樣地關切而知道得很詳細。我祇能把我三年來所感受到接觸到的一些外來感覺觀念，隨便拉雜的寫上一些，也許就是我对南京的偏見了。

大凡男女的事情，在人類感覺上是最靈敏的，加以具有可歌可泣的事實，再加以淋漓盡緻的文章或詩歌的渲染，那一定會流傳千古，這種事實，比之英雄豪傑之士的深印人心，却有過之無不及，秦淮河就是在這樣事態之下，享着三字大名流傳至今，而使人難以遺忘。

至於秦淮河在古代時候的情景究竟是怎樣，在這裏固然不願敘述，當然除了在文字上的渲染記載以外無從推見，恐怕也總難想像得出罷。雖然河還是河，但一般的風物意趣，都大不相同，這一些我們可以推定的。

我們正不必去實地追究考查它究竟怎樣的美和香豔，縱然現在的秦淮河畔盡是俗不可耐的氣氛，那會引起起人們的風情雅興，但有了歷史上的美的感覺也已足夠，我們總覺得秦淮河在精神上是美麗的，不可使人忘懷的。

不獨秦淮河如是，就是世間的任何情事，都可作一例觀，一切事物，都不必去追求問根的，大體上感覺的批判，總要比吹毛求疵的看法來得有意義，有餘味些，我想這種看法也許是準確的，如果一定要把它作坦白的暴露，那歷世間的一切，都要變作索然無味的了。

南京雖然是歷史上的帝王之都，還是現在國府所在，不免在容貌上看來有些官氣——雖然並不怎樣濃厚——但是我覺得一國之首都當然要有這種浩大氣概，不然怎會使人發生崇拜莊嚴的心理呢！至少也不足以適應這擁有龍蟠虎踞的形勢。在戰前曾有人以譏刺的口吻作一聯語有云：「此地有傑閣崇樓，雕樑畫棟，都是府院部會邸舍。舉目多高車駟馬，螭首蛾眉，無非特簡薦委人員。」聯語縱然做得工巧，然在一國之首都看來，正覺胸襟太小，不瞭解南京之所以為南京了。

種很大缺點，就是南京的人，決沒有像北平人那樣寬大的氣概，好像有大民族與小民族之比，這一點，不知是否風土關係，抑或性格關係，難以推測。我們如果一遇到了一位北平人，總覺得有一副舒徐悅意樣子，尤其言語的大方悅耳，神情的和緩謙遜，氣度的剛強，在在都使人有好感。南京人則不然，大都會使你在接觸上感到不快（當然也有少數並不如此），正像他們的土語之有「嘔氣」一樣。這雖然是所謂我的偏見，也許一般人的感覺上，也不無相同之所在吧。

一地方大概總有一地方的獨特性，以南京看來，它的獨特性，當然上文所說的一種浩大氣概包括在內，還有一種南京在自然上的優美性，我所說自然上的優美性，並不限于斑斑可數的一羣名勝古蹟，而是大自然所孕育的廣義的天然景物。

這個自然的優美性，正已成為南京都市的特殊性格，南京固然四面環山，城內也不少崗陵起伏的地方，最富城市山林之勝，我並不是要把這平凡的天然景物來有意的加以誇揚，實在自然之對於人生，原來是最合理的要求，也可說是天然的賜予，對每一個人，無分階級地都能平均享受而使之毫無遺憾。

一個人生于自然，當然最適宜於自然的環境，照嚴格說來，都市本來不適宜於人們居住的，所以都市裏的人們，早已很聰明地顧及到這一點而儘量的使環境適于自然的要求。他們也最不會忘記自然的，都市中所建造的公私園林，以及廣闊的馬路，樹木，栽植，足可證明都市裏的人要們一個繁囂的都市「削足適履」式的使之改爲自然化。這種方法，現在已經普遍適用於近代都市之中。而在南京却原有的都市已經適合了自然的條件（當然將來怎樣改換是不知道），已不必要這種方法加以改造，可說早是一個「大自然的都市」了。

我相信一定有一大批的人來到南京以後，總要把當地的氣候，馬路，飲食起居，甚至風俗習慣等等要加以嚴格的批評，結果，除了玄武湖風景區以外，可說祇有壞的印象，很少有加以一些贊許，但是他們大都忽略了南京的獨特性，這獨特性也很少會被人加以留意或分析，正像去領略秦淮河的美麗一樣地錯誤而平凡了。

筆記之筆記

墨僧

長夏無聊，讀筆記為消遣，

筆記者，隨筆記錄之書也，名稱至不一，除稱筆記或隨筆外，有曰錄、曰志、曰筆錄、曰雜鈔、曰記聞、等，皆為記錄異聞軼事，讀書心得之作。四庫目錄初之於小說，分雜事、異聞、瑣語、三類。其間甚多可貴材料，足補正史之不逮；所惜多神怪迷信之談，談狐說鬼，頗為人所詬病，惟以其文字典雅，猶為一般所重視。

說者謂筆記之作，始於宋時，宋祁筆記三卷，實為濫觴，其實不然。海內十洲記雜事秘辛等書，雖經後人否定為漢人作品，要不失為六朝人手筆，至如晉之搜神述異，唐之酉陽雲溪，皆宋以前之筆記，以考四庫，可舉以為證者，尤屬不一而足。爰本閱覽所及，介紹其大意於次：

隨閱隨錄，不敘先後。
(一) 意林 唐馬總著，凡

五卷，摘取周秦諸子之嘉言而成，說者謂其據梁庾仲容子鈔之意而加以損益，去取較為謹嚴，周秦諸子之失傳者，賴以存其崖略。按庾氏子鈔原有三十卷，繁簡失當，馬氏則為去其糟粕，存其精華，所記自鬻子以下，凡七十一種，其中有錄無書者，即所節老莊管列諸書之言，亦多與今本不同，是足供研究諸子學者之參證也。

(二) 雲溪友議 唐范攄著，凡十二卷，六十五條，詩話居十之七八，其餘為軼聞瑣事，會刊入唐代叢書中，所舉皆時人之詩，范為五雲溪人，(即紹興若耶溪)故以為書名，其記捧劍一段，云：「咸陽郭氏，殷富之室也，僕膝甚繁內有一蒼頭名曰捧劍，常以望水翫雲，不遵驅策，題堂後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為向夫人

說，從此根移近太清，」且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為愚俗蒼頭。」范氏頗為之鳴不平也。
(三) 釣磯立談 雜錄南唐事跡得百二十條，每條有作者按語，多中肯綮，紀曉嵐謂雜史中不失是非，信然。僅不署姓氏，僅署南唐釣磯閑客著，其自序有云：「叟山東一無聞人，清泰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序中兩稱先校書，說者謂即史虛白，

(四) 古今紀要逸編 宋黃震著，四庫書目著錄黃震著古今紀要十九卷，云：「撮舉諸史，括其綱要，上自三皇，下迄哲宗元符，每載一帝之事，則以一帝之臣附之，其體竊割據，亦隨時附見，詞約事賅，頗有條貫。」是編所紀理宗度宗兩朝事，為當時在史館所得於見聞者，故云逸編，自理宗初起至賈似道失敗為止。鄭真跋云：「文約事詳，可謂良史。」

像夾着層藍烟
(哦，霧一般的藍烟
充滿了詩意)
但是，我又怕
墮在藍色的霧里
望不見陽光的美麗
呵，黃金色的陽光
是火的烈燄
鋼鐵的鍛鍊

陽光 林琴

千萬匹的駿馬
在跟着思索奔跑
矛盾的浪潮在心海里
掀起洶濤

我愛雨夜
聽着訴不盡戀意的雨滴
但是，我又怕它
給人帶入於遠去的回憶
呵，雨絲
灰色的網呀
會把人的心
緊緊地扯住
我也愛霧一似的愛戀

故宋史藝文志題為史虛白撰，實則撰是書者，乃虛白之子，惜其名不傳耳。陶宗儀說郭中別有釣磯立談一書，題為南宋費樞之所著，名同而實異耳。

(五) 宋季三朝要政 宋無名氏撰，凡五卷，記理宗度宗恭帝三朝政事，較黃震逸編為詳，惜不知撰人姓氏，末附景炎祥興二朝本末，題為陳仲微

著，陳隨益王南奔崖山，兵敗走安南而卒，目擊當時情形，可謂實錄。前編是否亦出陳手，至難確定。其記當時權臣誤國，如史嵩之賈似道實為禍首。當史嵩之丁父憂時，太學生聯名上書劾其誤國，語極懇摯，理宗昏瞶，終不覺悟。似道不學無術，以寵妃之弟而當國，好諛惡直，粉飾太平。宋室之亡，彼二人實尸其咎，及今讀之，猶有餘痛也。附編記廣衛二王始末，雖有忠節之臣，支撐危局，然大勢已去，無可挽回，死節殉難，不一而足，人皆知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之壯烈犧牲，而不知李芾之死潭州，實有過之。當潭州城破時，芾命積薪樓下，携家人盡登樓大晏，置金銀於兩畔，芾與館客中坐，餘列坐左右，酒半酣，命召二劊子來，至，令將此金銀去與爾家口，取法刀來。一不肯受，一會意，徑受之携去，須臾，將法刀至，芾呼之至前，囑俟我點頭時，從頭殺至我。復飲酒，良久，推館賓及一妾墜樓，點頭示意，劊即依次手刃，遂縱火焚之，亦自刎其腹而死。劊姓沈名忠，亦可謂烈丈夫也。又記陸秀夫蹈海時，先取舟中物沈於海，伏劍驅妻子赴水，妻挽舟不釋，秀夫曰：「都去！怕我不來？」抱衛王俱投水中。書蓋記於元初，故稱大元，不敢有開罪之辭，惟於宋之政事得失，人才優劣，褒貶得宜，而隱具無窮之痛也。

談龜

余牧

「烏龜！」「小烏龜！」「老烏龜！」……

我們常常可以聽到這些話。

尤其是一般學校裏的小學生，不但從他們的嘴裏這樣罵人家

；而且，他們會偷了教師黑板上的鉛粉，輕輕地在同學的背上畫着，惹得大家狂笑一陣。

是的，在一般中國人的心裏，有人罵他是「烏龜」，他一定不高興，恐怕還得發怒，因為「烏龜」終究是「可憎」之物。

其實，龜在古代至是與「龍」，「鳳」，「麟」並稱為「四靈」，是一個極「吉祥」的好動物。唐武后時，有「佩龜」之制，朝廷百官佩龜甲以別百官的階級。南宋時，秦檜當國，某生日時，有孫姓者獻詩諛之，說「髭鬚長似綠毛龜」，秦檜不但不怒，而且還泰然地十分窩心。可見唐宋以前，並不諱言烏龜，而且歡迎烏龜呢！

自明代起，以龜為「妓夫」之專稱，因此俗流者見賣淫者之家屬，都罵為「烏龜」；「老烏龜」，「少烏龜」也就跟着而產生。「龜」這一個名詞，也算它倒運，自「四靈之物」，一變而為最使人厭惡的卑穢動物了。

但無論如何，龜還是一個有趣的動物，牠在醫學上及風俗上占有許多的價值和故事，讓我慢慢道來，以為讀者茶餘酒後的談助。

大家都知道：龜的壽命極長，所以罵人家年老而不死的，曰「老勿死」，「老烏龜」。

「白孔六帖」云：「龜百歲一尾，千歲十尾，二百歲一總尾，千歲曰五總龜。」按最近動物學家研究，龜的壽命約在五百年左右，所以過去我國有「龜鶴遐齡」之謂。

明人筆記「庚巳篇」也載：「二人得一九尾龜，以足踏其背，則其尾露出，兩旁各有四小尾，此千載龜之類焉，古書載：多年老龜，煮之不死，以老桑柴煮之，即斃，殊物性相尅與。」

這裏的「九尾龜」和上面的「五總龜」正相吻合。

有一種龜背上生有「綠毛」，稱「綠毛烏龜」，普通人因其少見，故頗以為異。其實我們人工也可以造成，只要我們把龜蓄於清水中，每晨以硬毛刷遍刷其體，勿閒勿輟，六七月

個月之後，漸漸地就看見生毛了，也有遲到年餘而終不生的，不過這是極少數中之少數；之後，仍舊浸清水中，再刷去其所生之毛，數月後可以長到近寸，綠油油軟綿綿，十分可愛。蓋龜甲本極堅固，不易生毛，久刷之後，牠的外甲屬漸漸軟化，綠毛就逐漸叢生了。

龜甲可以做藥，這知道的人很多，不過這龜甲是生取的甲殼，不是自脫之殼；其自脫之殼，都是為蛇蟬迫出。還有自脫殼之龜，厥名曰蜥，極毒，不捉而殺之，能患害人類，宰殺之時，其血務必去之乾淨，否則一沾人身，能使人骨肉俱化；其脫下之殼，則可以和藥治骨硬如神。（說本「蘭若館外史」）

龜甲又稱龜板，為中藥常用的東西，可入煎劑，可以熬膠，可以和丸，用處極多。不過龜甲和丸，須酥炙極透，研至極細方可採用，如炮製不得其法，而又常服久服，便能着人臟腑而生小龜。「生小龜」並不是神話，據「續名醫類案」：「明人王節齋，為一代名醫，生平好服補陰丸，中有龜板一味，製不如法，後得心腹疾，訪峨嵋道者來治，道者詢得其故，謂其身內生無數小龜，其在臟腑之間者，為藥力所能及，其在骨節之間者，則非藥可治，勸令速歸，王時官至巡撫，因告病歸，則至吳門，下赤色小龜無數而卒。」

這大概是事實了吧，「奇音齋叢書」，陸定圃「冷廬醫話」也都有同樣的記載，這裏不想重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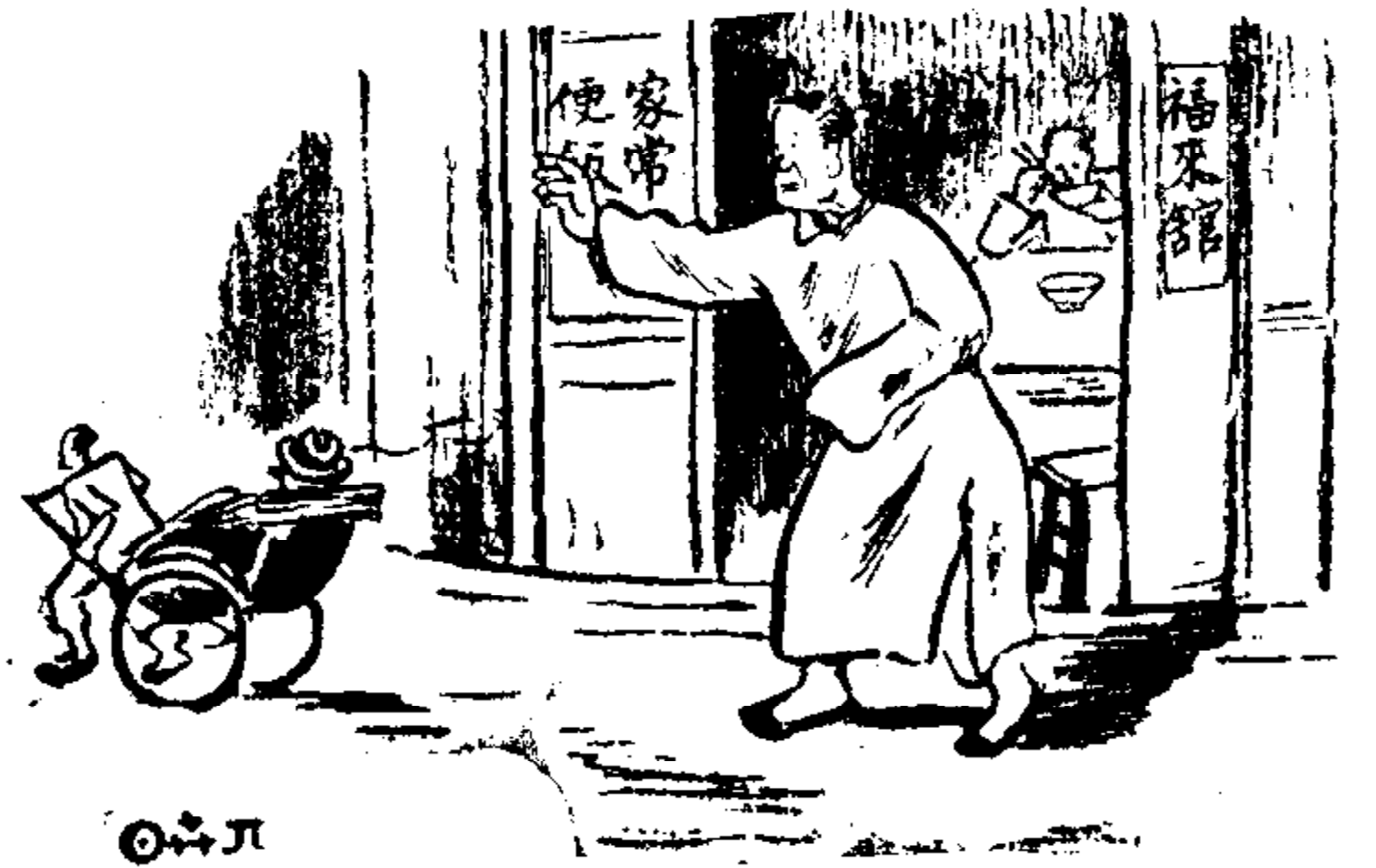
龜肉可以治痔瘡，在民間的療法，是用活龜去骨取肉，與豬腳共煮食之，放鹽少許其內，食至二三次即有靈效云。除肉能治痔瘡外，龜尿也能解「食菱積」，據「勸戒錄」載：「一名醫乘舟往某處應診，到經菱塘中，菱葉遍佈水面，一龜蹣跚行其上，忽菱葉劃然分開，龜即沉入水中而沒。某名醫見之，謂此必由龜撒尿於菱葉上所致，迨至病家，則病者所患之病，適為食菱過多而起，因以龜尿和藥治之而愈；又可治中風不語，取龜置荷葉上，用猪鬃刺其鼻，尿即出，以少點病人之舌，神效。」

又聞以龜尿和他藥，寫字在硬木上，能深入三寸，刮之不去，惟不知「他藥」者，究竟是何藥。

相傳雄龜不能交，雌龜者與蛇交，所以俗語罵淫婦之夫曰「烏龜」，大概就是這個緣故。不過龜的雌雄十分難辨，筆者雖經費了許多的時間研究，也討教過大學裏許多生物學及動物學家，可是沒有一個給我滿意的答覆，不過，大抵研究下來結果是：尾之尖者為雄，圓者為雌；又有一法，雌者背甲隆凸，雄則稍平。當然二個辨別雌雄方法是不會給讀者滿意的，即使筆者自己也不滿意呢。

又據「國醫專報」（二十九）年出版兩月刊也載有一奇聞：「呷蛇龜可治喉症，其形與常龜無異，唯腹部之甲板中斷，如鉸鏈然，鰓之則四足縮入，甲板閉合，渾無孔隙，又性喜肉食，此則為其特徵耳。大人小兒猝覺喉嚨漸緊，氣急不語，速覓此龜，以其頭緊對病人之口，自能伸入喉內，四周吮啞，病人便覺涼爽，咽喉頓寬，可進飲食，病亦全愈。」

綜合上觀，烏龜還是一個有用的動物，除給無聊者用龜甲來算命求卜排八字外，在醫學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筆者援筆屬此文，除為讀者茶餘酒後談助外，尚望醫學界對龜頭，龜肉，龜甲，龜殼，龜尿努力的研究，勿再「敬龜神而遠之」也。



三等科員

喜 王
金 迎
芝 曉
文 圖

三等科員胡遠先，年二十六，方面，大耳，闊嘴巴，髮分左右梳，有捲煙癖，月入連加或四百六十八。

「三等科員」在胡遠先似乎是兩代世襲的勳爵，七個月前父親亡故以後，憑着一紙「淋

瀉盡致，苦次昏迷，泣血稽顙」的簽呈得以身入侯門，論工作，他倒是不遺餘力的，每日照常上午九時辦公，中午十二時休息，下午二時又辦公，直到五時始鬆口氣；負責任的工作着，沒有缺席過一天半天，僅在前月因感冒而遲到過二十三分鐘。老板很器重他，時而當着他的面掄起大拇指來：「老胡工作挺認真呀！應該獎勵。」說獎勵，不過是口頭而已，但在「長」字階級之流的能稱他一聲「老胡」，那已經是夠榮幸之至的了。

每週六天，每天六小時，工作有公與私，與代公營私之別；公者擬稿件，謄公文，繕函牘，私者讀報閱小說，代公營私者即為老板寫家信之類是也。辦公處的需要職員是沒有理由允許其有自己的思想，祇要像機械一樣勤奮地工作就夠了，真何須乎要留下小公務員的思想呢？——然而胡遠先卻沒有那樣傻，他是有切身思想的，那就是所以要一日一嘆歎的「入不敷出」啊！

入不敷出確實是一般人的一切身思想，焉得不教小公務員當作日夜縈念的問題？「老胡」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們可以就他的語彙中分析得出他的處

境，那真如他所說的：「我雖無權威與力量，可是發牢騷竟成爲我的責任與安慰了！」三等科員既無力量，又怎樣談得到權威呢？地位倒算是一點的，但也不過是一桌一椅之間罷了，若論「牢騷」，那又是無口皆善發的，胡遠先自然也是無師自通了。

即使會發牢騷，又何濟於事呢？一天拂曉，胡遠先在洗冷水面時，忽然想出了個好主意，猛地眼前，就是一亮，老胡因爲不是木頭等廢料，所以懂得觀察，並且能理解，他知道要發財，就非「官」不可，設若能直授胡遠先一個「長」或「主任」什麼的，憑他以往觀察所得的經驗，實在是很容易很容易應付的，然而就苦沒有人能看得中意他，真是懷才不遇啊，徒然嗟嘆而已。

他一面漱着口，一面嚴肅地問自己：「你聰明不？」

「有一點。」心裏在回答。
「懂得手段？」
「怎麼不呢！」
至此就禁不住笑了起來，直認作既懂得手段，而又有一點小聰明的話，就不怕不平步登起雲來的。——笑着笑，連着含在嘴裏的漱口水也忍不住咕

啣咕啣的咽了一口，然後又喀喀啣的一齊噴了出來。

上辦公室時，帶着一臉春風，彷彿已高陞了似的，劈頭就呼喝着工役：「徐永慶！拿杯茶來，濃一點，」狂妄得竟連別人不滿的嗤笑也認作了出於「小人之道」的詔笑了，心中更得怪舒服的，——其次，節目是讀報，報紙一抓到手就死命的盯住了第一版，平常是並不如此的，像別的小市民一樣愛讀刺激性的桃色新聞，可是今天則不然了，因爲欲作政治家就必須明瞭國際情勢和政治動態，現在打定主意從報紙的第一版裏找出一些速成課程來，然而死命的看了刻把鐘依舊不得要領，相反的却感到厭倦起來了。讀桃色新聞是會引起奇妙的意境的，而羅斯福邱吉爾之類的演說的使人覺得枯燥却似乎是理所必然的了。

讀報既無興趣，還是閱小說，拉開抽屜視線所接到的是「馮軼——同功繭，」大政治家而竟有看這類東西的企圖嗎？真是太不像話，太不像話！於是仍舊把抽屜給關了。

時鐘是「滴答滴答」的，沒勁兒。
寫「家」信吧，無法成立，即使「馬家成衣舖」裏那間小

小屋子可以算作家的話，那麼自己寫了也祇能給自己看。不過「家」的問題是早晚要解決的，沒有「太太」可不成樣子的；目前的所以還是兀棍兒，倒並非娶不起老婆，而確確實實是抱的一種「主義」——是山額爾夫人的退後一步（也是更進一步）的偉大的主義。

既無家信可寫，就祇有給那一個朋友去封信了；可是一提起朋友就惱恨，好些朋友都直上青雲了，即使去了無關緊要的信，也未必會有回音。老胡則不然，高陞了一定不肯忘記舊弟兄；免得將來失信用見笑於人，現在且先去信立此存照。於是鋪紙，磨墨，提筆，寫下：——「道行仁兄大鑒：」然而工役却送來了幾件欲辦的文稿，於是不得不因公忘私，把寫騰的信牋推過一旁，埋首工作。

時間依然進行着，到老胡辦妥公事已近十二點了，再寫信太催促，理一理文具之後，還是跟同事們扯起了閒話。閒話都是平日所說過幾遍的，誰都不感到有味，好在用意祇是在敷衍時間罷了。先開口的是老胡，綱領仍在物價與月薪的比較上：——「真太慘了，生活難以維持啊。」

友 文

居然有人接下去，「總有一天會被逼死的。」

又一個跟着來了：「天生苦命，無話可說。」

老胡猛地站了起來，取一個特出的方式挺了挺腰，先把「各位同胞」四個字嚥進喉嚨，然後：「試想收入與支出如何會均衡呢？你們要知道，飯是要吃的，米是要買的，買是要用錢的，可是我們的錢即使拿到了是否足夠買呢？米價的飛漲，應由商業統制會負完全責任，價格平定是節一般市民的流，至於直接為國効勞的公務員呢，當然政府要與以特別的優待，所以現在當局採取了物資俸給制度，至於幾時能實行呢？——幾時能實行呢？」幾時能實行呢？他笑了出來：「我不知道。」

「當然，你怎麼會知道呢？」一位同屬三等科員的說了。

他知道，又涉及牢騷成份了。一發牢騷難免就要面紅耳赤，好在振鈴下辦公了，閒話也就適可而止。

十二時是公認作吃飯的時間，有家的回家去，無家的上飯舖。若要上飯舖，可就須大加研究了，他盤算的結果決定依舊上「福來館」。

「福來館」門前不掛「滿漢

餐後，老胡望着殘羹舉起右手一撫面龐，不禁又嗟歎起來。——担憂營養不夠竟累及了自己的方面大耳，可是就算營養不够吧，一餐所需，已要六元二角。「頗難應付，頗難應付啊！」之後，也就跨出飯舖了。

跨出飯舖，面前「叮噠」一響，響過輛包車來，跪在車子裏的那個胖子似乎有些熟識，總是以前朋友，想招呼時胖子却視若無睹的向前去了；老胡吐口唾沫，雖有點自慚，但還遷怒於他「想必也是個團飽了的傢伙！」過後一想，還是自慚。朋友之間多半已發跡了，祇有老胡還在混個四百六十八的三等科員，想想有點不平：「我老胡真是當他一世個三等科員嗎？——何以見得，瓦片也有翻身日啊。」再想想倒也沒有什麼不平了。

是日下午二時，胡遵先照常前往辦公，騰公文直騰得二眼發發時，才算敷衍過了一個鐘點。

三時正，老板蒞臨，小公務員們就益發誠惶誠恐了。借機會老胡持了一疊卷宗走進「長」字室。

「長」字室空氣流通，光線充足，設備完善，佈置華麗，

除了高足几上踞着一對花盆，書桌上放着一隻花瓶以外，老板對面還坐着位鮮豔欲滴的花朵兒，名義上是「書記」的職位，收入却比老胡為高，按月尚有私人津貼，而且整日的工作祇消伴老板到處交際，或當老闆悶悶不樂時調劑調劑。



他連忙給老板點上火了

老胡一足跨進去，老闆剛跌在沙發裏，拉着一支不用以「

胡遵先跨上二步，一躬到地，足足九十又一度，再踏前三步，將一疊卷宗呈上，老板接到手向旁一擱，掏出支雪茄來，胡遵先至此自然義不容辭的代「書記」給老板點上了火。老板吸了二口，雙眼一閃，却養起神來了。胡遵先兀自站了有刻把鐘，腳趾異樣的痠麻起來，彷彿絨氈上像通了電的一樣，正欲向外走時，老板發言道：「你那一部份工作怎樣了？公事多不多？」

胡遵先忙著回答：「還好，還好。」

又靜默四分半鐘。老板：「這月份的津貼一定加起一點好了，嗯？」胡遵先頓了一頓，想說「謝謝」時，那「書記」却放下明星畫報舉起了紅嘴唇代他回答道：「——知道了。」

老胡不由得在臉上堆出一大片紅色來，鼻子也紅了，耳朵也紅了，頸脖子也紅了；醉醺醺地直想出外去透透空氣。——老板喊住他：「等一等，忙什麼？公文帶出去。」提出卷宗裏兩件公文看了半眼取筆畫上兩個「行」字，塞到老胡手裏；老胡取過來，連躬也忘了鞠就直向外面逃去了。

據說那時老胡還聽見有一串

笑聲追在後面，不過是老板是「書記」却聽不真切了。此後，老胡對「書記」甚至「一應女職員」都大大的不滿，會好幾次在同事之間借題發揮過，主張自己高陞了絕對拒絕「花瓶」；不過是否是真如此抑一時過火？那祇有他自己會知道。

所能證實的是什麼呢？是一有女人，老胡的所謂手段與小聰明就無法施展了，這真如他對某些人所說的：「男人三鞠躬，其效果不及女人笑一笑。」

現在老胡除了「懷才不遇」以外，又添起了一份「抱璞之感」，可是時機一到，那就不可一概而論之的了。

論理胡遵先不陞官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他會鞠九十又一度的躬。更會以最高音符喊口號。而且讀得來總理遺囑。更何況還是方面大耳闊嘴吧。

本來陞官他是有把握的，成為問題的不過是「時間」罷了。吉人自有天相，焉知若干年後的老胡不越「長」及「主任」而上之呢？目前？不過目前尚屬三等科員而已。

x x x x



律師林里將他的自來水筆放在桌上，身體向坐椅一靠，噓了一口長氣。一天的工作已經完了，他的浪琴手錶告訴他：

在幾分鐘之內如果他離開寫字間，他便會誤了回家吃晚飯的時間。

正當他站起身來，把外衣穿上的時候，僕歐開門進來，遞給他一張名片：馬尼刺呂宋樹膠廠的總經理，福建閩候人陳財茂要見他。

「請他進來，」林里對於這不合時的訪問雖然感到討厭，但是並沒有忘記他自己的職務是要接見當事人的。

進來的陳財茂是身材高大，舉止敏捷，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一雙銳利的眼睛在林里身上跳來跳去，似乎要找出點什麼來。他穿的一套灰黑色西裝顯然是外洋製裁的，而他的金表鍊和金袖鈕，表示他是個富有的人。他的手挽着一個旅

行木箱，尺寸較普通旅行木箱大，他坐了下來，將箱子放在前面。

「這位是林大律師嗎？」他開始說話，所說的國語帶着點福建或廣東口音。林里重新坐了下來，客套了幾句之後，便率直問來客來訪的目的。

「林律師是專門代人辦理法律事務的吧，唔，唔，我現在有一樁小事想拜托拜托，——這是一件小事，不過，說起來話長哩，——請抽支煙。」陳財茂從背心袋裏拿出兩根雪茄，遞了一支給林里：「這件事要請林律師代守秘密。」

「當然啦，代當事人守秘密是律師的職份。」林里對於來客慢吞吞的態度頗有些不耐煩。這一點陳財茂也覺察了。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馬上告訴你，」陳財茂擦着了根火柴，代林里點着了雪茄，自己的一根也燃着了，便開

始述說：

「事情是這樣的：我是菲列濱華僑，做樹膠的，生意還托賴不錯，在華僑裏頭也算有點名氣，一年裏頭，空閒的時間頗多，我却沒有一般商人花天酒地的習慣，我是個天主教徒，林律師也是天主教徒吧，唔，唔，我是調查過才到這裏來的。我的唯一的嗜好是搜集聖像，我主耶穌的，聖母的，各位宗徒的，各位聖人聖女的像，等等我都收藏了不少。我每年到各地旅行，唯一的目的就在搜購聖像。我尤其喜歡油畫的聖像，世界著名畫家所繪的聖像，我就收藏了不少，現在恐怕成了無價之寶，起碼也值上十萬八萬了吧。」

「去年秋天，我從一個西班牙油畫商口中得到消息，說逝世不久的西班牙著名畫家賽納所繪的一幅聖母像，得過一九二一年巴黎沙龍藝術學會獎金的，現在流落在中國。因為賽納死時正值西班牙內戰，作品大部失散，聖母像被一個西班牙流氓偷了賣給一個美國人，這美國人把牠帶到菲列濱，轉賣給一個日本人，後來就沒有了下落，現在聽說已經落到一個中國收藏家的手中。」

我聽了這個消息，便由菲乘船到香港，由香港到澳門再到上海，現在終於給我找着了。」

陳財茂停了一停，噴出一口煙，又繼續說：

「這幅聖母像真是無上珍品，模仿冒充的不知多少，就是贗品也賣到幾千元一幅呢。現在真本在一個中國要人手上

，你大概猜得着這位要人是誰吧，他就是中國唯一信仰天主教的要人，張先生。我到了上海之後便到他的徐家匯別墅裏找他，我和他有一樁地皮生意商談。在他的書房裏，我看見了賽納的聖母像，老實說，我一看見這畫，我的心立刻跳得那麽利害，我還怕我會暈過去呢。我趁張先生出去找地契的一刹那，將這幅畫仔細的察看，我相信這是賽納的真筆，西班牙商人並沒有欺騙我，他說的中國收藏家就是這位要人。但是在張某面前，我一點沒有提起這畫，我只繼續談這地皮生意，我們的生意是做成功了，但是張某很不喜歡我，因為他以為我在生意上賺了他的錢。」

「我還放心不下，因為我到底不是專門家，不能鑑別畫的真偽。第二天我請了一位世界著名的油畫鑑別家，一位猶太人，住在霞飛路九〇九號，設法偷進張某的別墅裏去考察那幅畫，他的報告很使我滿意，因為那幅畫是真的。據他的意思，照現在的市價，這幅畫可值到十五萬元。現在我想得到這幅畫，我想請林律師代我做個中人，向張某購買這幅畫。」

陳財茂說完了這一堆話之後，抽了兩口煙，用期待的眼，注視着林里。

「這件事情很有意思，」林里慢慢地回答：「不過不容易辦到：第一，因為張某是個要人，不是個要出賣圖畫的窮小子；第二，聖母像和普通的人像不同，誠虔的教徒是不肯將牠作為商品似的出賣的。」

「這一點我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有法子叫他出售這聖母像，」陳財茂說到這裏，便將放在他前面的旅行木箱拿起來，放在桌子上，開了蓋，裏面是一塊絲綢的布，陳財茂用微微抖動的手將布揭開，一幅裝在闊邊相架裏的聖母像便赫然顯露出來。

那真是一幅傑作：色彩異常調和，聖母仰首向天，週圍是些玫瑰花和小天使，畫下有一行小字是西班牙文，文曰：「聖處女爲我等罪人祈禱。」任何人看了都悠然起敬愛之心，林里是熱心的教徒，更爲之神往。

「真是 Wonderful！」陳財茂竟用英語來贊美了：「我差一點也當牠是真品，然而事實上這不過是仿造的罷了，真的在張先生那裏，你現在大概猜得着我的計劃了吧，你去見張某，把這幅聖母像給他看，率直告訴他這是贗品，然而模仿得那麼好，差不多在世界上沒有幾個人能分辨出到底是真是假；告訴我願意出十萬元買他掛在書房的那幅，如果他認爲聖母像不宜缺少的話，將我這幅送給他，我敢担保沒有人能知道這是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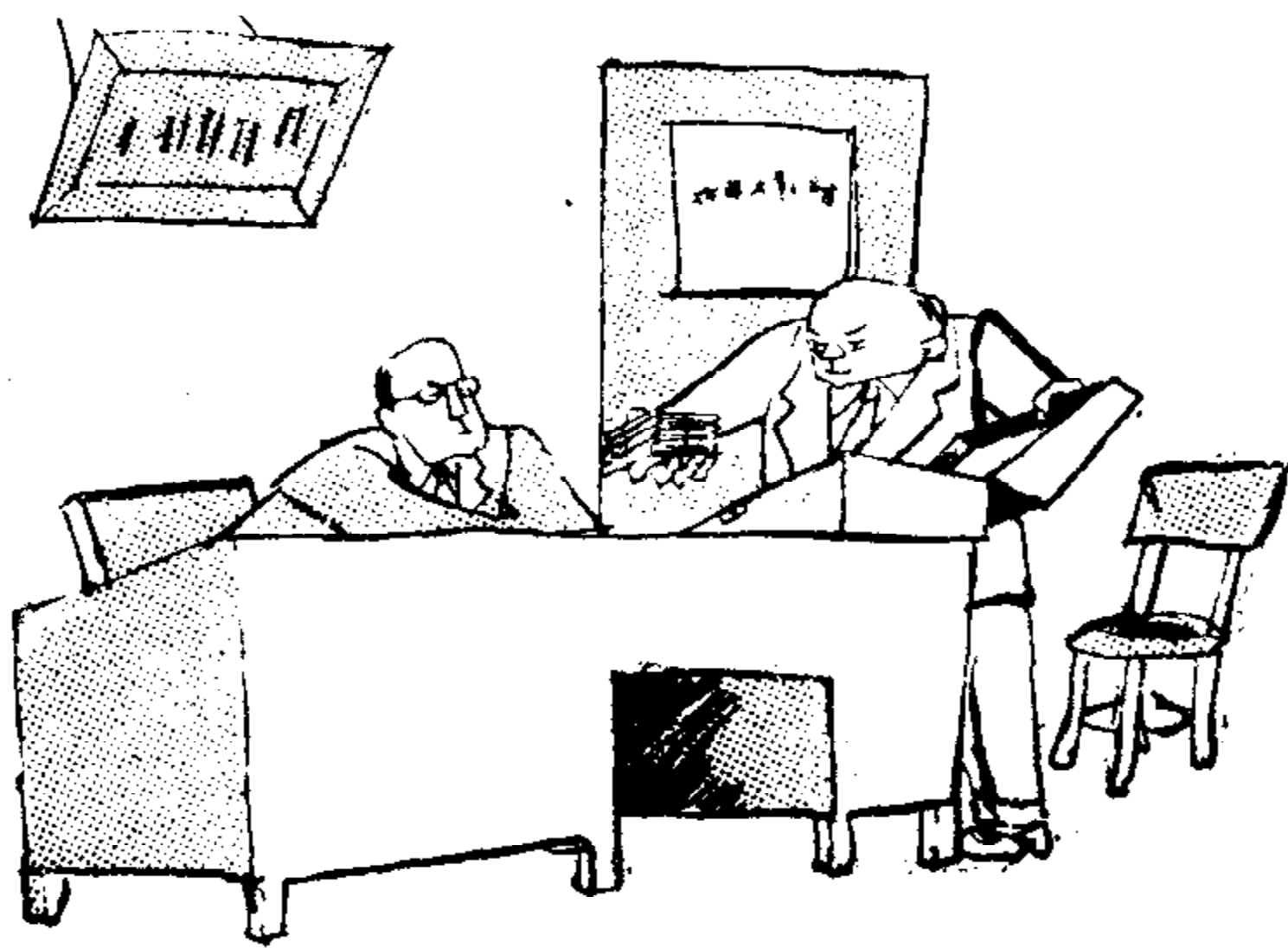
「這個辦法很好，但是你爲什麼不直接和他商談呢？」

「有兩個原因：第一，爲了那件地產買賣，他對我有很壞的印象，我不想再見他；第二，我今天晚上就要趁夜車到南京辦理一件緊要的事，大概三天之後回滬，下星期五我就要趁船返菲島，忙得很，沒有工夫。」

林里吸了一口煙，沒有說什麼。陳財茂又繼續說：

「我想張先生一定肯的，我知道他現在很需要些錢，而且又有代替品，他沒有拒絕你的理由。如果他覺得十萬元太少的話，你可以加上一萬兩萬，我是不在乎的。至于你的公費，只要事情成功，我肯給你三萬元，夠了吧？」

「夠」林里的眼睛張大了，「我想不



「。券儲中元萬十是這」：說茂財陳

到有這許多！當然夠啦！」

「很好，那麼就此一言爲定，我現在先給十萬元現鈔給你，如果不夠的話，我將來再找清尾數，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可以拿着那幅聖母像作爲担保品。」

陳財茂將旅行木箱裏的聖母像揭開，取出包扎得好好的幾捲的鈔票，每張一百元票面的中儲券，每捲一萬，一共

十捲，都拿出放在桌上。

「請點一點。」

林里的心跳加速了，手裏在數鈔票，腦子裏不停地想：這是一件非常特別的遭遇，事情看起來是非常順手的，而對方非常誠實，這筆鉅大的公費一定可以到手，怕只怕萬一的失敗。然而就算失敗了，自己的公費也不會少的，這件事真是好買賣。

「整整十萬中儲券。」林里一面寫收條一面說。

「很好，」陳財茂說：「不過還有兩點：第一，請你不要將我的姓名告訴張先生，因爲他爲了地皮生意很不喜歡我；第二，我今晚到南京去，大後天回來，隨着就要趁船返馬尼刺，所以請你在兩天之內，代我把事情弄好。」

「可以，可以，請放心好了。」

林里在送走了陳財茂之後，坐在椅子上興奮地回想事件的經過：這是他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一件事，會有這樣的豪客，會有這樣的買賣，真是非常特別。而那將假的聖母像換真的聖母像的計劃設想得那麼巧妙，真是和尋常不同。這陳財茂就有些特別，不大像普通商人，到底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林里受騙了嗎？根本沒有這種可能，他拿到了現鈔十萬元，還怕什麼？他已接受了這件委託，無論如何，也要把事做完，不見得會有危險的。

這一天晚上，林里翻來覆去的睡不穩，是不是爲了吃得太飽，他自己也不知道；白天的一件事，始終在他的腦子裏

盤旋着。

突然間，一個思想箭似的射他心底裏：這十萬元中儲券，陳財茂毫不在乎輕易易的交給了他，會不會是假造的呢？近來報上不是登載着許多類似的騙案嗎？然而白天他曾仔細的點數過，又不像是假的。爲了慎重起見，林里決定明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將那十萬元拿到中央儲備銀行驗一驗。

跟着第二個思想又向林里襲擊：陳財茂答應的公費是三萬元，本來已經是個大數目了，然而不能夠設法弄多些嗎？只要弄點手段，用不着哀求陳財茂，就可以有十三萬，十五萬，或者二十萬到手，偷那幅聖母像！

天啊，這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啊！只要預先約好一個人，在他訪問張先生的時候，給張先生來一個電話或其他類似方法，使張先生離開書房，而林里只要趁張先生離去的一剎那間，將木箱裏裝好的假聖母像去掉換掛在牆上的真聖母像，那就成功了。他的三萬元公費安安穩穩的到手，而對陳財茂，他可以說那幅像用十五萬元買來的，那麼他不是可以有十八萬元到手了麼？

十八萬元！只要好好地將十八萬元投資，每年他的入息就增加不少，以後的生活也可以更舒適，而且可以使睡在自已身旁的愛妻不再勞苦地做家庭工作了。陳財茂方面是不成問題的，他只要原畫到手，管我是偷來的或買來的？他付了錢，最多來個會心的微笑便完了。

「啊上帝！」林里嘆了一口氣，將額

上的冷汗拭去。

林里整夜和這個思想鬥爭着，他現在曉得「誘惑」的滋味了。第二天早上，他的面色蒼白而疲倦，八點鐘敲過的時候已出了門，九點多鐘的時候，他的頭一件恐懼消失了：那十萬元經中央儲備銀行驗過都是好的。

在十一點鐘左右他在徐家匯別墅裏見到了黨國要人張先生。

「我是代我的當事人和你做一件買賣而來的，」林里開始說了：「我覺得這件交易頗為公平，大概你也不會加以反對的。我老實的說，在我本人是很希望這件事成功的，因為如果事情成功，我得到的報酬頗好。」

張先生撫着自己的長髯，對於林里坦白的態度，頗覺得有趣。

「我一定肯幫助你，但不知道貴當事人所要求的什麼？」

林里將陳財茂給他的箱子打開，把聖母像拿出來。

「聖母！」張先生大為驚異：「我的聖母像怎麼到了你手裏？」張先生用銳利而懷疑的眼光注視着林里。

林里趕快安慰他：

「這不是你的那幅，張先生，我這幅不過是仿製品，我希望你看清楚這幅和你那幅不同的地方。」

張先生躬下身子，細細的看那架子。「連架子也一式一樣！普通人是不用這麼闊邊的架子的，而你這幅和我那幅都用這樣闊邊架子，真是奇怪！如果你不說是你的，我會發誓說一定是我的。」

來，我們把牠拿到書房比較一下。」

陳財茂說的那幅聖母像，掛在書房的火爐上，林里將自己假的一幅放在旁邊，兩個人細細的觀察，兩幅畫一點也沒有不同的地方。

經過片刻的沈默之後，張先生撫着長髯，微微搖着頭說：「真是絲毫不差。」

一邊說邊指示一張椅子請林里坐，「請坐下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林里坐了下來，將陳財茂的意見告訴張先生。

「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買賣，他肯出十萬塊錢麼？如果我說十一萬，又怎樣呢？」張先生沈思了一會之後說。

「我有權代他答應你，」林里回答。

「他怎麼知道我這幅畫是真的呢？」

「這一點，對不起得很，我不能告訴你。你對於這一點也當然不必負責。」

「那麼，我老實告訴你：我這幅畫並不是賽納的真筆，去年大教堂裏的本堂神父送牠給我的時候，對我說明是仿製品。我會經請人估價過，這幅畫最多只值二千元，現在貴當事人既肯出十萬元將他的一幅換我這一幅，我當然非常高興。不過我並不想白取他的錢；我現在收了他的十萬元，在一個月之內，如果他發覺他所買的我這幅聖母像是假的，他可以退貨還洋，如果他過了一個月還不知道他自己弄錯了，這交易便算完結，我算是賺了錢，這辦法好不好？」

「好極，好極，」林里覺得非常高興，「我馬上付現鈔給你。」

張先生倒非常精明，寫了一張收條給

林里，交易的經過，和鈔票的號碼，都詳細地記在收條上。

半點鐘後，林里懷着輕鬆的心情，挽着那幅用十萬元買來的聖母像，踏出了張要人徐家匯別墅的門口。

林里踏上了廿二路公共汽車，車裏稀稀疏疏的沒有幾個人。坐定了之後，林里的心情又起了變化，事情進行得那麼順利，倒頗出乎意料之外，然而一個疑問還橫在心頭：到底是陳財茂對呢？還是張先生對？一個說這幅聖母像是真的，出重價來購買，一個說牠是假的，僅值二千元，誰弄錯了呢？

正想到這裏，林里覺得肩被人一拍，回頭一望，原來是個熱識的法國神父。林里用法語和他談論了幾句，那法國神父指着林里的木箱問裏頭是什麼，林里告訴了他，並且開了箱子給他看。

「模仿得百分之百的好。」神父贊美道。

「什麼？這不是真的，還是模仿的麼？」林里慌忙問。

「當然是模仿的，真的在巴黎盧佛爾宮博物院，我在法國時曾去看了好幾次，我現在還清清楚楚的記得牠掛在什麼地方。」

林里的心像從國際飯店的第十四層樓上跌了下來。

「真的麼？糟了！」

「爲什麼？」神父很關心地問。

林里將一切情形告訴了他。

而他却出了這麼高的價錢去買牠。大概你的當事人是個暴發戶，自命風雅，跟着人家收藏名畫，其實却連最淺近的名畫常識也沒有，賽納的聖母像在盧佛爾宮也不知道，當然要上當了。」

神父在跑狗場下了車，剩下了林里一個人在極度的迷惑中。突然他想到：陳財茂不是說過請過一位著名的猶太鑒畫家去徐家匯別墅裏看過這聖母像的嗎？怎麼還會弄錯呢？雖然弄錯對於公費的到手沒有影響，林里還是頗覺得不安。

他記得陳財茂說過那猶太人住在霞飛路九〇九號，他便在霞飛路跳下了公共汽車，到九〇九號一找，原來是一家中國烟兌店，裏面半個外國人也沒有。

林里心裏更疑惑了，一切都在離奇恍惚中，連對陳財茂本人，也像並不存在。林里于是跑到菲列濱華僑聯合會中查問陳財茂，然而在菲華僑的名單都看過兩三遍了，始終找不到一個福建陳財茂業樹膠的人。

林里陷入恐怖當中了，原來一切都是假的：陳財茂是假的，猶太人是假的，聖母像是假的，什麼西班牙油畫商等，都是虛構的故事。這事離奇得可怖，也許陳財茂是一個大騙子，借我代他買這畫的事來虛騙別的收買名畫的人，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我不就是幫凶了麼？「從犯之刑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刑法上說得明明白白的，我不要再自陷法網才好。

「我將經過一切報告捕房罷。」林里拭去額上的冷汗，大踏步向盧家灣捕房

走去。

因爲職務上的關係，他和捕房督察長頗爲熟悉。幾分鐘之後，他已經將事情的經過對督察長完全述出。

督察長冷靜的面孔上不露出絲毫的表情，他站了起來，打開了一個箱子，從裏面拿出一疊相片來，男男女女都有，很平常的相貌，很平常的服裝，交給林里，叫林里翻看。

林里翻了幾張，突然看見陳財茂的相片也夾在當中，便檢了出來交給督察長。

「很好，」督察長頗爲滿意地說：「那幅聖母像也帶來了嗎？請讓我看一看。」

林里將聖母像從木箱裏拿出來，督察長用他職務上應有的注意力細細地察看。接着又揷電鈕叫了一位探長進來，兩人用林里所不懂的暗語交談了好一會，督察長才對林里說：

「林先生，請你將這幅聖母像放在這裏，明天我們再帶到你的事務所裏交還你。如果你的當事人在我們未到之先已來找你，你可以對他說：你已經將聖母像放在銀行保險箱裏，那麼我們到來的時候，便假稱是銀行職員，代你帶聖母像來了。如果你的當事人在我們到了之後才來，那麼我們便在你的事務所裏等他。你一切要裝得和以前一樣，不要告訴他。你一切要裝得和以前一樣，不要告訴他。你一切要裝得和以前一樣，不要告訴他。你一切要裝得和以前一樣，不要告訴他。」

「好的，我一定照辦，不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對不起得很，林先生我們預先不能

告訴你。」

林里只得懷着個悶葫蘆走出了巡捕房。

第二天下午，五點剛敲過，督察長，探長，帶了一名穿制服的巡捕，一同到林里的事務所裏來。

「林先生，聖母像我們已經帶來了，完全是老樣子，不過架子碰壞了，有了破痕，所以我們將牠另外裝在一個新架子上，舊架子我也一並帶了來。」督察長邊說將聖母像拿起放在桌子上，一隻舊架子放在旁邊。舊架子果然在一隻角上裂開了。

「如果陳財茂覺察了的話，」督察長繼續說：「你可以說是你自己不小心弄破的，你可以將舊架子還他，其餘的事便由我們負責。現在讓我們等在隔壁房間，因爲最好是你一個人接見那位陳財茂先生。」

一切都照督察長的說話安排好，現在事務所裏只剩有林里一個人，耐着心在那裏等。他不知道等會兒如何接見陳財茂才好，他很討厭爲什麼督察長們不將全部秘密告訴他，要他納悶。他以為如果他知道底蘊，事情會更加好辦。

幾秒鐘的時間過得那麼慢，使得林里三番兩次地將手錶放在耳邊，細聽牠是否還在的搭的行走，然而六點鐘終於到了，僕歐開門進來，說陳財茂來了。

「中國火車還是不行，南京車又遲到！——進門陳財茂就大聲的說；坐了下來之後，馬上又繼續問林里：『事情怎麼樣了，很順利嗎？』」

「對不起得很，林先生我們預先不能

「一切都妥當了，陳先生。不過有一點很討厭，張先生說他的聖母像也不是賽納的親筆，這一點……」

「不要緊，不要緊！你到這買了那聖母像沒有？」陳財茂的聲音裏顯出其內心的無限焦急。

「買是買下來了，不過人家說，真的聖母像在巴黎盧佛爾宮。」

「不要緊，張老頭子弄錯了，他的那幅是真的。你不必擔心，只要將聖母像給我，你的責任便完了。張老頭討價多少？」

「我給了他十萬，他還寫了張字據，在一個月之內，如果你不要，可以退貨還洋。」

「真的嗎？那真要謝謝他了。現在把畫給我罷。」

林里將藏在箱子裏的聖母像拿了出來，放在桌上。陳財茂的面上充滿了光輝，滿腔的焦急都發洩了出來，用着激動而抖顫的雙手，將蓋布揭開，聖母像赫然露了出來。陳財茂滿心歡喜地仔細鑒賞那油彩畫；幾分鐘之後，他的面色突然改變。

「弄錯了！這不是張老頭的聖母像！他用銳利的眼睛在林里面上搜索，兇光漸漸在陳財茂的眼睛上露出來。『媽的皮！如果你想騙我，真是太歲頭上動土！快說出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林里早預料到有這一着，而因爲明知自己有後援，毫不懼怕地用冷靜的聲音對財茂說：

「請你說話客氣一點，這的確是張先

「請你說話客氣一點，這的確是張先

生的聖母像。」

陳財茂忍住了氣，按下聲音說：「對不住，對不住。這幅聖母像也許就是張老頭的，然而這架子不是呀！」

「不錯，」林里繼續用冷靜的聲音說：「我一時失手跌破了架子，因此我已代你換上另副新架子。」

陳財茂滿臉兇光的眼緊緊地注視着林里，厲聲道：「那舊架子呢？」

林里從桌子旁邊將架子拿上來，陳財茂緊張的面孔一見到舊架子便鬆弛了下來，嘆了一口氣，揩去額上的汗珠，搶着將架子拿至手裏，說：「媽的，你早點不說清楚！」

然而在他將架子在手裏翻來覆去的看了兩遍之後，他的面色又緊張起來了；「媽的！賊！賊！」他大聲咒罵，「你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子給點顏色你看看！」邊說邊在身邊拔出一支四寸長的自動手槍來。

「寧波老四不要動手！」在陳財茂還來不及舉起手槍描準林里的時候，督察長們的手槍已向他描準了，「這一回你落網了，安隱地受捕罷，」督察長冷靜的聲音含着一股魔力。陳財茂目瞪口呆，起先還露出預備拒捕鬥格的神情，跟着勇氣全消，垂下了手槍，束手就擒。

「林先生，謝謝你，」督察長看着陳財茂上了手錶之後說：「現在我要將這位陳先生帶回捕房，這幅聖母像也一併帶去，明天你到捕房，我再將詳情告訴你。」

第二天林里在下午六點鐘的時候到了

第二天林里在下午六點鐘的時候到了

盧家匯捕房，督察長正等着他，伸出手和林里熱烈的握着，請林里坐下來。

「林先生，」督察長開口了：「你知道這幅聖母像值多少錢嗎？」

「不知道。」

「牠值二百萬元中儲券！」

林里嚇得跳起來：「真的？」

「真倒是真的，不過這不是牠本身的



「！動要不四老波寧」：道喝長察督防不冷

是在七點鐘左右將這串珠從保險箱裏拿出來，放在張夫人的梳粧桌上，張夫人沒有立即戴上，一直到八點三十分的時候才想拿來戴上，然而這串珠已經不見了。張先生馬上通知捕房，我就派了人將全宅封鎖，禁止進出，嚴行檢查，僕人當中有一個就是自稱為陳財茂的寧波老四，從前本是個積竊，後來洗手不幹，聽說在外洋輪船上做水手。大概在去年年底混回上海，因為他和張家的一個娘姨認識的原故，就進了張家服役。勤勤懇懇，倒得主人歡心。那天我一到張宅，見了他，就懷疑是他偷的。然而他矢口不認，還指天發誓，而且又沒有證據，因此不能逮捕他。張宅因為知道他

價值，牠本身至多值五百元，而牠架子裏所藏的東西，却值二百萬元。」督察長伸手從保險箱裏拿出一串閃閃耀目的珍珠項圈，輕輕放在桌上，項圈就像一道銀河似的從督察長的手裏溜至桌上。

「事情是這樣的，林先生，這條項鍊是張先生的夫人的，三個月以前的一天晚上，張先生預備在國際飯店宴客，于

是個積竊，便歇了他，他臨走的時候，我會非常詳細的檢查過他的行李，一點搜不出什麼，張宅在出事的當兒就馬上封鎖，市場上又沒有發現有人將類似的珍珠拿出來押當或售賣，這兩點上我們斷定這串珠還藏在張宅裏，不過藏在什麼地方却搜查不出。你告訴我有人出重價收買張宅毫不值錢的一幅聖母像的時候，我就料定三分；你從許多相片中檢

出寧波老四的時候，我已料定了六分；再將聖母像細細一看，我便完全明白這案的始末。原來寧波老四常常從娘姨的口中聽見這珠串的價值，立心偷盜，那天趁張夫人洗浴的時候，混進房間將串珠拿走。然而巡捕來得太快，他沒有辦法將珠串帶出住宅，他自己也早已料到這一層，便預先在聖母像的架子左角後挖一條溝，偷得珠串後將珠串放了進去，再用預備好的油灰將空洞填起來，因此便逃過我們的搜索。然而他料想不到就會馬上被歇停工，在他出來了三個月中，他始終沒有辦法將聖母像取出，現在才用了這條狡計。他託你去，是因為他自己不敢去張宅，可是你將事情預先通知我們，不然他豈不就漏網了嗎？」

督察長停了一停，拿出一枝香烟給林里，自己抽一支，都點燃了，才繼續說：

「至于我們起初要向你保守秘密的緣故，是因為我想讓寧波老四自己表示出不是想買那畫，而實際目的在那相架——即是那串珠，這樣一來，就等于自己承認曾經偷了那串珠，而且有你做證人，也就省了我們審問的一番工夫了。」

督察長說到這裏，停住了，從口袋裏掏出兩張支票，交給林里，說：「這兩張支票，一張是中儲券十萬元，是你交給張先生的價錢，現在張先生轉贈給你；一張是中儲券五萬元，是懸賞緝拿盜賊時張先生所允許過的賞金，破案既是在乎你，因此張先生也送給你。不要客氣，也不要故作，快點收了，跟着我來，因為張先生請我們吃晚飯呢！」



店支海上丸大社會式株

樓大榮共號七一路東廣海上
番〇〇八二一話電表代



大東亞民族說當選作

空 星

4

三二

賽西利亞目送着走遠去的兩個軍人的後影，在她心裏，急激地甦生了過去的回憶。她不覺輕輕地叫了出來：「藤田先生！」

「祖父，那是藤田先生喲！就是六七年前到家裏來玩的那個藤田先生喲！塞爾蘇，你去和那邊的軍人說，告訴他，我們在這裏。」

培尼德斯老人看了賽西利亞的態度，一時給她呆住了，聽了孫女急急的說明，好容易纔想起了六七年前某一夜的事。

「啊，是那和李君王們一同來玩的那個藤田君嗎？是那一個，是右面的那個掛着刀的嗎？」

「不，是那個兵士！」

老人和賽西利亞，將手撐住了欄干，看着塞爾蘇追上了兩個軍人，正在講什麼。

兵士吃驚似的，回頭看旅館的陽臺上，賽西利亞拼命招着手。

兵士向軍官講了些什麼，行了個舉手禮，便跟塞爾蘇走向這邊來。

「賽西利亞小姐！」這樣叫着而擡起頭來的敏男，臉上受了陽光的燒灼，雖有點憔悴，可是仍舊不失其飽滿的精神。平靜的眼眸的光彩，又那樣地轉照動人。

「啊！」便向賽西利亞出了這一個字，敏男就一步跨二三級樓梯，奔上旅館的樓去。

「呀！培尼德斯先生，你還康健……」

敏男的聲音感激發抖了。

「你也康健得很，我真想不到你會當了日本的兵，又偏巧到這地方來，我快樂得簡直要流出眼淚來了。」

「我也想不到會到這地方來，我們知道要在呂宋島北部登陸時，對那不可思議的運命，又感到如何驚異

呢？並且我還在私下想着也許能和懷戀的各位再碰頭。塔尼德斯先生，你在長時間希望着的事，連你自己都預想不到會實現得這樣快吧？

我也到現今纔清楚地理解了自己國家的高貴。以前我看到你時，那時我還沒有從物質文化和自由主義裏脫卸出來。現在，你也要很快樂地來迎接我了吧？」

敏男的說話裏，有一種跟着年齡而來的沈着，和表現意志的強固的自信。

老人一時閉上了眼睛，整理一下種々の思想，便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滿足的氣息。

「啊！你成了個堂堂的兵士了。不錯，藤田先生，賽西利亞也改變過了。賽西利亞已經不再相信美國人的說話了，請你給我稱讚她幾句。更請你爲我而感到高興罷！哈，哈，哈！」

「賽西利亞小姐！」

敏男再叫一遍，便握着她的手。七年的歲月，已將十七歲的天真少女，造就了一個富於分別力的沈着的女性。成熟了的亭亭玉立的身段，似乎比少女時代稍爲瘦長了一些的優美的臉部輪廓，籠罩着臉部的漆黑光亮的頭髮——這許多在敏男看來，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發見。

三三

敏男現今正向站在目前的女性的臉上，找取七年前的少女的面影。

玲瓏的臉部輪廓，閃爍的眼，天真的嬉笑，感情靈敏的動作，這一切不知都到那裏去了，敏男在兀自奇怪。他所看到的，是不可侵犯的清純的品貌，被理智磨鍊過的美，還有那漂在眉宇之間的一抹哀愁。這是經驗了人生的苦難的憂鬱。

「真變得不認識了哪！」

敏男以深沈的口氣說。在這一句短々の說話裏，賽西利亞感到他在對自己抱着很深長的關切。

「你也變得很神氣了！」

「你祖父真覺得高興哩！」

「噯，今天是特別的，近來，家裏比以前光明得多了。祖父已經將父親的事，完全講給我聽過了。一時我真悲傷起來，恨我的父親。啊，對不起，我將這你一點都不知道的家庭事情來告訴你。」

「不，沒有關係，請你講。」

敏男簡單地催她說下去。

「可是，結果那一時的苦痛却很好。從此以後，我和祖父變得比以前更親愛了。是不是？祖父！」

塔尼德斯和塞爾蘇，好奇地在望着道路上的人和車的動作。耳朵已經重聽的老人，沒有注意到賽西利亞在叫他，祇是熱心地呆看着英勇的兵士們，大概是在回憶着自己的年輕時吧。敏男看見老人啣着那忘了火已經熄掉的烟斗，心頭就發熱起來。

太陽擱在遠處的松林上面，將西方的雲染得血紅。鏗鏘的佩劍聲音，孩子們的歡聲，還和着兵士們的話聲——

「王先生最近有信來嗎？」

敏男用微細的聲音很客氣的問。

「噯，說得很好。」

賽西利亞說着臉就稍帶紅暈起來。

「是嗎，那很好。我有二個月沒有給他通信了，聽說王君在做政府的事，正爲着國民體育的事在努力，畢竟不愧是個王君。」

敏男一面如此說，同時在自傲着自己本身的心裏毫無一些暗影存在。

「分別以後，王先生時常有信來，第一次寄來的，居然是禿山的風景明信片，呵，呵……」

敏男記起了從前賽西利亞開玩笑似的說過的話，想到自己寄來的信州的山的照片，現在也許和王的風景明信片一同並列着放在案頭吧。

「不知李先生現在怎麼樣了。」

「李君還是一個學者，這次進聽要說奉天的一個什麼研究所了。」

「聽到說起清蘭小姐的事嗎？」

「呃，從李君處聽得說她在北京當什麼報紙還是雜誌的記者。」

「李先生還是獨身吧？」

「呃大概如此吧。李君也許打算一直等下去了。」

「啊，那真掃興得很。」

賽西利亞從心頭感到掃興似的喘着。

二二二

這個女性，是使自己在七年的長時期間飽受苦悶的原因。

那活潑伶俐的少女，在那時候恐怕還不懂得什麼叫作愛情吧。對這少女抱有好奇的青年，祇要能向她伸過手去，誰都可以成爲像夢一樣的憧憬的對象的。他自己屢次想伸過手去，可是每當想像到給與朋友的痛苦時，便打消了原來的念頭。敏男以爲王孝廉的一面，具有完備的資格，所以便永久退身了。他同時體味到了友情的滿足和失戀的痛苦。友情一直繼續下去，但苦悶却從未消失過。

敏男回想到繼續至半月以前的苦悶的自己可憐的姿態。大東亞戰爭勃發後，同時在他心頭湧起的血潮之中，一顆突然變更了的心呆然浮上他現在的意識上來。直到敏男的心頭深處，都已作爲雄壯的日本兵士而再生過來！

在運送船中望到的夜空的星，以凜然的光茫，照出了爲了陛下，即民族呼聲所命令的任務，而能毫無悔憾，以捐軀爲公的心境。在這永遠的星光之下，非貫澈完成建設大東亞的偉業不可。敏男在心裏深深地立下了誓。

「再會罷，賽西利亞！我得回去了！」

「已經要回去了嗎？」塔尼德斯老人看到敏男伸出

手來便說。

「今天晚上可以住到我家裏來嗎？」

「呃謝々你，可是我不能自由——」

「啊，那真遺憾。」老人似乎從心頭感到惋惜。

「明天大概得離開這兒了，這一次，也許真是最後一次的見面。祝你康健，賽西利亞小姐，祝你幸福。」

在籠罩到大地來的夕闇之中，他們懷着無量的感慨互相握手。

號令的聲音漸々從遠方傳來。

聽到了雜亂的人聲的敏男，立即轉身跑下樓去。柝開架鎗的聲音，軍靴的聲響，敏男忽然被吞沒在這人羣之中。

恐怕不能再遇見了——

賽西利亞將這話深切地記在心頭。他是當一個兵士，爲了將亞細亞從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來而在賭着生命作戰。爲了要從奪去賽西利亞父親，想使她自身的心溺入危險的物質波濤中去的美國的魔手中，救出她的祖國來，在熱帶的森林中披荆斬棘地鬪爭着。

賽西利亞突然想起了七年前的某一個早晨，和敏男並排地騎着腳踏車走的事來。那時候敏男所說的話，好像剗取她的心一樣刺着她。

「一個男子，在他心裏即使對某一女性抱着愛戀，從外面也是一點都看不出來的吧？」

——唉，我真笨極了，連這樣清楚的事都不懂得。賽西利亞對敏男的態度，說話等々，一々從新回憶了起來。

「上帝，願你保佑着藤田先生！」她哭着祈禱，她的心爲同情和憐憫疼痛着。

塔尼德斯老人輕々地抱着孫女，畫了個大的十字而閉起眼睛來。

二二四

賽西利亞回到家裏，便跑進自己的房間，無力地坐在桌子前面。一回兒將兩肘撐在桌子上，用兩手覆着臉，不知是在祈禱，還是在哭，她這樣有十分鐘光景沒有動。

過一回擡起臉來，以濡濕了的眼睛望着放在桌子一面的照相鏡框。

在那地方，有從王寄來的中國的開雅的风景，賽西利亞平靜地伸過手去，拿起那小的鏡框，毫無躊躇便抽去了底板，於是三四張風景明信片便零亂地落下來。賽西利亞揀出其中的一張凝視着。是攝着信州的山岳的美麗的照片，賽西利亞又將它反過來。

「二三天前回到了東京。早已脫離了都會在欣賞山川的风景。照着約言，寄上這日本的山的照片。覺得似乎很像巴究的山形狀。可是，我已經丟開念頭，今後也許沒有機會再看到那許多山了。」

請代我在祖父前問好。再會罷！」

從馬尼刺分別以來，除這簡單的明信片以外，沒有從敵男處寄過一封信來。

友

賽西利亞讀留在玻璃上的一張王的明信片：「從上海寄上的照相簿，已經收到沒有？上海是大的馬尼刺。是世界上的各色人種，來追求利益的大市場。我在上海祇耽擱了一星期。這照片是近我故鄉的风景。北京這地方，是從前中國的首都，富於歷史興味的土地。雖然也有許多熱鬧的場所，但想到或許不合你的趣味，便覺得很失望。可是這是照着以前約言，寄給你的禿山的照片。再會！」

在懷戀地望着王的細緻的字跡的賽西利亞，疑惑不定地慢々將那風景明信片由玻璃上拿起來，將敵男的明信片改放在最下面。閉好底板，豎在桌上。信州的羣山浴着新的照相架的光彩，桌子上現出從來未有的觀感。

賽西利亞由抽屜裏拿出日記簿來，是記事非常多的一天。

賽西利亞似乎煩燥不安，時常去看照片的一面。大概是思想不能歸一吧，她放下了筆望着窗外。

賽西利亞終於決心闔上了日記簿，又從抽屜裏找出一個小鏡框。順着手在兩個鏡框裏，分別嵌入中國的禿山和日本的山，並排着放在桌上。

賽西利亞好容易纔鎮靜下來，在兩個鏡框前又着手滿足地比較着。

「對不起，藤田先生，將你的明信片一直委屈到現在。可是你總還記得我講過的笑話吧。」

她的聲音像被窗外的黑暗吸收去一樣，低々地繼續下去：

「王先生，你，你還記得我說過的話嗎？我一直在欣快地等着你的來信。你所在的地方，那會有不合我興趣的地方！我一定要要求，此外，你讓我也能協力你作爲目的建設東亞。」

她的聲音漸漸得消失下去。而急切地要想完成自己的希望，竟哭倒在桌子上了。

三五

埋滿了看臺的人羣，沉默着在等待選手入場。

突如湧起了雄壯的吹奏樂，接着是像暴風雨似的拍手。這是滿洲國建國十周年慶祝運動大會，舉行開會式時的一瞬。

新京的南嶺運動場，此日恭迎 皇帝陛下的臨幸，青空都分外地皎潔清澄。

清掃得不染一塵的跑道上，鮮明的白線畫着筆直的平行線，中央的草地剪短了，返射着夏天的太陽。

清蘭從中央大看臺的記者席上，伸長了頭頸等待選手入場。

先頭是巨大的五色滿洲國旗，勇壯地進來，後面跟着西裝的職員，白衣白袴的選手，在最後面是女子的選手團，步伐一致地進來。由進到看臺中央的隊伍，順着次序回過頭去對 皇帝陛下敬禮，其景象像一陣

風吹過麥田一樣的美麗。

清蘭目不斜視的注視着女子選手的一羣。在那天早晨的報上，從滿洲國選手的名字裏，看到李英姬的名字，吃了一驚，不知到底是是否便是她的義妹。

滿洲國的隊伍正將通過他前面時，焦燥的清蘭，連忙睜大了眼。——啊，有了！有了！是英姬小姐——

七年前訣別的義妹李英姬，她颯爽的姿态，跟着行列的前進，一忽便消失掉了。真是一瞬之間。可是還豐腴的少女似的那個臉，她決不會看錯的。在不覺溢出來的眼淚之中，漂起了繼續在後前的日本選手團捧着的太陽旗。在她前面經過的堂々的步調，清蘭的耳裏都沒有聽到。手裏的鉛筆，胡亂在紙上畫着。李，李英姬，英姬——，清蘭的鉛筆無意義地繼續在寫着，

——英姬還會收容我嗎？即使英姬肯原諒我，恐怕英姬不肯原諒，我當初對他太苛虐了——

稍爲遠去的足步聲音又響起來，使清蘭吃了一驚。彷彿她已完全忘了她做記者的工作，呆々地望着經過目前的光景。

飄着黃布的青天白日旗通過了，從跟在後面的職員中，看到了和善的王孝廉的臉，清蘭纔回復了鎮靜，回到自己現在的位置上。

清蘭因王的介紹，正在新京某報館的試用期中，她想倘使這樣地連一行滿足的記事都寫不出來，便未免太對不起王的好意了。可是無論如何還是筆鈍得很，連所想到的事的幾分之一，都寫不出來。

那是堂々的東亞青年們的分列式！

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僅祇八個月，已在夏威夷，馬尼刺，新嘉坡表示了光輝的戰果。將這大日本帝國作爲最密切的同盟國的滿洲國民，現今將大東亞的民族集合於一場，心頭一定要覺得異常榮幸與奮吧！

三六

開會式已經完了，王孝廉穿過密密的人堆裏，走向記者席去。

「清蘭小姐，如果事情完了，請到大和旅館來一次好嗎？我想給你介紹個奇怪的人哩。」

王忽忙地一說完，也不等待清蘭的答覆，便像心裏受了什麼激動的人那樣慌張地跑開去，最後却又回過頭來說：

「不要忘了，一定要來才好哩！」重新囑咐了一聲，便又擠進人堆去了。

清蘭呆呆站了起來。王所說的奇怪的人，也許是報館關係方面的人，可是想來實在沒有帶着這淒慘的試驗的結果，特地跑去會面的必要。她對我事做的念頭已經感到心灰意懶，愈想愈覺得煩惱。

清蘭的頭腦裏，另外有一個念頭，正在起伏不止的想穿出來。所說的奇怪的人，說不定就是剛才瞥見過一眼的英姬。想到此處，在她的想像之中，忽然便變成現實而伸張開來。她和英姬會見的一個場面，尖銳地刺戟着她的神經——現在自己還有什麼面目去見英姬呢——不，要不然自己又何必遑遠地趕上滿洲來？清蘭在反覆思量。

——說是由王強拉來的吧——她這樣想，可是她的本心却竭力否定這答覆。

——無非是想來看一看滿洲的土地——她想這樣來解釋，其實非如此想也未免太傷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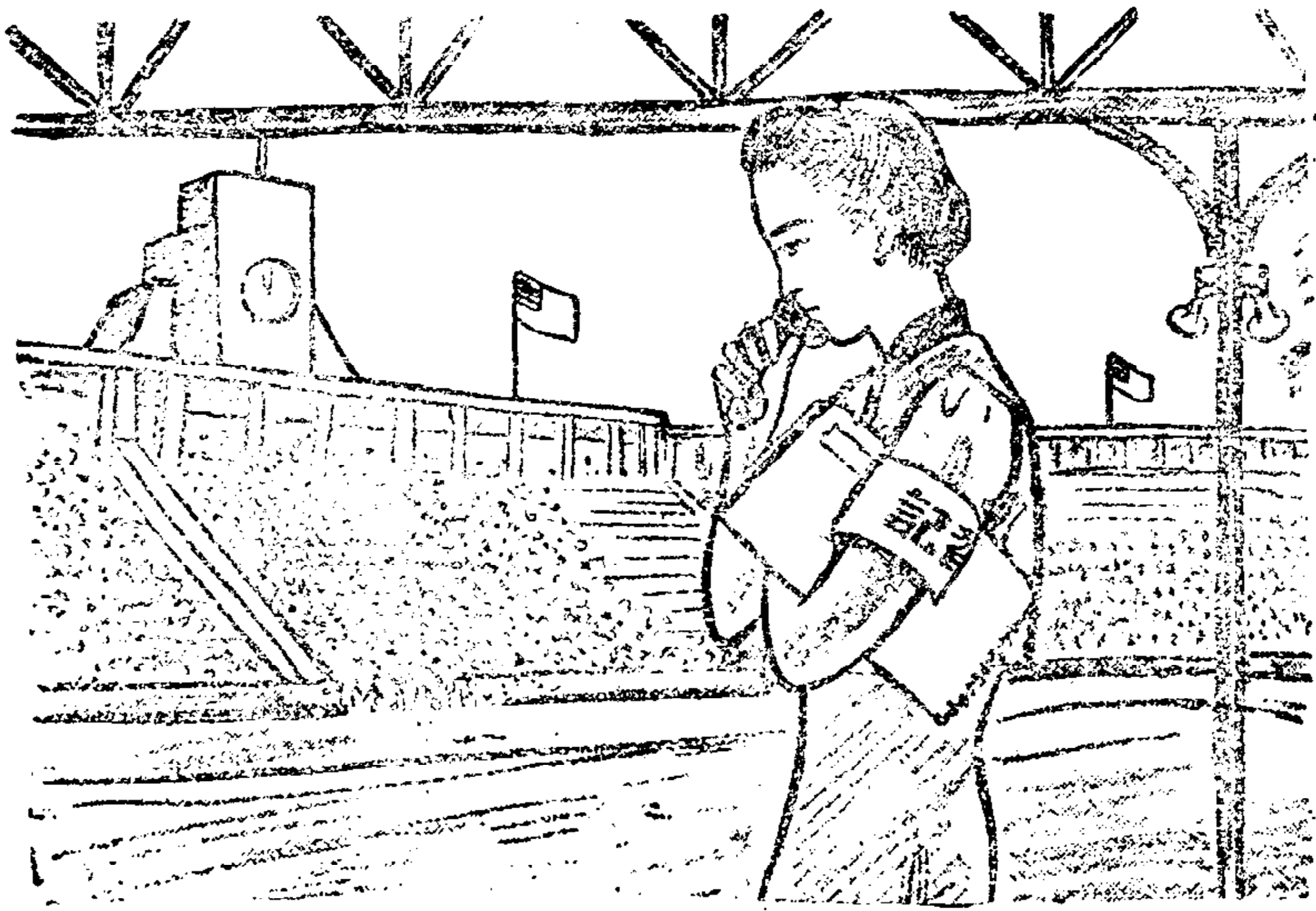
最先以為新京該不會遇到能引起自己傷心的人，想不到她正守候在這兒。清蘭腦裏，浮起了兩個臉影來，其一是默然凝視着自己的英姬，還有是冷淡得無表情的英峻。被依戀和慚愧混合而成的奇異的感情激動着，臉上不覺羞紅了起來。

——我到底不該到滿洲來的，我是沒有祖國的——想到此處，又想起了飄揚在目前的五色滿洲國旗。埋滿了看臺的羣衆的素樸的臉，輝耀着民族的自傲的眼光，一一浮上腦際的那天的印象，將清蘭迫入了

難受的鄉愁的深淵去。

她緊披在身上的自由主義的外衣，已在三年前丟在北京街頭。從那時起多年鬱積起來的鄉愁，至今才遇到個爆發的機會。

「請原諒我——英峻！你能原諒我嗎？」



眼淚從臉上掉下來，山，川，碧青無雲的天空，清蘭覺得都該一一向它道歉。

——好，決計去吧。等會面了然後向英姬鄭重謝罪吧。雖然沒有臉去看英峻，英姬也許一定能原諒我的

清蘭如此一想，才覺得放心，便追上人羣的後面去

二二七

「啊！真想不到你會在新京。我本想等運動會完了，馬上到奉天來看你哩！」

在大和旅館的一室內，坐在寬綽的靠背椅裏面，滿面堆着笑容而說話的，是北京國民厚生研究所的少壯技師王孝廉。巴究時代的霸氣，還隱約地藏在他柔和的臉上。輝耀在他臉上的，是溫厚的友情。

李英峻不勝感慨似的說：

「我會寫信給你，最先原不想到新京來，因為妹々臨時被拉進了當網球選手，所以才順便跟着來玩々。好久不見，我們分別了不知已有多少年了？」

「真的，恐怕有七八年了吧？」

兩人重溫舊夢，互相望着。

稍帶消瘦的李的臉上浮着微笑，可是一縷掩飾不了的陰影，使他比以前更沈鬱而像個學者。

「那時候大家時常打網球，都打得興緻很好，可是——到現在已經沒有打球的精神了。簡直是已經老了。」

李這樣說過以後，王便接下去鼓勵他說：

「年輕人講得到這話嗎！我很有自信，比以前打得更好了。如果不相信，不妨和你妹々打一盤試々。」

「哈，哈！休想，全然夠不上，你不知道她是滿洲國的選手嗎？」

「哥々老是喜歡拿人開玩笑。」

剛才由哥哥向王介紹過的李英姬，一直規々矩々坐在哥々旁邊，聽到說起了她，便起來攔住了哥々の話頭。

「喲！對不起了。」

王故意裝作惶恐的樣子，可是李又緊々地接着追問下去。

「如此說來，賽西利亞小姐現在怎麼樣了呢？」
「唔，她很好。可是心理方面似乎比那時變過不少了，藤田君也曾從巴究寫信來說起她。」

「噯！藤田到巴究去了嗎？」李吃驚地問。
「是，去年戰爭開始時候，立即在菲律賓登陸的。藤田君剛在巴究宿營的那天晚上，便遇到了賽西利亞和培尼德斯老先生。來信上說大家都很歡喜。此外關於賽西的事寫得特別詳細，我對他的好意真是感激不盡。藤田君現今在什麼地方作戰，那就不知道了。」
王的心裏好像還有許多說不完的話，話頭突然一停，便又低下頭去追想。

「是嗎？」李的語氣中也蘊藏着說不盡的感情。

三八

桌上的電話鈴聲在響。

由默想中喚醒過來的王，慌忙拿起聽筒來聽。

「啊，在等着，請就過來！」

「是那一位客人要來嗎？」

王看見李想動身走，便拉住了他：

「那是我想給你們介紹的人。」

「給我們？」

李覺得奇怪，回頭又去看妹々。

「是的，可是對方也想不到會碰到你們兩位。倘使和道了，說不定會逃開去。因為那人說沒有臉來見你們。不過我想你一定會以寬宏大度量來迎接那個人的。」

彷彿是要催李的心上先準備起來，王用意周到地預備了這漠然的示唆，而這示唆的話却立即喚起了李的反應。

「那有這回事呢？她是在北京哩——」

李竭力打消了自己的猜測，可是王的目光已告訴了他一切。

「這一番苦心的惡作劇者，但是究竟是怎麼一回

事呢——

門鎖的聲音在輕輕響。

「請進來！」

門鎖開了一條細縫。

穿着整潔的洋服的女人，在沒有跨進門時，李早就看出是李清蘭了。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窒息了呆着不動。

「請進來罷！」

王招呼新來的客人坐。

「啣！」

李英姬最先叫了起來。

「姐々！是清蘭姐嗎？」

清蘭看到英姬睜着眼睛呆然站着，覺得彷彿是無言的譴責，便低下頭去。她週身失却了力量，覺得像要倒下去的一樣，便用兩手去撐住在英姬旁邊的桌子上。

「英姬妹，你一定埋怨我的吧？」

清蘭停了半天才說了這一句，便像完全疲軟無力的那樣，跪倒在地板上。嚶々啜泣的聲音，剗割了滿室人的心。

李英姬祇是呆然在看着。七年以來，不知會想過多少次，想到清蘭總有一天會回心轉意地這樣回來。同時每次想到時，心頭總是原諒清蘭的。現今現實地看到了清蘭的傷心啜泣，更覺得心緒如麻，過去一切，早就丟開念頭，不想重提。祇是一開口，感謝的淚便要奪眶而出，所以耐着不開口。

清蘭還沒有注意到英姬。

英姬慢々地將清蘭扶了起來。

「哥々！」

英姬將機械地站了起來的清蘭，推到哥々面前。

清蘭受了意外的驚恐，變成了硬直不動，原想逃走，可是却站住了不動。兩人失掉了可說的話，面對着不作聲。

「清蘭！」

過了半天，李才以發抖的聲音叫她。此時房間裏面，祇剩下了他們兩個人。

三九

在大和旅館的食堂一隅，王孝廉和李英姬面對着晚餐的桌子，各處是進餐遲的客人們三々五々在圍着桌子，食堂在柔和的燈光之下，分外顯得寬敞。

王招起一匙冰淇淋來，一面看着英姬的臉。

「你哥々不會怪我太多事的吧？」

「不，我很知道哥々の脾氣，真該怎麼謝你才好哩！」

「說不到，祇要不怪我就放心了。」

「那麼，你怎麼認識清蘭姐的呢？」

「我先去尋你哥々會說起的那個蜜司哈克遜，去年才找到她。那時她在北京的一家小報館裏當記者，她聽我說知道她是英姬的親友，便很吃驚。我屢次勸她回來，可是她好似覺得很不好意思——」

王頓住了話，偷視英姬的表情。

「說是因為思想不同，便和那樣親密的我們離別開來，一時我也很覺得不滿意。可是現在又和以前一樣回來了，以往的事還去提他做什麼呢？」

英姬的清白的眼睛裏，一點都到不到有什麼隱匿在裏面的陰影。

王覺得放心了。在這純真的女性面前，不必再來曝露清蘭現在已在悔悟的過去。誘惑清蘭的張某的惡跡，祇算是沒有聽到就完了。

「我不好意思擾亂英姬的心，所以和清蘭遇到的事，至今一直沒有告訴他。這次剛遇到我帶領中國選手到滿洲國來的機會，所以才竭力將清蘭拉出來的。却好我又有個朋友在新京報館裏，因此我想介紹她到報館去工作。」

「承你費了不少心了！」

英姬說着以滿溢感謝的眼看着王。

「聽說你哥々已經擔任了在奉天新近成立的研究所

的所長了，真的嗎？」

「是，你知道嗎？日本的鶴田博士，那個專從考古學方面研究滿洲國的有名的先生，哥便是由那個先生的介紹，才找得了那個合乎理想的工作，他正高興得很哩！」

兩人慢地放下茶匙時候，旅館的茶役領來了一對紳士淑女，走向他們的桌子邊來。

「請坐——」

王若無其事的請他們坐。

「清蘭小姐，要喝點什麼嗎？不要？那麼拿杯蘇打水來罷！」

王一個人在裏面周旋，彷彿是不要他們開口似的。等茶役走開，李就默然向王伸出手去。

四〇

王孝廉握住了在桌子下伸過來的手。

王感到李在逐漸用勁握着，便想起了八年以前，自己也曾同樣地緊握藤田敏男的手。

在食桌上的話，一點都不談及英峻和清蘭的問題，同時誰都不想再問清蘭在北京時的生活。

——清蘭一定已經將一切都向英峻打明了，安詳不迫的目光，就是個最好的證明——

王孝廉在用匙掏着咖啡，一面滿足地望着鶴田博士

紀念考古學研究所長李英峻和未來的李夫人在慢地咬着麵包。

「清蘭小姐，你進報館工作的事，由今天的成績看來，還不如就作罷了吧！」

王這樣說過，清蘭便報以一個溫柔的微笑。

「我想借此機會，發表個關於我本人的私事。」王看着幸福的兩人，一面這樣說。

「該是值得恭喜的事嗎？」

李在一掃憂鬱的陰影後的臉上，浮着欣快的笑意，等待王繼續說下去。

「我爲了研究熱帶醫學，已決定在最近期間由研究所派我往南方去。至於和賽西利亞的問題，我想在這次也能有個分曉了。」

李英峻欣喜過度，拍着王的肩膀說：

「真是個最好的消息。大家都幸福地向前進——在這兒祇是還少個藤田君了。」

「唔，的確我也這樣想——其實我的這個決心，也是因了藤田君的照應。藤田君爲了賽西利亞的事，也曾苦悶過一番，可是他已經以戰爭爲契機而克服了自己的苦悶。我是率直地接受了藤田君的尊貴的友情。」

李和王回想到三個人在巴究過了三個月，而已結成了學生難以分離的友情，更覺得感慨深長。

「藤田君是勇敢的日本軍人，既然已在參加戰爭，一定是決心了死這回事的。」

李說完後，又想起了賽西利亞會給題上個豹的綽名的敏男的風貌來。

「一定如此的。死和生這種問題，他從來沒有提起過，對這種事早就看破了的吧？在藤田君的頭腦裏，祇有大東亞的和平和建設，人類能到此地步，却也不容易了。」

大家都沈默着考慮在這聖戰裏該擔負些什麼責任。「我們的前途一定有燦爛的光明，豈不正是生逢其世嗎？」

李不覺這樣叫出來。而這是代表全體心理的口號。「真希望藤田先生能平安凱旋才好啦。」

李英姬關心到了從未見過的敏男的平安而說。

「對了，藤田君是網球名手，遇到藤田君，你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王這樣說。李也想起了：

「藤田君的低殺球真厲害，和你的反球碰在一起，才好看啦！」

「啊——你在說好像老虎和豹那樣的事了。」無意中脫口而出的敏男的綽名，李和王互相望着笑了出來。英姬也笑，清蘭也笑，這是欣然而真心的笑。(完)

寫真應用 高級美術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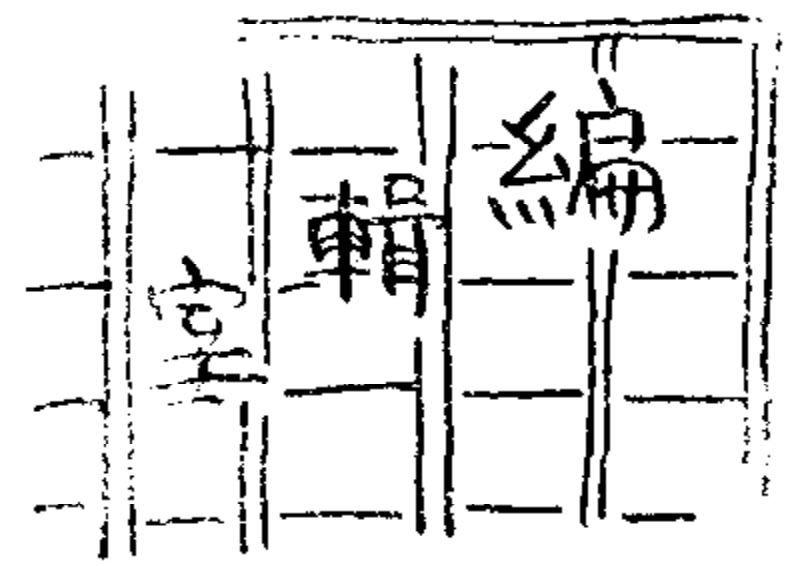
上海印刷有限公司

本社 上海蘇州路三十三號A 電話四〇〇三七 四五九二 四〇一四一

第二工場 上海華盛路一一〇〇號 電話五一三三七 五一三三一

第三工場 上海昆明路四〇五弄三七—四三號 電話五一九七七

漢口工場 漢口日本租界和平街一一五號 電話二二七九四



△繼收回租界之後，我國應該進而準備撤廢各國在華治外法權。但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究竟何有區別？治外法權取消後，外國人在中國的地位將有何影響？丁元普先生和胡道維先生對於上述問題，都有精詳的闡述，誠值得我們參考。

△最近英美軍佔領西西里島，德蘇在東線展開激烈的鬭爭，美國在所羅門拚命實行反攻，都足以表現世界戰爭已臨到決戰階段了。在決戰階段的世界戰局，究竟如何？這是關心世界情勢的讀者，亟欲知道的。所以本刊特請高田市太郎先生撰作「決戰階段的世界戰局」一文，以饜讀者。

△顧鳳城先生是文學界的老前輩，對文藝造詣極深，著述亦豐富，有「沒落的靈魂」，「落紅」，「期待」，「莉娜之死」，「新興文學概論」，「新文藝辭典」，「文學常識」等著作。本期承顧先生撰述「記郭沫若」一文，為本刊增光不淺，特此表示謝意。

△公務員生活的慘苦，尤其是一般中低階層的，這確實也是戰時國民生活問題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在「三等科員」裏主人翁對於日常工作何等勤勉，對於長官也夠謹敬善侍，而朝朝所熱切希冀的，祇求僅僅能高陞一級，使生活或可勉勵過去，但這並不奢大的希望仍是無日兌現。這真是一幅公務員悲苦的生活縮影啊！

△一個無上尊嚴崇貴的名詞「聖母像」，背後却演出一樁盜騙的巨案，這真富有諷刺的意味呀。故事情節之變化離奇，殊為耐人尋味。最後到警務當局破案時，讀者始恍然大悟，這時，似乎讀完了一篇新奇的偵探小說後，心裏不禁感到一種異樣的輕快哩。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廣告部接洽
文友總社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二元五角 郵費在內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 C 字一〇九一號
宣傳部登記在申請中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册) 五元
半年 (十二册) 二十九元
全年 (二十四册) 五十七元



東光公司

上海百老匯路七十七號

電話
四三三九五
四三三八二
四二三八三
四四五〇一

中支葉煙草株式會社

資本參百萬日金
總經理 永野郁四郎

上海黃浦灘路一號
善隣大樓五〇九號室
電話 (代表) 一九六四〇
一九六四九

分店 安徽省蚌埠經一路新船塢
經理處 固鎮、新馬橋、水家湖、下壩、安慶、大通、蕪湖、杭州、甯波、京城、東京

營業項目
一、煙草之採辦、再乾燥、販賣及運輸
二、煙草之耕作及其指導、獎勵
三、對於煙草之耕作者的貸款與資金、肥料、煤炭等及配布種子
四、前項所附帶之一切事業
五、相當於前各項之專業之投資及經營

